**元神**

长夜居士

**第一部 元神出窍**

一  外交无小事

一辆警车在A市通往B市的高速上飞驰，车里A市刑警支队长李秋实正坐在后排拿着手机说话，“郑局长，不就是个外国人失联了吗，能不能等我从B市回来再接这个案子，我们现在掌握的逃犯信息应该很可靠，在B市不会耽搁太多时间。”， 电话的另一头的A市公安局郑局长不耐烦地说“让你回来就回来，这边外交部的人都来了。 把你的案子马上交给别人，功劳不会少你的”。 李秋实无奈道“是！局长”，然后让司机下高速掉头一边打电话安排任务交接。

在A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的一间小型的会议室里， 几个穿着白警服的干部和几个穿西服的人正襟危坐在长桌俩边。一身便衣的李秋实急急的推开门冲进来，看到这阵势有点不知所措。郑局长示意他坐下来然后对那些穿西服的人说“这是我们刑警支队的李队长,年富力强，是我们局最优秀最有能力的刑侦干部了”，然后对李秋实说，“这位是外交部的朱副主任，这位是外交部的季副司长。这是公安部的刑侦局姜副局长。” 李秋实忙点着头打招呼，那边郑局长没停，接着对李秋实说，“情况大概是样的，美国国务院通过我们的外交部请求我们寻找一个失踪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叫乍得，男，大概三年前从A市进境，没有出境记录， 这是他的照片。”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秃头胖子，一脸横肉。“详细的信息在这里”，郑局长指向一个档案袋。 李秋实清清嗓子，说“这只是个失联人员的案子嘛，有什么原因需要动用刑侦队的警力吗？” 外交部季副司长扶了扶眼镜说，“李队，外交无小事。当前中美关系因各种困难而下行，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家应站在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高度来重视这个案件。” 郑局长皱了皱眉，看到李秋实又要争辩就抢先说话，“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小李啊，你会后马上抽调人员组成专案组”。 李秋实把话憋了回去。

送走了客人，郑局长把李秋实叫到办公室，”小李，你是局里的明日之星，所以你一定要有大智慧，要看大局，要讲政治，说话要谨慎，懂了吗？”李秋实懵懂地点头称是，然后便拿者卷宗躲回自己的办公室。

失踪的美国人全名叫乍得.福斯特。 三年前从A市以旅游签证入境，没有出境记录。原住址在美国加州，没有工作。档案里没有他在中国的地址。 根据他的美国驾照，身高5英尺9寸，体重190磅，现年42岁。他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是一年前通过email。有一个在中国时的电话号码，看起来是手机号。就这么多信息。李秋实走出办公室，来的大楼的天台上，点起一根烟，静静的吸着。李秋实身高中等，肌肉型男，连脸上都有着肌肉的棱角，现年二十八岁，GX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在市局刑警队里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迅速串起。虽说有些运气成分，但他人却绝对是聪明能干情商智商双高的那种。

他思考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觉得这个案子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但经验又告诉他看着简单的事情往往有蹊跷。 他决定还是应该摆足架势，谨慎行事。不过开局还是很简单，既然就只有电话这个线索，就从这个电话号码查起吧。

他熄灭烟头，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技术大队，让他们查这个电话号码。还没过一小时，技术大队就送来了通话记录。记录是从三年前开始，估计是乍得刚进境时买的电话卡。但记录在不到一年后就没有了。 看来他换了号码。 现在只能先从找到的通话记录开始查起。 李秋实把刑侦队的十几个人召集到一起，先给大家介绍了案情，然后拿出那个通话记录，跟众人说道， “我们先

来个人海战术，大家把这个通话记录中的电话号码分一分，然后分头去调查走访。从最近的通话记录查起。还有，同志们都注意了，这是起涉外案件，我们在办案时要小心一些，懂了吗？好吧，干活吧。”

两天过去了， 撒下的大网陆续有了收获。刑警队的办公区是一个大厅，摆着两排办公桌。 李秋实把回来的人召集在一个黑板周围，一个年轻的刑警汇报汇总的信息，“并不是所有在电话上的人都找到了，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乍得的社会关系的大致轮廓。乍得入境后就呆在A市，大部分时间居无定所，经常住在旅馆，学校宿舍和私人家中。电话号码中的私人电话，有外国人，但大部分已经离境了，能找到的两个人都说是一面之交，没有再联系过。 而中国人呢，几乎全是女性。她们大部分说是乍得的女朋友，有的说只是认识。她们大部分是在酒吧，夜店和乍得认识的。还有些是在网上，大街上，学校里被乍得搭讪认识的。 乍得曾经在其中一些女的家里蹭吃蹭住，但都不长。 根据他的几个女友反应”，

“什么女友，就是免费炮友”下面有人插话到。

“说正经的呢，别乱打岔”李秋实训斥。

“根据几个女人反应，乍得人品很差，穷，小气还歧视中国人，经常用种族歧视性语言骂中国人，而且脾气暴躁，有几个女人被打过，但没报案。还有一些电话是公寓，学校，补习班和政府办公部门。我们找到了几个他曾经教英语的学校和补习班，都反应他好对女学生动手动脚，所以都呆不长就被辞退了，但都没报案。”

“这纯粹是个垃圾啊，怎么给放进来的？”，“找到他，我得先收拾他一顿”下面又有人开骂。

“别打岔，行不行？”李秋实瞪向说话的几个，然后示意那个刑警继续，“乍得最后的线索是在两年前，他在一个学校的学生宿舍呆了一个暑假，然后就不知去向。而且电话号码也停掉了。他好像特意切断了和以前那些人的联系，没有人在那以后联系过他。”

“所以，我们费了这么大劲，什么也没得到？” 下面有人抱怨。

李秋实说”不能说什么也没查到。我们毕竟了解了这个人的一些习性。比如，他很好色，吝啬，又和中国人处不好。所以他应该还会到酒吧夜店等地方，找那种免费的女人。我们应该重点在那种地方找线索。” 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李秋实就决定，他亲自带队，到酒吧区调查。

二 酒吧之战

乍得以前找免费女人的地方是A市一个外国人喜欢光顾的酒吧区。酒吧区围绕着东湖，环湖马路边各种酒吧夜店林立。晚上8点钟，李秋实叫上七个手下的刑警，为了方便，其中还包括的2个女警，穿着便装，坐着两辆没警察标志的大众轿车，来的酒吧区。 李秋实把人叫到一起说，“今晚，两人一组，这酒吧区分四段，每组查访一段，估计10点之前就可以收工了。对讲机开着，有情况随时联系。哦，对了，还要提醒大家，这里有很多外国人，行动时大家要谨慎，不要造成什么国际影响，好了，分头行动吧。”

李秋实带着武胜，一个从警校毕业才一年的矮壮的小伙子，进了第一家酒吧，人并不多，可能是时间还早，先拿着乍得照片找到吧台后面的调酒师问，又找了一两个伙计问，都说没印象。 只能讪讪的走出去，到下一家。 就这样走了三家，得到的回答都是没见过。第四家酒吧叫“黄猫”，门面不起眼，但门口有长长的排队护栏，虽然并没什么人排队。他们走过去却在门口被拦住了，一个打手模样的壮汉，轻蔑的对着他们说，“今天是包场，你们改天再来吧”。武胜马上迎上去掏出证件，“我们是警察”，那壮汉先是一愣，然后装作满不在乎的说“警察也不能进”。这时后面有个白人搂着两个中国女人走了过来，这个壮汉立刻毕恭毕敬的让道。李秋实立刻火了，这还是中国的土地吗，他正要发作，定睛看看那个壮汉，忽然说道“孙二喜”。那个壮汉一震，有点儿慌地说“你认错人了”，李秋实一边上前一边从后腰掏手铐，叫孙二喜的壮汉很机灵，立刻撒腿就跑，武胜拔腿就追，李秋实立刻对着袖子上的对讲机呼叫支援。孙二喜速度很快，转眼跑出几十米。这时从他边上的一个酒吧里冲出了一男一女，女的跑得飞快，冲在前面，马尾辫飘在脑后，从侧后很快接近孙二喜，然后一个绊子，孙二喜就飞了起来，刚落地，后面的男子就冲上来扑到他身上。随后赶来的武胜也一起压了上去，周围惊叫声还没结束，孙二喜已经被铐起来了。这一男一女是刑警队的警花和警草。女的叫谌懿，男的叫何硕伟。他们俩外形完全可以做演员，而且身体素质都能达到国家运动员水平。谌懿短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局里的搏击赛里可以拿名次的。而何硕伟更是从体能，搏斗到枪械都拿过冠军。他们俩个人外形太亮眼，经常惹各种的烂桃花，但他们互相之间却没什么火花，李秋实就经常派他俩在一起执行任务。谌懿是个假小子的性格，而何硕伟内敛而深沉。他们俩在一起时间长了倒是有了些兄弟情意。  谌懿迎着跑过来的李秋实说，“李队，这是谁啊”,李秋实说，“贩毒的，三年前的案子了，估计躲外地去了，这是又回来上班了。今天搂草打兔子，肯定不会空手回去了。你们两个也跟我进那个酒吧，给局里打电话，叫缉毒队派人来。”

李秋实带着武胜，谌懿，何硕伟走进了那个酒吧。酒吧里面人声嘈杂，音乐震天，昏天黑地，好像没人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事情。李秋实看到里面男的都是外国人，大多数是白人，有几个黑人，而女人都是中国人， 才明白怪不得不让他们进，这里只招待外国人。外国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们，而那些中国女人则都是一脸的嫌弃的看着他们。 这种情况下，找人打听情况是真尴尬。所以他们只能走到吧台前先坐下来，打量四周。看到周围的男女搂搂抱抱，动手动脚，还有一对对男女甚至三个人四个人去厕所, 怪不得总听到外国人说喜欢中国文化。李秋实鼻子抽动一下，在酒精味，香烟味，香水味和狐臭味的混合气味中他敏感地捕捉到一丝毒品的气味。他给谌懿和何硕伟两名队员使了个眼色，他们便各自走向男女厕所。而武胜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一个女人身边，问着她什么。那个女的翻了个白眼，把脸扭开了。 武胜无趣的转身，就在这时一个手里拎着啤酒瓶的高壮白人好像故意也好像无意的在他身后走过，和刚转过身的武胜撞上了，那个白人立刻推了武胜一把，嘴里大声骂着 “watch your fucking steps, you fucking chink!”。 李秋实虽然英语没那么好，但也听出来这是在骂中国人，就起身走了过去，拍了拍那家伙的肩膀。那人转过来，酒气熏人，李秋实说，”你刚才说什么？”， 那个家伙比李秋实高半头，比武胜高一头，根本没把他们放眼里，冲着李秋实大喊，“滚，you fucking chink”。没等他喊完，李秋实的左右两记勾拳已经分别砸中他的太阳穴和下巴。那个白人没吭一声就堆下去了。 周围顿时大乱，女人尖叫着纷纷往边上躲，但有几个可能是同伙的外国人却挤了过来，李秋实先和其中一个对了几拳，看人太多，就操起凳子防御，那边武胜已经和一个白人打在一起。武胜身材矮，挨了几拳，但他一猫腰冲过去抱住那个白人的腰，一个后仰抱摔，就解决掉了他。这时去厕所查看的谌懿和何硕伟也冲了回来。他们击倒几个围攻李秋实的外国人后，冲到李秋实身边。四个人拿者凳子，抽出藏在身上的电棍围成一圈，外圈的外国人拿着各种物件砸向他们。很快大家都挨了几下，李秋实喊“掏枪！”，正在这时门口方向一片大乱。听到有人大喊“警察，不许动！都趴地上！”，援军到了。 围攻他们的人都散开了。李秋实连忙对他身边的三个刑警说，“封住厕所和后门”，然后自己朝天棚开了一枪，大喊“都趴下,警察搜检”。在一片尖叫声中， 那些还想抗拒的外国人，也都乖乖的趴下了。

三 善后工作

第二天，在郑局长的办公室里，郑局长一脸怒容的训着李秋实，“跟你讲了涉外案件一定要小心，你还是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现在好，八个国家的使馆要求进拘留所见人，一堆报社要求采访，你让我怎么工作。靠诉你，要不是搜到这么多毒品，你是逃不了一个处分的。”

”郑局，对不起。我是真的挺小心，不信你问问队员，我走前还专门给他们说过。可是运气不好，差点被人打死啊”

“行啦，我还不知道你吗？ 我只会担心你是不是差点把别人打死。”

“郑局，要不我将功补过，替你对付那些记者?”

郑局沉吟一下，“也好，让你吃点苦头，接受点教训，以后不再意气用事。 记住，这是一场缉毒行动，我们取得了重大战果。 我去和外交部联系一下，安排领馆见人的事。你事后写个报告给我，要好好写”，郑局长瞪了李秋实一眼，“要好好写！”。 李秋实立正说到“是，局长！”。

经过一天和记者的舌战，有着运动员体质的李秋实已经快虚脱了。他躺在自己的座椅里回想着今天的战况，自觉没有什么破绽，尤其是没让那些外国报社的真假洋鬼子记者们占什么便宜。这时电话响了，郑局打来的。

“听说你今天没说错话，算你蒙混过去了。”

“局长，你可得给我记功，我都快虚脱了。”

“ 别撒娇了，你正事还没做完呢。你手里现在可是有几十个人，他们可能有乍得的信息，我想他们都会愿意跟你合作的。 ”

“是，局长，我正想去拘留所呢”

“好了，你要是真累了，就先休息一下，明天再去，他们大部分都有罪证，不会马上离开拘留所的”。

电话挂了。李秋实已经感觉不到累了。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天的时间，有点气恼。给几个手下打了电话，一起到拘留所提人。

十几个刑警分别提审了这二十几个拘押人员。缉毒队的人白天已经问了一遍，着重在毒品方面。李秋实则在白天的审问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他们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最后绕到乍得身上。 在威逼利诱下，他们大部分很合作。

在10点钟左右，他们聚在刑警队的办公大厅里汇总信息。

这家叫黄猫的酒吧是个中国女人开的，后来她嫁给了她的一个顾客，一个英国来的老头。现在这个英国老头负责吧台招待，而这个老板娘则负责召集和她志同道合的一些喜欢外国人的中国女人。 很快这个酒吧的名声就在A市甚至全中国的外国人圈中传开，这里的女人对外国人不但免费还有可能像老板娘那样倒贴，而对那些在本国不受女人待见的外国屌丝来说，这里就是天堂，几乎所有的来过A市外国男人，凡是听说过这间酒吧的都会来这里。这里夜深的时候是排长队的。这种把中国人的尊严放在脚下当门垫的生意能堂而皇之地存在于中国的A市实在是匪夷所思 。也正是因此它才能吸引来各种洋垃圾，而乍得就是这里的常客。 老板娘在包庇容留吸毒，组织淫乱的指控下，表现得很配合。她马上从那张证明照上认出乍得来。只不过她没有和乍得说过几句话。他的老公，那个英国老头也只和乍得随便聊过几次，并不知道什么个人信息。但他们说，乍得大约在半年前不再出现。 在那之前，乍得经常和几个固定的朋友在这里聊天，找女人。乍得的圈子里有三四个白人，和他年龄相仿，好像都是美国人。 老板娘和英国老头都不认识他们。英国老头提供了一个线索。他看他们的衣装好像只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因为那个人经常穿着西服衬衫来，而且那个男人的言谈举止显示他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上次出现的时间都是大约半年前。

被拘留的其他外国人中没人说认识乍得。而那些中国女人中有两个说大约在七八个月前见过乍得。有一个女人还和乍得在酒吧的厕所里发生过关系，但事后没有联系。乍得好像没钱，也并不从这里把女人带走，好像只来这里发泄一下。没有照片，而监控录像也因为过了保存期都没了。

夜深人散了。李秋实疲惫地回到他的单身宿舍，一边洗漱，一边想着的事。眼看着快过去一周了，原本以为一件小小的失踪案，竟然还是没什么进展。 今天虽然有所收获，但太有限了。郁闷之余，他又想起乍得干的那些事儿，便在内心深处觉着这种人渣不值得他费这么大劲去找，他死了最好。于是他决定周末不加班了。 他坐到床上，拿起电话习惯性地给通信录最上面的一个人发短信。“明天老地方搓一顿？” 很快，回信来了，“下午1点吧”。

四 早茶店邂逅

第二天中午，李秋实一身休闲装地走进在他宿舍不远的一家早茶店。这间店周末人很多，但好在地方大，总有座位。他在一个离门口不远的桌子坐定，看着门口的方向。一刻钟，他等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带着眼镜，瘦高，白净的青年，穿着Tshirt 牛仔裤，一副学生的打扮。“魏来，这儿呢”， 李秋实招呼。  魏来是李秋实的发小，从小学到高中也都是同学，在高中时是尖子生。李秋实在高中时数理化不错但偏科严重，综合成绩只能是中等偏后。他们两个人脾气相投，一直是好伙伴。他们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科幻和刑侦的小说和电影。 后来魏来考上X大读生物，而李秋实上GX大学毕业。GX大学男多女少。李秋实没机会找女朋友。当刑警后，就被重点培养，大案要案一个接一个，官阶不断上升，但没有多少个人生活，就一直单着。而魏来在本科有个算是女友的同学，毕业后出国了。魏来去K院读研后，就分了。 读博期间谈了几个女朋友，最后都分了。拿了个博士，回到X大搞研究做讲师。现在整天搞科研写论文，虽然整天周围都是女学生，但好像已经厌倦了女学生类型，又没精力到校外找对象，就也单着。可能是都没有女朋友的缘故，两人现在经常聚餐，聊天解闷。

魏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李秋实对面，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问道：“忙什么大案呢？”，

李秋实说，“切，没什么大案，不过涉外，领导都挺重视。”

“呵呵，洋人无小事啊。” 魏来说着夹起一颗花生豆扔嘴里。

“你呐？ 还是忙着养果蝇，杀老鼠？” 李秋实问。

“呵呵，不光杀老鼠，还杀鱼，小斑马鱼，还有章鱼。”魏来有点邪恶的笑笑。

魏来是研究人的脑神经的，经常用各种动物做神经系统的试验，李秋实总说他是找借口虐待动物。

点了几个点心后，他们一边吃着一边聊最新的科幻电影了，侦探片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这是他们俩每周最放松的时刻。就在他们聊得正欢时，一个年轻的女子走了过来，用带着惊奇的口吻说：“李队长，您好！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 。李秋实和魏来都惊奇的看着这个女子。年纪看起来挺成熟，有二十七八，中等个，皮肤小麦色，长脸，单眼皮的丹凤眼，鼻子很精致，穿着打扮显得干练，说起话来透着自来熟，“我昨天刚参加了您的记者会”。“呕。。。。” 李秋实 拖着音，好像想起来了，缓缓站起来和她握了手。”我叫林丽莲, 是新A日报的记者。” 李秋实和魏来都是一惊，这可是A市最大的报纸，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再看看和丽莲 一块儿进来三个人，岁数都挺大，穿着打扮都象是挺有身份的样子。

”幸会，幸会“， 李秋实忙道。

”既然这么巧，我可要好好跟您聊聊。我还有几位老先生需要安排一下。马上回来，别走啊”。 丽莲转身快步走了。她的声音沙沙的，带着磁性，听着很舒服。而她脸上始终带着从容的笑容，感染力十足。

李秋实坐下，眼睛还看丽莲的背影。魏来伸过手来在他的眼前晃了晃。 “李队，你可要经受得住考验“。

李秋实没看他，眼睛还在看着林丽莲的方向，但嘴里念叨着，“你整天被女学生围着，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

魏来说，“工作需要啊，嫉妒吗？咱俩换换，我也想带着人出去打打杀杀，过当大哥的瘾。不过你什么时候当的名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魏来继续调侃。

“我们抓了几个外国人，我就替局长挡了回子弹，开了一天的记者会，就成了名人。”李秋实很少跟魏来讲他的案子，有时范范地说一两句。魏来也知道他的规矩，一般不细问。

两人正说着，丽莲走了回来，两个人都起来让座，丽莲坐在了魏来的边上，李秋实的对面，然后主动的和魏来握手，魏来赶快自我介绍，“魏来，李队的朋友”。

“您也是警察？”

“不是，我是大学教师”

“噢，哪个大学啊？”

“X大”

”哇哦，那您可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对面的李秋实这时清清嗓子，像是提醒他们注意他的存在。

丽莲笑吟吟地转过脸，对着李秋实说，”李队的朋友都是精英啊“。 李秋实忙替魏来谦虚道“哪里哪里，他只是我的发小而已。”大家都笑了起来。

林丽莲说“李队也是精英啊，市局里的人都说您是被当作局长接班人在培养。”李秋实不置可否，又有些得意的笑笑。

一阵吹吹拍拍后，李秋实和魏来都挺受用。 李秋实叫服务员加了几个点心，林丽莲谦让一番，气氛更加融洽起来。

李秋实说”新A日报是这里的第一大报，丽莲应该是见多识广的人了” 丽莲说“我就是一个小记者，仰仗各位大佬给口饭吃，所以啊，希望以后你们有什么新闻能先想到我“，边说着，边拿出名牌给他们两个人。 "我的电话一直都是开着的。而我呢，在记者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有我的社会资源的，说不定有时也能帮您李队的忙。比如李队您要找的人"。 李秋实心里一动，眉毛皱了起来。丽莲连忙缓解道“李队，我只是相帮您。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叫乍得的人。我知道一些信息或许你会感兴趣。”  李秋实沉吟一下，说：“什么信息？” “我知道他常去一个在中国外国人的网站，叫ACitiRen。” 林丽莲看着李秋实，停下来。 李秋实等了十几秒钟,“就这些吗？”。丽莲说“还有，只是，李队，您看我打听到这些消息也不容易，您是不是能答应今后照顾一下我。” 李秋实稍微一笑，“您要怎么照顾？” 林丽莲说“比如有新闻优先通知我喽？”然后摆出讨好的笑。  李秋实笑着说，“我们有专门奖励公民举报和协助办案的规定，我们也很愿意跟新闻媒体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林丽莲有点失望，但还是笑着说，“李队说话真是滴水不漏，将来肯定做大官。有您这句话，我可就当您认了我们的合作关系了。”  李秋实笑笑，还是不置可否。然后说“你怎么知道我找人的？”

丽莲说“李队，我的消息来源可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透露的。”

李秋实思忖，他们抓来的人中，有5个在昨晚被释放了， 两个外国人，三个中国女人。林丽莲今天就知道公安局实际上是在找人，应该是他们五个人中有人透露出去的。而且她还有乍得的线索，她是有些神通。

李秋实沉吟一下，点点头，说“好吧，理解。 那你刚才关于乍得的信息还没说完呢”。

丽莲说“噢，对，他在那个网站上的用户名是查克 .芬克。 ”

五 ACitiRen 网站

李秋实一个人离开了早茶店。林丽莲和魏来还在热乎地聊着，而他已经没有心思了。他给技术大队打电话叫人，自己也往市局赶去。

李秋实和技术大队的人登上了这个叫ACitiRen 的网站。这是个服务A市的外国人的网站。 网站上有各种帮助在A市外国人的信息和各种讨论区。他们在其中的社交讨论区发现了查克 .芬克。这个人有一阵子很活跃，经常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脏话连篇，对中国和中国人经常用种族歧视性的用词。他最经常的发言就是炫耀他怎么轻易地上了某个中国女人，或者怎么甩掉纠缠他的中国女人。然后就是嘲笑谩骂一通中国女人男人乃至中国文化。这风格和李秋实他们已经掌握的乍得的情况倒很一致，说明林丽莲的信息可能是准确的。查克的发言记录更新到六个多月前。他最后一次发言是在一个“为什么中国女孩这么容易”的话题下。这是这个网站里历时最长发言最多话题。已经好多年了，还在不断的发言更新。乍得的发言是嘲笑他的一个狐朋狗友换口味，追一个年轻的在校女生，还花一个星期去道观学道，只因那个女孩信道。然后他又吹嘘一通自己都是让中国女人倒追倒贴的。纵观乍得的发言虽然给人的感觉是狂妄粗鄙，受教育程度低，但仔细查看却能发现他十分狡猾和谨慎。他从来不在发言中透露他自己的信息，即使被人逼问。但是他忘了在这个网络时代，上网的人没有秘密可言。技术大队的人找到网站公司和网络服务商，最后通过IP地址和注册信息找到了他的电话和住址，而且确定这个查克 .芬克就是乍得.福斯特。李秋实长舒一口气，他感觉和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二天一早，李秋实就派手下兵分两路，一路去到乍得的住处搜查，一路去电信公司调查他的手机信息。

搜住处的刑警先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原来乍得住的是一个大学校园外的出租屋，现在已经租给另一个外国学生。房东是个海外回来的女人，她说在5个月前她发现乍得没交房租，又打不通电话找不到人，以为他跑路了，就找人开了锁，把乍得的东西收拾后，卖的卖扔的扔，又出租了。问她当初进入房间的印象，她说好像乍得的东西没有多少，都收拾的挺整齐，只有衣服被褥简单家具，没有发现手机电脑或信件。 她住的地方离出租房挺远，所以她很少到出租房，也很少和乍得打交道。乍得在这里住了一年半，还算稳定。她的感觉是乍得好像有稳定的收入，但又不像很高。她的房租算是比较低的。

技术大队中午打电话汇报情况。从乍得的手机的信息看，他几乎不打电话给别人，而且大部分时间他的手机是关机的。他的微信是约炮用的，都是各种中国女人。他有一个通过VPN使用的外国通信软件，显然这个软件才是他用来做重要通讯的，但通讯记录无法得到。他手机的基站记录显示，他最后一次短暂进网是在西郊的一个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是六个月前。李秋实让技术大队发来一个基站定位的大致范围的地图，自己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对照着一个地图软件一点一点地查看那片区域。虽说是西郊，但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西郊已经人口稠密，商业和居民区混杂，交通发达。定位的区域覆盖了公交车站，商场和住宅区，还有一部分西山公园和西山的山脚。乍得可能是坐公交车去的，因为他没有车，也不会花很多钱打车。那他应该是先在车站下车， 然后走到了他的目的地。车站附近一公里内有商铺旅馆和住宅区，都可能是他最终消失的地方。李秋实吃完了方便面也没看出什么来。他决定亲自到西郊去实地勘察一下。他叫来武胜，谌懿和何硕伟跟他一块儿开车去，上次在酒吧的那次战斗让他觉得这三个人的战斗力不错。

六 清风观

他们开了一个小时才到西郊那片区域。他们开着车在街道上绕了几圈，没看出什么线索。只能把车停在公交站附近，然后分四路拿着乍得照片询问路边的商铺和居民区的保安和居民。三个多小时过去了， 他们毫无进展。李秋实又热又累又饿就把另外三个人叫到一个小餐馆里，点了些东西准备吃完往回开。 他们各自讲着自己这个下午的经历，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偏西，他们的餐馆也已经在西山的阴影里。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连串的钟声，李秋实问了他们三人，这钟声是从哪儿传来的？ 三人面面相觑。叫来服务员一问，才知道在这儿不远的西山上有一个道观，叫清风观，现在可能是关山门的时间了。李秋实忽然灵光一闪。他记得技术大队的人说乍得最后一个发文提过一个他的朋友去道观学道。他觉得他应该去这个道观看一眼。 于是他问服务员“这个道观多远”，服务员说“从这里步行大概要四五十分钟，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李秋实对其他三个刑警说“走，咱们去看看”。三个人都一脸疑惑，但看着李秋实认真而急切的样子，都没问出来。他们赶回停车的地方，驱车向清风观开去。

不久，车到了清风观的停车场。这是个很有气势的道观，依山而建，停车场在山坡上，后面建筑依山势逐步升高。而山的一侧是悬崖深涧，还能听到瀑布声。整个道观规模不小。李秋实很奇怪自己竟然没听说过这个道观。因为关了山门，停车场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他们走到观门外，大门紧闭。 武胜想进去问跟观里人说明，李秋实阻止了他。 他在道观的外围走着观察了一阵，又在大门外的布告板处停了下来。 那上面有道观的宣传材料有道观对外活动的时间表，还有各种修炼班的介绍，什么修行班，辟谷班，太极班的。 李秋实他们四个人认真的看着。 武胜边看边说，“这个道观有自己的网页啊”。谌懿说“我想起来了，这个道观上过新闻，说是X大的一个数学博士到这里出家了”。 武胜说，“李队，你不会觉得乍得到这里出家了吧”。李秋实说“那个人渣出家？我宁可相信猪会飞”。他拿起手机把布告板好一阵拍，又把道观的周遭环境拍照一番。然后跟他们三个人说，“今天就不进去了，明天再来”。

李秋实本想回去了，但又看了看道观后的山坡后，觉得在那应该能看到观内的情况，便说“咱们到那后面的山坡上看看。”。 然后，带着三人绕过道观的院墙，走向后面的山坡。这片山坡，山势陡峭，树木茂密，不太容易看到清风观的全景，最后他们爬上了一棵枯死的大树，终于可以俯瞰清风观全貌。清风观占地很大，面南背北依山旁水而建，西边是深涧，能听到水流瀑布的声音，有水气升起。东边是缓坡，可以看出清风观在往那个方向扩展。观内楼阁林立，飞檐斗拱，间有雾霭缭绕，在夕阳的余晖里，仿佛仙境。李秋实心中暗赞是个有灵气的风水宝地。道观分成前后两个院落，由一道墙隔开。前院有几座雄伟的大殿，应该开放给香客的。 在东侧还有一座像天坛一样的建筑，蓝瓦圆尖顶，金色廊柱，形式和色调都和其他建筑不一样，引人注目。前院人员已经不多，尤其是大殿区域已经没有人了。后院应该是道士起居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老式的像宿舍似的建筑，但也有很多新建筑，而且建筑的密度似乎比前院还高。可以看到人们来来往往。 就在这时，何硕伟拍了他一下说，“快看，那是什么”。李秋实回过头，只见何硕伟指着头上的天空。他看过去只见一个被夕阳镀了层金色的圆盘状的物体静静地飘在他们头顶二十多米高的空中。他们四人都愕然地仰着脖子看那个东西。它表面应该是浅蓝色，有金属质的反光，直径有近一米，下面光滑，有一圈环状的缝，无声地悬停在那里，偶尔在风来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很像传说中的UFO。魏来楠楠地说“难道真是UFO？” 忽然，UFO猛然下降，到了他们头上四五米的高度。他们看清楚了，这是一架无人机，它的升力显然来自于从下面环形缝隙中吹出的气流，在这个距离上他们已经能听到气流声。然后，从无人机中传来了一个声音，“各位善信，天色不早了，山门已关，请明天再来吧。” 然后又升到了空中不动了。

李秋实他们面面相觑。谌懿说，“这是清风观派来监视咱们的？” 李秋实问何硕伟“你什么时候看到的这东西？” 和硕伟说，“在咱们上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什么东西在空中,但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看到了它，它那颜色和天空一样，要不是有夕阳，真难发现。”

李秋实自言自语道，“这个清风观不简单啊。无人机还是无声的。我们只不过在这山上观风景，它就过来管。有什么见不到人的东西？我反倒要好好看看了。”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暮色中清风观华灯初上，出现了另一翻景象，前院的大殿灯光混暗稀疏，而后院的建筑里灯火通明，充满生气。那些建筑的窗户都有百叶窗遮挡，看不到里面。很多人从建筑里走出来，沿着后院的甬道在走向一个大厅式的建筑。大多数人并没有穿道服，而是常人的各式服装，还有很多穿着白大褂。 “这怎么跟我在学校的时候一样，是去食堂吃饭的时间吧” 谌懿说道。众人都说好像。李秋实心里也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观啊。他很后悔没带望远镜等远距离侦查设备来。忽然他灵机一动，便往山下疾走，边走边说，“走，趁天色暗，后院人多，咱们混进去看看。武胜和硕伟，你们两个跳墙进后院抵近侦查一下。谌懿你帮硕伟翻墙，我帮武胜。”  正在他们四个人急忙往山下跑的时候，一道暗红色的光束从清风观里射向他们头上的天空。他们忙抬头观看，只见光束在空中被一个物体挡住了。他们立刻明白那物体是刚才他们头顶上的飘着的那个无人机。一会暗红光束消失了，空中的物体开始闪起微弱的蓝光，但还是停在空中。他们没有再停下观看，很快地跑到了道观后院的临山涧的那一面的院墙边。这边的院墙不是特别高，武胜和何硕伟分别找到有树遮挡的地方，准备翻墙进去。李秋实在墙根处做出弓步，把两手放在大腿上，武胜则紧跑两步，一脚登在李秋实垫在大腿上的两手上，李秋实用劲一兜，身材矮墩的武胜已经飞身搭上了墙头。那边何硕伟个子高，弹跳力好，不需要谌懿帮忙，也已经爬上墙头。

武胜撑在墙头往院里看，前面是一排小树，他看不清里面，里面的人估计也看不到他。他正准备跳下去，小树一阵晃动，走出一个人。那人穿着长道袍，带着圆帽，面目因为天黑看不太清楚。对着他大声喊道，”善信，已经跟你们说过山门关了，明天再来。现在你们擅闯本观内院，是违法的，请速速离开！“ 说着，人已经走到近前， 而且身体突然长高，使他伸开的双臂正好达到了墙头的高度，挡在武胜面前。

不远处的何硕伟那里，也冲出了个道人，也喊同样的话，也伸手拦在何硕伟的面前。

武胜这时才看清拦住他的不是真人，而是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脸型很卡通，大眼睛小鼻子，样子还挺可爱。武胜并没有慌，他反倒对这个机器人来了兴趣。他索性跨坐在墙头上，有点痞地说，”你们关门太早了。我大老远来了，啥也没看见，觉得太亏了。听这里这么热闹，我就看一看，看一会儿就走。对了，你这个机器人看着不错啊，是人工智能啊，还是后台活人操作的啊。“说着，他伸手去摸机器人。

机器人一把抓住他伸过来的手，另一只手抓住武胜胸前的衣服，把武胜从墙头拎了起来，越过墙，然后松手，把武胜放了下去。武胜没想到机器人先动手，而且力量极大，自己根本无法挣脱。机器人放手后，武胜双腿落地没站稳，摔在地上，虽然身体没有伤到，但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那一边，机器人对何硕伟还算比较温柔，双手抱住他的腰把他举到墙外，放在地上。这些机器人腿和胳膊都可以伸的很长，象是为专门对付爬墙的人而设计的。机器人说，”你们如果想进观参观，请明天从大门进。如果再翻墙，我就报警了。“

武胜又羞又恼，跳起来朝机器人嚷道，”你出来，咱俩单挑！” 李秋实被刚出发生的事情惊到。他不是没见过机器人，但这么灵巧，武力值高又能说会道的机器人可是第一次看到。他回想刚才机器人说的话“已经跟你们说过山门关了，明天再来。” 这分明是说刚才的无人机和这个机器人是同一个机器人。也许他们都是有人在后台操纵的，而这个操纵者是同一个人。

 对武胜的挑战，机器人并不迎战，只是说，“请你们快赶快离开。不然我要报警了。 ”李秋实本来挺想让武胜和何硕伟再试探一下这些机器人的本事，但看到机器人很克制，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意义，就拽住武胜，叫回何硕伟和谌懿，准备撤了。武胜还嘟囔着要跟机器人再较量，李秋实说，“你跟机器人较劲没用，咱们要找后面操作的人算账。”

在回去的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对清风观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一至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道观，应该更深入的调查，而对这次外勤任务的目的似乎都忘了。 他们用手机到清风观的网站查看，在网上搜寻各种关于清风观的信息，得到的多是关于X大高材生出家的消息。还有些象是娱乐小编的文章，说清风观内用人做实验研发各种黑科技。更多是一些自媒体对清风观的道教修行班的吹捧或批评。总的来看，清风观好像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更有名气。回到局里后，李秋实让人都散了，他自己则留在办公室里查公安局的内部资料库。由于道观是宗教管理局管的，他并没查到太多的信息。根据现有的信息看，清风观是一个正式的道观，没有任何不法活动记录，没有涉及过刑事案件，没有报过警。 李秋实从电脑前站起来，点着烟，缓缓地踱步。他凭直觉感到乍得可能到过这个清风观。如果去过，是干什么呢？

已经很晚了，李秋实想不出个头绪，就决定回去休息。 在回宿舍的路上，他忽然觉得应该给在X大的魏来打个电话。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电话那边传来魏来的声音。

“ 你还没睡吧？ 那天你和林丽莲聊得怎么样？发展到哪一步了？” 李秋实打趣道。

“ 李队这是吃醋了吗？哈哈。  哎呦喂，我们聊的那叫个热烈。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聊的人，你走以后估计又聊了仨小时。 最后是服务员把我们赶走的”。

李秋实真的有点惊讶了。“够夸张的啊。你们都聊的什么啊？ ”

“私事，公事，天下大事，什么都聊”。

“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吧,是不是都约好了下次了？”

“李队犯罪心理学熟啊。 我初次作案就被你抓住了，下个星期六老地方。你也去啊”

“我已经退出竞争了，也不想给你们做电灯泡” 。

“ 老李，你太自卑了。 我觉得她对你更有意思”。

“呵呵，我觉得她是对我的这个案子感兴趣吧。”

“说不定她是要工作爱情两不误呢”

“ 好了。我问你个事儿，你知道清风观吗？”

“知道啊。怎么了？和你的案子有关？”

“嗯...，没关系。你说你知道什么吧”

“现在校园里流行去清风观修炼，连我们X大都好几个学术大牛到那里出家了。出家后还在观里继续搞科研，还从X大带走了一些年轻老师和学生加入他们的团队。现在X大经常有学生和老师到那个观里参加修炼班。Y大也有人到那里出家。”

“哦，我只记得以前新闻上说一个X大数学系高才生出家到清风观当道士，没想到原来这么多学霸出家，这个道观倒是挺神奇啊”。

“是啊，我们系就有大牛去那里出家了。而且据说在A市白领和金领中也很流行去清风观修行。我都想去看看呢。”

“你还是好好准备周末跟林丽莲的约会吧。我倒应该去清风观。”

“喲，别这么伤心啊，李队.....”

没等魏来说完，李秋实就挂了。

七 新进展

第二天一早，李秋实带着武胜开车来到清风观。山门刚开的清风观还笼罩在一片晨雾中，可是车场已经停了很多车。 李秋实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些车。今天是星期一，难道这些人在这上班？往道观的大门方向看，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他和武胜走到大门前的人群中，才看明白他们是在排队报名修炼班。 排队的人各色人等都有。男女老少，还有几个外国男人。接待报名的都是年轻人，有道有俗，忙得不可开交。武胜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管事的道士，那个道士大概三十岁左右，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穿着青色道袍，待武胜出示证件说明了来意，那道士十分镇定地说，道观的道士里肯定没有外国人。 香客里有过外国人，修炼班里有过外国人。 武胜拿出相片给他看，他说没印象。武胜又问，“能查一下你们大约六个月前的访客记录吗” 道士说，”对不起，警官，我们要对信众的隐私负责，除非你们有搜查令，否则不能给你们记录。”  武胜没预料到他是这种态度，有点想发作。李秋实旁边拍了拍他，对这道士说”师父，我们就是想请你们查一下这个人是否来过你们观。” 那个道士，犹豫一下说，“我需要问一下我们的大知客，请俩位客人等一下。”李秋实咬咬牙，说“好吧，我们在这儿等”。李秋实和武胜在大门口的接待室边上等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李秋实跟武胜说，你在这继续等，我进去看看情况。他拿出手机发现信号已经很弱了，就回到车里拿了一对对讲机，给了武胜，说“有消息立刻呼叫我”。

李秋实走进了清风观。观内干净整齐，现代气息较浓。建筑是钢筋混凝土而不是木质，虽然房顶还是传统的飞檐斗拱。门窗都是现代材质但装饰成传统样式。 各个大殿棚顶和墙壁都用精美壁画装饰，在讲究的灯光映照下，就像艺术馆。道观内还有很多的多媒体解说装置。更让李秋实吃惊的是有好几个机器人道士在园内给香客导游和维护秩序。这些机器人和昨晚看到的不太一样，虽然脸也是卡通式的大眼睛小鼻子小嘴，但身型都要小很多。 李秋实还观察到藏在各处的监视器，心想清风观会不会保留六个月前的监视录像。香客的活动区域是前院，被高墙和几栋门房同后院生活区隔开。沿着墙往东走，李秋实来到一片新园区，这片区域在清风观东侧平缓的山坡上，由一道矮墙和前院隔开，矮墙中段有关着的栅栏门。院子里的建筑都很新，也很密集，多是多层楼房，样式也不是很讲究，但楼房环绕中的一个天坛似的大殿十分醒目。李秋实昨晚在山坡上看到过它。近处看更加震撼。他没有天坛那么高，但直径和天坛的差不多，天蓝色的圆锥型殿顶上有一个金顶。大殿的圆形墙壁有多根金色的大柱子，墙壁则是暗红色的，低层没有窗户，高处有小窗。大殿建在一座青石铺成的八边型高台上。四座青石台阶从地面升到高台上，通向大殿的四个大门。李秋实心想难道也跟天坛一样为祭天造的？李秋实拿手机派了几张照片后，  他看到他来时经过的外院通向内院的门房有几个道士。他们显然是要进内院。几个道士逐一在门前站住，看着一个摄像头，把手按在一个装置上，然后一个一个走进去。李秋实好奇地走到门房处，想仔细看个究竟。门房里的通往内院的大门是开着的，没有人看守。门房正上方有摄像镜头，那个手按的装置显然是掌纹识别的仪器。李秋实犹豫了一下，走向大门，这时从门房的侧面门卫室里，出来了一个机器人，和昨晚看到的机器人是一样的。李秋实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李警官，请止步。内院不对外开放。”机器人说话了， 李秋实一愣，心想自己并没有给谁说自己的姓名，便脱口而出“你怎么认得我？” 机器人并没有回答，继续说“你的同事在找你，请回吧。” 这时对讲机也响了起来，武胜呼叫他，他也就转身走了。

在大门接待处，刚才那个管事的道士和武胜正在那里说话。看李秋实过来，那个道士说，“我们可以帮你们查一下这个人，请你们把他的个人信息给我们。我们估计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李秋实对于这个答复并没有生气，因为他已经不着急破乍得案，他对清风观也更感兴趣。在回去的路上，李秋实静静的想事情没说话。武胜以为他不高兴，一边开车一边帮他解宽心，“李队，我觉得你猜得对。那个乍得有很大可能去过清风观。我今天在那儿见到很多外国人，好像都是去参加什么修炼班的。” 李秋实问，“你看到多少？” “前前后后不下二十个。各色人种都有。” 李秋实心里诧异，这是什么样的修炼班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李秋实忽然想起什么，问武胜，“你跟他们说过我是谁吗？” 武胜说，“没有，我只给他们看了一眼我的证件。” 李秋实说，“我又碰到昨天和你交过手的那个机器人了。我们没动手，可是他知道我姓李。”

回去后，李秋实和他的刑侦科的队员继续追寻着各条线索，但李秋实心里一直在想着清风观。他打定主意要利用乍得案好好调查一下清风观。在第二天下午，有人送来了清风观的答复，查无此人。这答复在他意料之中。按他的推理，不管乍得去没去过清风观，清风观都会是这个答复。只不过，他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清风观脱掉干系，而且他的直觉更强烈地告诉他，乍得和清风观有关系。

他想了一阵，拿起手机打给了郑局长。

“郑局，求你个事。”

“啥事快说，我马上得开会。”

“还是找乍得的事儿。我想要清风观的修炼班名单，可是观里不给，您能出面找宗教局的人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找乍得找到道观里去了？”

“不是，郑局，我怀疑他去过清风观。”

“好了好了，我去给你联系，看看人家是不是给面子了，帮这个忙。等我电话吧”

这时技术大队的程旭送一份文件夹。里面是个网络截图，是一些外国人在某个酒吧party。在照片的角落，一个红圈圈着一个人，好像是乍得。看说明是一些外国新闻机构在A市联合举办的一个新年party。他为什么会在这个party上，也许这里有他的那几个朋友，李秋实联想起酒吧老板说的乍得的那个圈子，他跟程旭说让他们再搜集有关那个party的所有照片，给他送过来。

天已经黑了，李秋实正在路边的小餐馆吃晚饭，郑局长打来了电话，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打这个电话跟宗教局联系，找戴处长，说明你要的东西，他会帮你。”

李秋实吃完了饭，又回到了办公室，这时桌子上已经有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技术大队干活总是他很满意。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快速浏览了一遍那些照片。心想就给那个黄猫酒吧老板娘和英国老头个立功机会吧。于是，他叫上一个值班的刑警奔拘留所去了。

老板娘和英国老头还是很合作，只不过老板娘总是求李秋实看在她们合作的态度上帮她们减轻指控，李秋实一边敷衍着一边让她努力辨认照片上的每一个人。最后她们俩认出十几个人来，但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两个乍得的朋友。一个是身材矮小，头顶已是地中海，黑发，带着眼镜的三四十岁的白人，另一个是高挑，金色头发，三十岁左右白人。他穿着打扮考究，头发，领带，衬衫，西裤，皮鞋，一丝不苟。在其他衣着打扮随意，长相普通，很多可以说是歪瓜裂枣的外国人中有点鹤立鸡群。看样应该是个领导。

李秋实很兴奋。尽管回到局里已经很晚了。他还是打电话找到了技术大队的人，一番夸奖后，给了他们第二天的任务，用图像识别技术从外国人登记记录数据库里找出乍得的那两个朋友来。

第二天，李秋实先打电话找到了宗教局的戴处长，向他要清风观的那一时间段的修炼班名单记录。戴处长也没问他为什么，直接答应下来。

八 乍得出现

他刚放下电话，正为今天开局很顺而高兴，技术大队的程旭跑了进来，激动地大声说“乍得出现了”。李秋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来说，“在哪儿？”

“在ACitiRen讨论区里” 说着没经过李秋实的同意，就在李秋实电脑的浏览器上登陆了ACitiRen网站的讨论区，指着一段英文对话说“查克.芬克又出现了。”

李秋实有点失望，一边看着，一边问，“你能确定？不会是别人偷了他的账号吧”。程旭说，“说话方式，内容，遣词用句和以前很一致。正在找ACitiRen网站查他的IP，应该马上就知道他在哪里了。”

“他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就没人问他为什么，去哪儿了？”李秋实问。

程旭说“有人问，他没说。 他以前也从不透露自己的信息。不过他在一个帖子里骂A市，说曼谷好多了”。“曼谷？他以前去过曼谷？还是现在在曼谷？”

“不知道”。

“快催一下那个网站，让他们快点”。

“是！”程旭跑了出去。

没几秒又跑回来，手里拿着手机，“李队，IP是泰国的！刚查到”。

“你们确定这是乍得？”郑局长的办公室里，郑局长一边看着李秋实的报告，一边皱眉问道。

“不能完全确定，但用词和语气还有其他特点都和以前一样。网站那边也没有更改密码的记录。如果不是本人也应该是极其熟悉乍得的人。”

“我们没有乍得的离境记录，没有任何证据确认在泰国的这个人是乍得，没法结案呐。”

“难道我们要直接联系乍得，让他出身份证明？”

“要想交差，必须能证明他就是乍得”。

“为什么不让乍得的家人跟他联系呢？在泰国的这人是不是乍得他们最有发言权。”李秋实说。

郑局长说，“是应该让他家人和他联系，但他家人和我们的之间隔着一层美国政府。我担心我们能不能知道真实情况。”

“那我们能不能直接联系他美国的家人呢？美国领馆提供的资料里有他家人的名字和地址。应该能查出来电话。”

“应该试一下。尽量不要惊动美国官方。马上就行动吧 ，赶在美国方面之前和他家人联系。你们找出他们家人的电话或email.我找外交部，让驻美国领馆跟他们家联系。”

技术大队很快找到了乍得家人的电话号码，然后把乍得在ACitiRen注册的email交给了郑局长。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快下班的时候，技术大队又送来了李秋实让他们找的照片上那两个人的资料。那个矮个秃顶的叫赛斯.阿特曼， 那个高个金发的叫杰瑞米.斯达克。阿特曼是在某大学教英语。斯达克则是美国某著名报社的中国局主任。李秋实看着斯达克的简介，常春藤名校毕业，然后就在世界各地的著名新闻机构驻在，会7种语言，包括中文，三年前来中国。而那个阿特曼则没什么亮点。纽约州的一所没名气的大学毕业，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长期的正式工作。7年前来中国，先后在几个大学和英语辅导学校教英语。

李秋实不知道这两人怎么和乍得这种人混在一起的。他现在也没心思去想了。

第二天中午，宗教局的戴处长通知李秋实可以星期一去他那里取修炼班名单。李秋实一通感谢。他心里觉得乍得被找到有点可惜，他需要这个借口继续调查清风观。现在只能装做乍得没被找到。

晚上魏来发来短信，“老地方见”。李秋实想起林丽莲的事儿，有点犹豫，最后还是回了个“好的”。

周六李秋实结结实实的睡了个懒觉，十二点半，才一身休闲装来到那个早茶店。进门边看见魏来和林丽莲在一个角落的座位上聊得正欢。李秋实走过去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聊什么呢？”李秋实打断他们。

“你怎么才来？”魏来责怪道。指着桌子一个盘子里剩的叉烧酥，“今天有叉烧酥，给你剩了一个。”

“李队你好。又见面了。”林丽莲则略带讨好的跟他打招呼。

“丽莲,你好。”李秋实笑对着林丽莲，坐到了魏来的身边。转脸对魏来说“来晚点不是给你们创造机会吗”。

“切！”魏来不以为然。

“李队好幽默”林丽莲敷衍着，脸上有点尴尬。

“你们聊什么呢聊这么热闹”李秋实忙缓解道。

“正说清风观的修炼班神迹呢。”魏来又兴奋起来。“丽莲说很多人去修炼班后都性格大变。有富豪进了修炼班后真的就散尽家财出家了。还有霸道总裁清修后变得和蔼可亲。有滥情渣男清修后变成专一情圣的。丽莲，你可以照着三言两拍的风格写本书啊。”

“我可没那个水平，就是觉得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真应该做个深入的采访。”丽莲说。

“你们怎么聊起清风观的呢？丽莲去过修炼班？”李秋实吃完叉烧酥，喝了口茶，问道。

“我问魏来你怎么样了，魏来说你最近忽然对清风观感兴趣。我正好听过很多清风观修炼班的故事，就给魏来说了。”林丽莲接茬道。

李秋实心里对魏来把自己的问话告诉林丽莲感到不悦，但表面上还保持着平静说，“你上次给我的线索对我们很有帮助啊，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李队。那你们的进展怎么样？找到乍得了吗？”林丽莲问。

“进展还算顺利，有新闻发布的话，我会第一个告诉你。”李秋实来了通外交辞令。

“李队，您怎么对清风观感兴趣了呢，不会和案子有关吧。”惯于打听消息的林丽莲继续问。

“没关系。是我们的同事里有亲戚想去那里清修。没相到那里这么有名气啊。”李秋实撒了个不那么高明的慌。“丽莲你的故事是你第一手采访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们记者吗，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消息都要打听。但这些故事的可信度应该很高的。”

“这个清风观还有什么故事啊？ ”李秋实一边认真地啃着一只凤爪一边问。

“好多啊，比如刘光华，去年富豪排行榜前50的，X大心理系毕业，后来搞行为金融学，做对冲基金发了大财，在清风观拜师做了居士，一直是清风观的大施主。 捐了巨款资助清风观的科研项目了。”

“清风观搞什么科研呢？而刘光华学心理的，后来又搞金融，怎么突然对科研有这么大兴趣？” 李秋实问。

魏来在旁边嚷嚷着打岔，“他可是几十亿的身价，全捐了吗？不行，我要到清风观工作。”

林丽莲没回答李秋实，而是接着魏来的话，“是不是全捐了不知道，肯定不少。他还拉着好多富豪建了个未央社，听起来像是个文学社团吧， 实际上是一起捐钱给科研机构的一个慈善组织，给清风观捐的应该最多吧。”

“好人啊！” 魏来高声赞道。

“是啊，人家做好事也不是为名，特别低调。。。。。”林丽莲继续滔滔不绝。这时，李秋实的手机响了，他低头一看，是郑局长，赶紧起身边接电话边向外面走。

“小李，你马上到局里来，乍得的家人确认了泰国那个人就是乍得”。

九  结案

李秋实在郑局长的办公室里听着郑局长介绍情况。“洛杉矶领馆动作很快，打电话联系到了乍得家人。他家人也很急，就马上发email联系。一天就联系上了。乍得在清迈，他们通了视频。后来乍得的家人就打回领馆来表示感谢。领馆都录了音，我们可以交差了。”

李秋实长出一口气，双手交差抱在胸前，并没说话。

“怎么，你不高兴？”

“高兴，只是觉得好像结束得有点突然。”李秋实若有所思的说。是啊，查清风观的正式借口没了。

“哈哈，小李，你难道还为这个案子准备了个剧本？很多时候，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突然。好了，你可以放松一两天，收收尾。我还有好几个案子等着你呢。”

李秋实回到家里，怅然若失，案子结了。可得到的问题远多于答案。他和衣躺在床上，想着这个案子，忽然有了个想法，跳起来，打开电脑，查询起来。。。。

周一，李秋实把手下找到一起，通告了案情，重点表扬了技术大队的人，让大家放松一两天，就散了会。然后，他叫住了谌懿。

“谌懿，我记着你跟我说要休假来着，你想去哪休假啊？”

“李队，我是要一个星期的假。你让我们放松一两天，我能去哪儿休啊？”

李秋实压低声音说“来来，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肯定会喜欢。”

“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谌懿一边说着，一边凑到李秋实的身边。

“你去清风观报个三天的修炼班，报名费我出，去放松一下。”

“李队，你这是派我去侦查吧，这得算我加班啊。不是案子结了吗？”

“小谌，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记住在修炼班里的经历，回来跟我讲讲就行了。你看，这就是公费疗养啊”。

“好吧，李队，我去，但要算工作，不能算休假。”谌懿坚持。

“行，没问题。噢，别忘了，让技术大队给你办一个身份证。”

下午，李秋实亲自开车到宗教局戴处长那里拿回来了他要的清风观的修炼班和访客的名单。虽然案子结了，但这个名单是郑局长的人情换的，而且他惦记着清风观，所以他马上就叫了几个人来一起查这个名单。他们先查找乍得，没找到。“难道我的感觉真错了？”李秋实心里不甘，可能乍得用的假名字假证件？李秋实让手技术大队把名单中的外国人证件信息都核对一下，看看在不在入境记录里。

晚饭的时候，技术大队的人才送来了一个报表，列着他们核对的结果，很多和证件信息有出入，不过能看出来大都是拼写错了名字或数字，但有一个人却是名字生日证件号码完全查不到，也就是说这个人用的是假护照。李秋实眼睛一亮，他忙查对这个人的报名时间，和乍得电话记录时间吻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乍得。李秋实一直自负于自己的直觉。他觉得他天生就是吃刑侦这碗饭的。这一次自己的直觉很可能又对了。他看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查理.约翰逊。他笑了一下。名字起的很随意啊。他给武胜打电话告诉他准备第二天和他再去清风观一趟。武胜说，“李队，案子不是结了吗？”李秋实说“是啊，但咱们和他们的帐还没结呢”。

安排好后，李秋实不知怎么的又想起了林丽莲。虽然结案是纯属运气，但林丽莲提供的线索是货真价实的，李秋实觉得应该投桃报李。另外，他对清风观十分感兴趣，而林丽莲似乎知道很多清风观的消息。于是，他找到了林丽莲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过去。

“李队长，真想不到您能打电话过来。”电话里传来林丽莲惊喜的声音。

"林小姐上次帮我忙，我很感激，所以有了好事我先想到你了。"

"什么好事?"林丽莲兴奋的问。

"我们找到乍得了。"

"啊?!"林丽莲惊讶的大叫起来。"在，在哪里?"

"在泰国找到的。我们已经结案了。你明天就能看到局里的通告。"

“您能透露一下你们怎么找到泰国的吗？”

“哦，这个，其实，你提供的线索帮我们找到的。”

“你是说。。。”

“对，他又出现在那个网站上了。”

“真的？！我看看”。

十几秒钟后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低声惊呼“呕卖糕的” 沉默了几秒后林丽莲说“李队，你们怎么确定他在泰国呢？”

“哦，我们使用了些技术手段。你如果明天来采访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

“谢谢李队能先想着我。”林丽莲听起来有点分心，想结束对话，“我明天早上就去你们局里采访。”李秋实本来还想再说什么，但听到对方语气，也就顺势说“好吧，就这样。”就挂了。

十 修炼归来

第二天早晨，李秋实和武胜穿着警服来到清风观，他们找到接待的道士，要求见管事的。道士看两人来势汹汹，不敢怠慢。不一会儿，一个和蔼可亲的胖道士走了过来。那个接待他们的道士则毕恭毕敬的跟在后面，见到李秋实后忙说，“这是我们的大知客兼清风观总理，常智远道长”。李秋实说“常道长好，我是A市刑警支队队长李秋实”说着伸出手来要握手。常智远道长微笑着拱手，“慈悲慈悲，李队长好”。李秋实尴尬地收回手，急忙也学着常智远道长拱手。“常道长，我们调查的一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外国人，我们发现他有可能使用假证件到你们这里参加了修炼班，希望您能协助我们调查。” 常智远道长依旧带着微笑，平静地说“没有问题。我观一向恪守教规和法规，严格按照道教协会的规定管理道俗事务，但我们毕竟不是执法机关，没能力查证身份证件，也就无法杜绝假证件。不过我们很愿意协助调查。”

李秋实没想到这个道士答应得如此爽快，和上次的经历天壤之别啊，于是语气更和气了些。“多谢法师，我们只需要你们确认这个人是否是在你们的修炼班学习过。”说着拿出照片。常智远道长拿着照片端详一会儿，说“这个人什么时候来我观清修的？”

“六个多月前”。说着拿出约翰逊上课的时间表给常智远道长看。

“稍等。”道士交还照片，转身离开，不一会带来了两个道士。

“这两位师兄带过当时的修炼班，你可以当面问他们。”常智远说。

两个道士都拱手施礼，李秋实也跟着拱手，再递上照片说“麻烦道长们认一下”。

两人看了一会，一个摇头说“没印象”。另一个则说“我觉得好像有几个外国人都和这个照片里的人像”。李秋实说“这人一米七五，胖子，180斤左右”。那道士又想想说“好像他们外国人都长那样啊”。李秋实说，“六个月前的班，请师父再想想。”那道士为难地说“我们每期都有很多外国人的。他们长得都有点像，我实在没法确定他在这里清修过”。李秋实没着急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两个道士表演，然后说“好吧，我可以把这张照片留在这里，如果你们有其他人认出来的话，请跟我们联系。” 几个道士都欣然同意，连说没问题。

李秋实说完，就带着武胜往回走了。在停车场，武胜说“李队，咱们就这么走了？我觉得他们故意装不认识。” 李秋实说，“我当然知道他们是装的，但总不能逼他们承认见过乍得吧。咱们先回去想办法，找证据。我们要知道的可不只就这一件事。这个清风观一定要好好查一下。”

星期四早晨，谌懿已经从清风观回来了，她报的三天修炼班人少，大部分学员都报一周或更长的修炼班，所以她星期一当天就进去了。谌懿到李秋实的办公室里向他汇报了辟谷修炼的经历。 她今天头发在头顶挽了个髻子，看着像道姑，而且李秋实感觉她少了以前的英气和锐气，随即他又觉得自己的感觉有点可笑，感叹心理暗示真是能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

“修炼得怎么样了，悟出了什么没有？” 李秋实一边问着，一边把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拉出来，示意谌懿坐。

“没悟出什么大道理，但感觉挺好，全身心都放松了。谢谢队长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您也应该去。”她不疾不徐地回答。

“这三天都做什么了？”李秋实问。

“其实没做什么。第一天去了就赶上早课，听师父讲各种规矩，然后早斋，抄经文，过堂。然后是午饭，打坐，念经，晚斋，晚课，睡觉。第二天，早课，早斋，行经，午饭，打坐，晚斋，打坐，睡觉。第三天，早斋，打坐，过堂，感恩忏悔，然后就结束了。平常要求禁言，我们不说话，学员之间也没有交流。大家基本上就是打坐念经吃饭睡觉。有时候师父会问问题，不过没问到过我。男女学员虽然在一起打坐吃斋但是基本分开。。。。” 李秋实一边听着一边观察着谌懿。她以前说话动作表情都有一种男孩子气，要不是她有美女的外形，肯定会有人怀疑她的性向。可是现在这些男孩子气不见了，但取而代之也并不是女孩子气，而是种超然淡定的气质，这就是出家人的气质？李秋实心里纳闷，看来这个修炼班或者是这个清风观真有什么本事。也许真应该亲自去体会一下。

正说着话的谌懿看着李秋实长时间凝视着自己若有所思的样子，就停了下来。轻声问了句“李队？”

李秋实回过神来说“你继续”。

谌懿犹豫了一下说“我说完了。李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秋实想了想，问，“你觉得有什么可疑的事，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谌懿说“没有觉得什么可疑的，就是打坐吃饭念经。至于什么印象深刻，我觉得清风观建筑都很漂亮，尤其是那个太虚阁，不但外面金碧辉煌，里面的冥想大厅，也是美轮美奂，在那里冥想，感觉就像飘在太空里，我一生中从来。。。”

李秋实忽然想起自己看到过的那个有金色柱子的天坛一样的建筑。就问道，“太虚阁？是不是蓝色尖顶像天坛一样的建筑？”

谌懿说，“对，就是那个。外面很漂亮，里面更漂亮。”

李秋实连忙问，“那是什么场所，做什么的？”

“那是我们冥想大厅，是冥想打坐的地方。里面特别漂亮，有个穹形天棚，模拟夜空，我们在地板打坐就像在星空下，人的身心都仿佛飞升进了宇宙。”

李秋实看着谌懿脸上沉醉于回忆的样子，感觉她真的变了，一贯假小子作风的谌懿还从没表现出这种情调。不过李秋实对打座修行这些不感兴趣，就打断她说，“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谌懿想了想说“除了心情更舒畅外，好像没有不同的感觉”。

“好吧。把你的经历和感受详细地写一个报告，交给我。”李秋实说。

谌懿答应完就飘然离开了。

虽然谌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李秋实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他感到乍得案不是件简单的失踪案，而且他更觉得乍得和修炼班有关。 他现在已经接手新案子了，但他不会就放手乍得案。他想起技术大队给他的乍得的两个朋友的资料，他决定找他们问一问，也许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他只能自己抽时间去找这两个人。

十一  干私活

星期五中午，李秋实自己开车到了阿特曼当外教的W大学，找到英语系后，一个女秘书告诉他阿特曼已经不在了。他大约六个多月前不辞而别，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李秋实一惊，“失踪了吗？为什么不报警？”他问道，那个女秘书有点吓着了，怯怯地说“ 他们这些外教经常不辞而别。他走的时候把东西都带走，显然是准备好了的。” 李秋实缓和一下语气，说“你能不能带我看看他的宿舍”。女秘书说“他的宿舍早就又分给别的外国留学生了”。 他还想问出关于阿特曼的其他情况，可是女秘书都一概不知。

李秋实悻悻地离开W大学准备去找杰瑞米斯达克，在车上，他给技术大队的程旭打了个电话，让他再查一下阿特曼的出入境记录。就在他到达美国XX报社所在的办公大楼前时，程旭打回来说没有阿特曼的离境记录。“这些外国人都很喜欢玩失踪吗？再好好查一下有没有他的其他旅行记录。”  李秋实一边说着电话，一边已经快步走进了一座造型现代，装修精致的办公大楼。 这栋大楼里，外企扎堆,有很多外国人进进出出，还有很多白领模样的中国人，年轻女性居多。 李秋实进了电梯来到15层楼，找到了美国XX报社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不大，看起来也就七八个人的样子，但都有自己的隔间，李秋实看不到人。他客气地跟前台小姐讲要见杰瑞米斯达克先生。前台的小姐问“您有约时间吗？” 李秋实说 “没有”。前台小姐露出为难的表情说，“对不起，先生。您需要事先约时间”。 李秋实亮出了他的警察证件，吃惊不小的前台小姐马上拿起电话通报。过了五六分钟后， 从办公室最里面的一个隔间走出来一个高个金发的男人， 他身材匀称，衬衣领带西裤皮鞋，头发也打理得一丝不苟，面带笑容，风度翩翩地走到李秋实面前，主动伸出手，“斯达克， 杰瑞米.斯达克”，灰蓝色的眼睛让人感觉那后面是一片深渊。 李秋实赶快也伸手握住斯达克的手，用力地摇晃了两下说“李秋实”。

“李警官，你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斯达克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并把李秋实带到了一个小会议室里。两人在一张桌子两边坐下后，李秋实说“ 斯达克先生，你是乍得福斯特的朋友吧，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说着，把乍得的照片放到斯达克的面前。 斯达克拿起照片看，用英语说了一句“oh, Chad”, 然后放下照片说， “ 我和Chad是在酒吧喝酒的时候认识的。不是朋友，只能算是熟人。我和他也就是偶尔一起喝酒， 平常并不多联系。他失踪后又被找到的事我也听说了。”

“斯达克先生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吗”李秋实说。

“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社当然会对美国公民在中国的状况关心”斯达克平静地回答。

“那你最后见到乍得是什么时候？”李秋实切入正题。

“大约半年多前，我们一块喝过酒。”

“在什么地方？”李秋实问。

“是酒吧区的一个酒吧。我记不清了。”斯达克说。

“你还记得他当时说过什么没有，或者他有没有表现得异常？”李秋实问。

斯达克想了一下说”他说他要到一个叫清风观的庙去参加一个学习班”。

“修炼班?” 李秋实精神一振。

“哦，对不起，是修炼班”。 斯达克说。

“乍得说他为什么要求修炼班吗？”李秋实心里已经狂喜了，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表情。

“哦，因为我的另一个朋友去过后说修炼班很好，建议我们都去。”斯达克说。

李秋实心里又是一喜，忙问“你的另一个朋友叫什么?”

“Seth Otterman”

“他什么时候去的修炼班？”李秋实问着，一边在记录本上记着。

“不记着具体时间了，但大概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前的一两个礼拜”。 斯达克说。

“你为什么不去修炼班？”

“因为我的信仰不允许。我是基督徒”斯达克微笑着说。

“你和赛斯还有联系吗？”李秋实问。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赛斯联系了”斯达克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赛斯阿特曼先生是什么时候？”李秋实问。

斯达克想了一下说，“应该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乍得的那次酒吧聚会”。

“你那以后没有再联系过他？”

“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但好像电话停掉了，就没再联系。”斯达克说。 “他和乍得一样，都是我在酒吧认识的，平常没有联系”。

“你也给乍得打过电话？”

“打过，好像电话也停了”。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打的吗？ ”

“应该是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后的两三个礼拜以后。”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致使乍得或者赛斯突然失踪，或者说突然不辞而别吗？”李秋实问。

斯达克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可能和清风观有关。他们都去过清风观的修炼班。而且赛斯去过修炼班后，好像性格有些改变。”

“哦？ 能展开说说吗？”

“比如说，赛斯以前是个很放荡不羁的人。去过修炼班后，他好像马上变得保守自律，对自己的过去也很悔恨”。斯达克说。

“那只能说明修炼班很好地宣扬了道法，劝人向善。这应该是好事。”李秋实不以为然地说。

“不不不，”斯达克使劲的摇着头，“赛斯的修炼班仅仅有五天。在我们国家，有这种洗脑能力的宗教组织大概率是邪教。” 他看到李秋实脸色不高兴了，就缓颊说，“我不是说清风观是邪教组织。我只是觉得它有些不可思议”。

李秋实本想驳他两句但忍住了，接着提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让他们不辞而别吗?”

斯达克想想说“我和他们其实不是特别熟悉，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好吧，谢谢你的合作和提供的这些信息”。李秋实觉得差不多了，准备结束问话。

“我很高兴能给你帮助。我也希望我们报社采访这个案件的时候，你们能够给予方便”。 斯达克也来了一套外交辞令。

李秋实轻快地走出了 办公楼。 他虽然表面上平静，但心里非常高兴。“我的直觉怎么就这么准呢？”，他有点真的佩服自己了。突然一阵铃声把他从云端拉下来，他连忙拿起手机，是郑局长，他连忙接起。

郑局长略带怒意的说，“你跑哪去了？赶快回局里来。”

李秋实怯怯地说， “局长， 我。。。出来办点事儿，出啥事儿了？”

郑局长：“美国方面说没有在泰国找到乍得。他们还认为乍得根本就没有去过泰国，你快回来，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十二  不是简单的失踪案

李秋实一路超速开车回到局里，冲到局长的小会议室里，里面局长站着，两个副局长还有上次来过的外交部的季副司长坐着。大家脸色都不太好。 看李秋实进来了，局长坐下来，让李秋实也坐下，然后给他介绍情况。

原来，美国方面派人去了泰国，同泰国警方和美国当地的人员一起进行了调查，并没有找到任何乍得在泰国的任何证据。他们相信乍得并不在泰国。

李秋实问，“他们和乍得直接联系过吧?”

季副司长说，“他们说联系了，但根本联系不到。乍得家人试图联系他，也没有回应。当然，真正情况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总之，他们要求我们继续寻找乍得，因为没有证据表面乍得离开了中国。”

李秋实慢慢地点点头说，“我也觉得乍得没有离开过中国。 ”

季副司长有点惊讶的问，“有什么证据吗？ ”

李秋实见郑局长给自己一个劲使眼色，知道自己说漏嘴了，就连忙改口，“直觉，直觉。”。

季副司长不满地摇摇头。

“但是，乍得已经不能算失踪或失联了吧！”有一位副局长插话。

“他们认为网上那个人不是乍得，甚至认为和乍得家人视频通话的人也不是乍得”，季副司长说。

大家都惊愕了，他们知道这种高科技手段绝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这案子背后的人或势力绝不可小觑。

会后，李秋实跟着郑局长走回郑局长的办公室。 进屋后，郑局长把门关上，然后跟李秋实说，“唉，这一回，我们有点草率了。” 李秋实说，“我们是把这个案子想简单了。 其实仔细想想乍得再次出现后在ACitiRen网站的帖子，是有些不对的。”

“哪里不对？”郑局问。

“根据我听过的和见过的例子，去过清风观修炼班的人，性格都变化很大。乍得是去过清风观修炼班的。可是通过他在ACitiRen的发言看，他并没变。”李秋实边想边说着。

“你确定他去过清风观？”郑局问。

“我今天已经走访一个叫斯达克的美国人，他是乍得的朋友，他证实乍得是去过清风观的修炼班。也是在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乍得。”李秋实说。

“原来你小子干这事儿去了。”郑局说。

“是的，我一直怀疑乍得的失踪和清风观有关，一直在暗中调查。”李秋实有点骄傲地表功。 ”前几天我们去了清风观三次，虽然只在外围观察，但已经看到很多疑点。这个道观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正常的道观。我说的是包括它的土地建筑和人员规模，我亲眼看到很多不是道士的人住在道观里，有些是穿着白大褂。还有他们的安保力度异乎寻常地严格，也非常高科技，远远超过一个道观的规格。你见过用机器人做保安的庙观吗？清风观的保安都是机器人，还有无人机监控周边，而且是无声的无人机。我们和那些机器人保安交过手。一个机器人对付两三个人类不成问题。 而且根据现在搜集到的情况，凡是和清风观接触过的人性情都有变化。我派谌懿去参加他们的修炼班，她在那儿就呆了三天，我都能感到她有些性格变化。现在看来清风观藏有很多秘密，乍得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应当对清风观展开全面侦查。”

郑局长认真地听完李秋实的话，点点头说 “你干得好。从已知情况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失踪案了，现在又牵扯出个清风观，美国方面的用意不简单啊， 看来我们低估了这个案件的复杂性。我同意对清风观展开重点调查，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清风观是国家注册的正规宗教场所，在社会上还很有威望。 不宜强攻，只宜智取。你现在把其他的事都放下，重启这个案子，我给你加人手，你先制定个计划给我。”

李秋实回到自己办公室后，就坐在椅子里，闭着眼睛，仿佛进入了冥想状态。渐渐的天色也暗了下来，突然电话铃响了，李秋实接通电话，“林小姐，你好啊” ，他声音平静地打着招呼，好像预料到了这个电话。

“李队，你好，好久没联系了。我刚听说没有在泰国找到乍得？” 林丽莲在另一边急急地问到。

“林小姐的消息可真灵通啊！”李秋实并不十分诧异，尽管他也就两三个小时前才知道这消息。

“吃这碗饭的吗。”林丽莲打着哈哈，“您这算是证实了。我回头可要发消息了。 ”

“你要证实任何消息最好走我们局的正式流程。我自己不会证实任何谣传的。”李秋实严正声明。

“我明白，李队。我会的。”  林丽莲说 “其实上次你跟我说找到乍得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

“哦，哪里不对劲？” 李秋实问。

“嗯。。。直觉” 林丽莲犹豫了一下说。

“哦。。。。 对了，明天我和魏来在老地方吃早茶，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吃早茶聊聊天。”李秋实很突兀的发出了这么个邀请。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钟，“可以啊，是十二点吗？”林丽莲回答。

李秋实：“是十二点。。。。。那就明天接着聊”。

林丽莲：“好，明天见。”

李秋实挂断手机，又思考了一会儿后，便拿起桌上的电话给技术大队布置任务， 让他们撒大网，搜集关于清风观的一切资料，分析整理后汇报给他。然后他给魏来发了个短信，告诉他约了林丽莲，周六老地方见。

十三 清风观的科技

星期六， 李秋实早一步来到早茶店，叫了茶和几个点心后，等过了近半个小时才看见魏来和林丽莲一起走进来。

“我在路上正好遇到了丽莲。”魏来解释道。

“是啊，真巧。”林丽莲附和着。

大家寒暄一阵后，要了点心，喝了茶。魏来说“听丽莲说，你找的那个外国人搞了个分身术到泰国去了？”

“分身术？” 李秋实一愣。

“是啊，我在想，要是没有分身术，他是怎么在泰国出现，然后却又找不到人呢？”丽莲问道。

“这个，我想，也许是用了某些技术手段吧”李秋实说，“我不懂计算机，但我想在互联网上应该可以伪装成在泰国，虽然实际在中国。”

“那乍得应该是个骇客了。”魏来说。

李秋实摇摇头，他知道乍得的教育程度，也知道些他的背景，他没有多少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更不用说这种骇客级别的技能。

“也可能是别人搞的，和乍得根本没关系。也可能那些视频通话都是假的呢”林丽莲说。

“丽莲，你觉得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李秋实一边给林丽莲斟茶一边问。

“我觉得应该和清风观有关”。 林丽莲神秘地说。

“为什么？”李秋实和魏来同时问。

“我听说清风观里有很多科技天才发明了好多黑科技，能给人洗脑，能做出和真人一样的机器人，还和外星人建立了联系。。。。”林丽莲认真的说。

她还没说完，魏来就笑出声来。

林丽莲撅起嘴，“你笑话我。我不说了。”

李秋实瞪了眼魏来，对林丽莲说“甭理他，你接着说。”

“还有他们的科研资金超过10个亿，能达到一个大学的水平。X大Y大Z院的很多名教授都去那里了搞科研了。 对了魏来，你们系的有个教授也去那里了。你不知道吗。”林丽莲接着说。

“是的，我们系是有个教授去清风观了。”魏来说。

“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李秋实问。

“记得我跟你提过的未央社吗？未央社的主要捐助对象就是清风观，而且随着清风观的名气越来越大， 加入未央社的富人也越来越多，未央社的资金也原来越多，估计未央社下的认捐数目已经快百亿了。 ”林丽莲侃侃而谈，李秋实聚精会神地听着。

“中国的富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乐善好施了?” 魏来插话。

“富人什么时候会乐善好施，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好处”林丽莲说。

“那清风观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让富人这么看好呢？”李秋实问。

“你们不是刚笑话过我么。那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林丽莲说。

“洗脑？外星人？机器人么还靠点谱。”魏来不依不饶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黑科技？”林丽莲说，“那里有那么多你的校友”。

听到这话，李秋实心里一动，魏来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怕他们给我洗脑，让我做道士，我是独生子。”

李秋实拿起茶壶给每个人斟茶，说“来来，吃点东西，都凉了”，把这个话题岔开了。

于是三个人又吃喝聊天一个小时后才散去。 本来李秋实想留魏来说话，可是魏来想跟林丽莲一起走，说顺路，李秋实只能把话憋回去，心里暗骂重色轻友，只能等一会儿再找魏来。想起明天还要去清风观，他就去了办公室。电脑里，技术大队已经把搜集的清风观的资料发过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包括官方的，民间的乃至小道消息，让李秋实第一次对清风观有了整体了解。清风观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但一直是没什么名气的小道观，直到十年前有X大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出家的新闻被广泛报道，清风观才被人们听说。 那以后的一两年陆续又有一些X大Y大Z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到那里出家，清风观就确立了高智商道观的名声。但清风观真正的转变是大约五六年前，清风观突然成了爆发户，大兴土木，把道观的占地扩大了几倍，同时包括X大Y大的多家院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也纷纷加入了道观。去清风观的学生和教授文理各学科的都有，但以理科偏多，尤其是计算机，生物，数学，物理方面。 而且道观大量购进各种科研器材，俨然已经成了科研机构，人员和设备的规模可以和一个普通高校相比。 清风观的经费到底从何而来呢？ 资料里没有太多信息。因为清风观的名气，香客的确大大增加了，但香火钱绝对不可能支撑起这种规模的花销。道观上报的接受捐赠数额从五六年前开始就逐年大幅增高，道观的花销也逐年大幅增高，李秋实虽不懂财务，但他知道，很多税种对观庙减免，而捐赠更是免税的，财务报表本来就很容易作假的，税务机关对观庙的财务审查也不严，这个道观到底从谁那里收到了多少钱，外人不会知道。他不由得有点相信林丽莲说的未央社和10亿科研经费的事。清风观里底是在研究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他看了看时间，离吃完饭已经俩个小时了，他估计魏来已经回到家了，就拿起电话拨了魏来的电话。

“喂？什么事？”那边传来魏来不耐烦的声音，背景里人声嘈杂，显然不在家里。

“你这是在陪林小姐逛街吗”李秋实问道。

“没有。丽莲回家了，我在往家走”。魏来有点支吾。

“那正好，你在哪？我去找你”李秋实说。

“不是刚聊完吗？什么事这么急？肯定没好事”魏来说。

“甭废话，你在哪？”

“嗯。。。，桃园地铁站”魏来不情愿地说。

“好，等我”。李秋实心想，这地铁站离刚才的餐馆不远，看来魏来和林丽莲一直在一起。

十四 卧底计划

10分钟后，李秋实和魏来坐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内。 魏来耐不住性子，先开口问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不是什么好事吧？” 李秋实犹豫了一下，说“需要你帮个忙”。

“说吧，怎么这么磨磨唧唧”，魏来不以为然的说。

“我想请你帮忙破案”李秋实终于说出了口。

魏来愣了一下，然后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你让我进清风观？”

李秋实点点头。

“你不怕我跟那些人一样也被洗脑了”魏来问 。

李秋实很严肃地摇摇头。 “你不是去上修炼班，你是去搞科研，我想他们需要你的大脑，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能保证？”魏来轻笑一下说。

“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但清风观有一大堆你的校友，你去投奔他们，他们没有加害你的理由。 而且我们会给你一定的保护。当然还是需要你在仔细考虑后自己做决定” 李秋实说。

“ 即便安全没问题，我的工作甚至我今后的事业都会受影响啊”魏来说。

李秋实说“如果卧底行动对你工作造成影响，我们公安局会出面做你们学校的工作。我想你们学校应该是通情达理的。但那是事后，事前你不能把我们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这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有风险,但我有种预感它的回报会更大。你不要着急决定，好好想过了再回复我。”

魏来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也的想去清风观看看。”

“什么？”李秋实有点吃惊地望着魏来。而魏来则对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也对清风观很感兴趣，当然不是他们的修炼班，而是他们那里的科研力量。 因为我们学校很多人去了清风观，我就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去清风观的人很多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牛，物理，计算机，生物，数学，各种重要研究方向都有。 我们系也有个神经科学的大牛五年多前加入了清风观，他的故事挺有意思，我很想对他的研究方向做更多了解。我其实不怕什么洗脑，我是学神经学的，我知道所谓的洗脑是可逆的。而且，像我这么喜欢女孩子的人怎么洗也变不成出家人。我只是怕去那里影响我的前程，你知道我的老板是系主任，在神经科学届是权威，不能得罪。现在有你们兜底了，事情应该好办多了。 ”

李秋实有点喜出望外，一把抓住未来放在桌上的手，有点激动地说，“哥们儿，咱俩真是心有灵犀啊。 这事儿就拜托你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你的事业。我可以找我们局长给你立个字据做担保。”

魏来一边把李秋实的手掰开，一边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信你”。

李秋实喝了口咖啡，镇定了一下，想了想说，“没想到你还挺有心的，嘴也挺严，挺适合搞侦查的，再详细说说你的调查都发现了什么？”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从我们系去清风观的这个大牛人，他叫毕有为。他的研究课题是对神经元的编码和读码分析，解码脑神经元的脉冲。你知道人对外界感知先经过编码阶段，就是外界环境中的刺激通过各种感官传入大脑中枢，激活了处理相应感觉刺激的神经元，把外界刺激分别编码在相应神经元的电脉冲中，然后进入解码或读码阶段，就是这些神经元的电信号经过神经系统的层级传递，被下游神经元抽提信息，最终转化为大脑对外界刺激的感知，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最终的决策，做出特定的行为。毕有为的研究最终可以解读神经系统的信息，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的。”

李秋实听得有点头大，但他还是能感到这项科研的潜在威力。 他问道“毕有为既然是这么尖端的科研人才，X大为什么会让他离开呢？”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魏来说，“我虽是X大本科，但博士是在K院读的，回到X大后在我老板阎守德的课题组刚呆了一年多，对那里的故事并不太了解。而且现在阎守德是系主任，系里没人愿意跟我说这些事儿，我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问。不过我从周边打听到的是，毕有为的离开和我老板有关。毕有为和阎守德曾经是合作关系，后来他和阎守德在神经科学研究的道德伦理问题上有争执。”

“道德伦理问题？“

“嗯，流言说是在用人脑做实验的问题上他们有争执，但没人确定到底是不是那样。”。

李秋实说，“这个问题你可以以后到清风观问毕有为，你现在应该好好准备去清风观的事。我回去跟局长汇报一下，然后，咱们制定个计划”。

星期天早晨，李秋实和郑局长在局长办公室里开始了密谈。李秋实搬出了他的卧底计划，“各种情报表明清风观招募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大量资金在做科研。至于做的科研，传言说他们在研究洗脑黑科技，我觉得可信度还是有一点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去过清风观的人性情都有变化。他们主要从高校和科研单位招募人员，所以我的计划是，派一个人作为科研人员进入清风观。我有个高中同学叫魏来，也是我的发小，他现在在X大研究神经科学。他的系里就有教授在清风观。他应该是清风观需要的人才，而且他本人也希望到清风观了解他们的研究。这要比通过进修行班来侦查靠谱的多。魏来将可以接触他们的核心机密，还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你可真是运气好啊，这么好的卧底人选就在你身边儿。” 郑局长显然很满意李秋实的人选，“不过他不是我们公安系统的人。有些工作需要事先做好。”

“对他的训练吗，我想其实不必做任何事情，就当他真心地希望去到清风观投奔他们系的教授。他受到的训练越少，暴露的机会越小，他完全可以忘记带着任务。我只需在以后能和他见面就行。毕竟清风观是允许科研人员出观的。”

“那，安全方面呢？” 郑局长问。

李秋实说，“通过对清风观修炼班的学员的调查，我们认为魏来不太可能受到什么身体伤害，顶多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洗脑，但我觉得，即使是洗脑，也不太可能是那种把人变傻的精神控制，毕竟他们需要一个思维敏捷的大脑搞科研。更何况，我们就是要调查他们是如何洗脑的。魏来是学神经学的，他应该知道如何应对。”

“我基本同意你的计划”， 郑局长说，“同时，我们尽量要远离清风观，远离魏来，越这样，他越安全”。

“我明白。我将会把主要警力放在调查和清风观有关的人员和团体上。我和魏来保持单线联系。”

在一个小茶馆的烟雾缭绕的单间里，李秋实和魏来在低声地说着话。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清风观搞科研的人员平时住在清风观里的，周末时离开清风观回家或外出。我们可以在周末接头。为了不引起清风观的注意，我们不会给你配备任何电子通信设备，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不会接触清风观的人员。你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各方面的信息，你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李秋实说着，魏来点着头。

“噢，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进清风观，要说个人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绝对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或公安局”，李秋实在“任何人”上加重了语气。 魏来看了李秋实一眼，低头”嗯“了一声。

又一番低语后，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李秋实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清风观”。 “我明天就去”，魏来静静地说。

十五 面试

清晨，魏来坐上去西郊的公交车。到了终点站后，他按着手机上的地图指示，徒步来到了清风观。远远地看到一座依山傍水的道观笼罩在薄雾中，旭日的光辉下清风观建筑都闪着金光,道观一边的山涧里传来瀑布水声。魏来恍如走进仙境。山门虽然刚开，香客却已经很多。魏来跟着香客们走进了清风观。 观内建筑和设施的现代化高科技感又让魏来诧异，和在门外的观感完全不符。魏来有点目不暇接地看着周围，身后传来了柔和的声音，“这位信士，需要帮忙吗？”。魏来转身，只见一个机器人站在眼前，个子不高，头带道巾，身穿一件长道袍，一直盖到脚面，脚下可以看出来是踩着轮子，它移动时不抬腿。 脸上的皮肤虽然逼真，但一眼能看出是假皮肤。一双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像动画片里的人物。 魏来犹豫着该不该跟它说话，机器人又问道，“这位信士，需要帮忙吗？”。 魏来觉得不答话就太不礼貌了，即使是个机器人，“我，嗯，我就是来看看。”“呕，信士是第一次来清风观吗？”， 机器人继续用柔和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 “是的”魏来说。 “贫道楚霁晴，可以带信士参观本观，而且不收费”机器人语气平稳地说。魏来虽然不是很懂人工智能，但他觉得这个机器人道士能流利地和人对话，语气自然，如果不是后台有人操作的话，说明清风观的人工智能的水平不低。清风观的实力有多强？魏来心里有点不安又有点期待。 犹豫一下后，魏来说，“楚道长好，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打听一下怎样才能进清风观做道士的。”

“哦，入观修行的事本观有专人接待。”机器人道士楚霁晴马上回答，“请跟我来”。 只见他原地转了个90度开始移动，脚下的轮子动起来挺快，要不时地停下等魏来。他们来到一道院墙的门房前，这道门看起来是通向是清风观的内院，门房里有个小接待室。楚霁晴竟然能抬腿平稳的走上台阶，然后转身跟魏来说，“请少等”，就进了门房。不久，他和一个清秀的道姑走了出来。道姑穿着青色短道袍，头发拢成一个发髻在头顶，憋着簪子。 楚霁晴说“这是秦慧心师兄，她可以帮你”。秦慧心拱手道了声”慈悲”,然后用和楚霁晴同样柔和的声音说，“信士请跟我来”。魏来侧身向机器人道士楚霁晴点头致谢，楚霁晴也拱手回礼，然后就走了。 魏来感觉得楚霁晴就像一个带着假面具的真人，除了脸上没有表情，脚下有轮子，其他都和真人无异。魏来跟着秦慧心走进门房。 门房里有一间很小的接待室。接待室里很现代，有电脑和打印机，显然也有WiFi。家具很简单，一把椅子，一个茶几和一个放电脑打印机的文安桌。 秦慧心给魏来让了座，还给了他端了杯茶，然后自己坐在电脑后面，说“信士尊姓大名？”

“魏来” 魏来欠身说。

“哦，魏信士，楚道兄说您想入观修行”。

“是这样，我虽是做科研工作的，但对道家的学说很感兴趣，尤其想更深入地研究道教的宇宙观和生命观。 清风观现在很有名气，我有一些同学同事也在清风观修行，所以我也想进清风观修行。”

秦道姑问“没问题，麻烦您填一个申请。” 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下印刷材料，“请问魏信士在哪里做科研工作？”

“在X大，做生命科学研究” 魏来说。

“噢，我们这里X大来的道友不少。” 秦道姑好像并不惊讶，“我们很欢迎高学历信士来清风观修行。本观有专门给高学历信士的修炼班。” 说着，把一套很精致印刷品和一张表格交到魏来手里。“魏信士，请添一下这个表格，需要了解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表格是一些基本个人信息，并没有什么特殊。 魏来很快填完。秦道姑把表格扫描归档，十分娴熟，魏来恍如置身于在某个政府机构办手续。

“魏信士请稍等，我们的莫道长马上会过来跟您见面。”几分钟后，一个三十多岁的道士走了进来。他矮粗的身材，穿深蓝色长道袍，头戴着混元巾，圆脸上带着殷勤的笑容。他拱手高颂“福生无量天尊，魏居士，贫道莫云，幸会，幸会。 ” 魏来和秦道姑都站起来，秦道姑拱手作揖道，“莫道长，慈悲”。魏来也学着拱手道“莫道长慈悲”。

“听说魏居士有意来清风观修行，实乃本观之幸。 本观一向致力于以科学精神探究道家原理，力求对几千年的道家传承，去伪存真，弘扬光大，所以求贤若渴，尤其像魏居士这样尖端的科研人才， 更是求之不得。”

魏来被拍得很舒服，但也知道要谦虚一下，说“莫道长过奖，我只是个小小的研究员，不是什么人才”。

“魏居士，不必过谦。本观有很多X大来的道友，都是人才。来来，请到贫道的办公室来，咱们好好聊聊。”

向秦道姑道了谢，魏来跟着莫云走出接待室，走过大门，进了内院。内院很大，没有高耸的大殿，都是像办公楼似的三层楼房，只不过楼顶还是中式飞檐，门窗也还是中式的雕饰。卵石甬道连通各个建筑，土地上则是种着各种花草树木，还有一个人工水塘，里面长着莲花芦苇，还有水鸟在游动。放眼四周，只有一两个道士在走动，十分清净安逸。莫云把魏来领到一栋楼的大门前，对着大门说“这是X大的魏来居士，他是来了解进观修行的事”。几秒钟后大门上的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欢迎您魏居士”，然后紧闭的大门自动打开。莫云对魏来说，“这是本观的保安人员，很负责任的，呵呵”。魏来问“这是人工智能，还是后台有人操作？”。

“哦。。。，这个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莫云带着魏来走进大门。 门内和普通的办公楼无异，一条直直的走廊，内部完全是白墙瓷砖地面吊灯的现代内饰，还有一些茂盛的盆栽植物。走廊两边都是一扇扇关闭的门。莫云打开一扇门，这是一个不大的办公室，但有窗有风景，摆设现代，有座椅茶几办公桌和电脑。客套一番后，莫云摆上两杯茶，两人便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莫云说“魏居士是何时开始有心向道的，能不能说一下您的心路历程。”

魏来为这次来也是做了些功课，这种问题在预料之中。“这说来话长。”魏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便侃侃而谈起来，“我觉得我和道家有缘分。我从小时候，大概初中的时候吧，就对太极拳和气功着魔。每天早晨练太极，睡前练气功。虽然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学习却一直没受影响，身心也多受裨益。 我在练气功一两年后，已经能内景返观。后来经常有各种强烈的气感，还有意识飘离躯体飞入宇宙的感觉。我常想这是不是就是元神出窍的感觉。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天赋异禀，有得道成仙的潜质。” 魏来自嘲的笑笑，接着说“ 我后来学习生物其实就是想搞明白这一切是不是真的，长生不死得道飞仙是否有可能。 但是这么多年学习研究生物学神经学并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就科学而言，否定一种可能是很难的，更何况这些可能并没有精确定义。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回头好好学习和了解道教，看看是否能融会贯通,有所发现和突破。正好清风观在我校很有名气，一些令人尊敬的校友也在这里修行和研究。所以我就来看看能不能加入清风观”。

莫云一直轻轻点着头，最后说“魏居士不亏是高学历居士，讲得非常深刻。今天您找到我们清风观也算是找对了地方。我们观的宗旨就是把道家学说和现代科学有机的融合起来，以科学方法和态度来回答道教千年来的提问，来实现修道者千年来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招揽魏居士这样的人才。和其他道观不同啊，我观实行现代化管理，重视学术研究，着力打造一个完美的科研环境。我们非常希望像魏居士这样有丰富科研经验的人士加入我观，来和我们一起为研究发展弘扬光大道教做贡献，为人类的科技发展做贡献。” 魏来听着有点恍惚，这道人说话怎么跟人才招聘会场上的HR经理一样。莫云继续口若悬河， “魏居士，像您这种科研顶尖人才在我们这里能充分拥有学术自由，最大限度发挥聪明才智，而不为世俗事务烦恼。您不用为评职称而发些无用的论文，不用为经费去拉关系应酬。这里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没有官僚和等级，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道友。您的一切精力都将放在科学研究上。” 莫云说累了，喝了口茶说“ 魏居士既然是X大搞生物的，那我就找一个你的校友，也是搞生命科学的，跟你聊聊。请稍等。”说完，离开了办公室。

十六 核心人物

魏来一个人在房间中等着，心想找来的不会是毕有为。不久门打开，莫云已经领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四十来岁，带着无框眼镜，中等身高，瘦削，梳着分头，瘦长的脸上有长而窄的鼻子，深深的法令纹括着他的薄嘴唇，穿着白大褂，而不是道袍。魏来隐约觉得见过此人。 莫云向魏居士介绍，“这是毕有为居士，也曾经在X大生科院任教，是你的校友。” 魏来立刻站起来。毕有为很自然地向他伸出了手，而不是拱手。魏来赶快伸出双手握着了毕有为的手说，“原来是毕前辈，晚辈久仰了。” 毕有为面带微笑地看着魏来，“ 听说你也是生科院的，我马上就过来了。你在生科院做什么方向？ ”毕有为倒是直率，直奔主题。魏来听说过些毕有为的为人，并不惊讶，说“ 我现在只是个实习研究员，我的方向是脑神经编码机制。” 魏来刻意避免提阎守德。 毕有为听罢眼镜一亮，“那是阎守德的课题组吧” ，魏来说“嗯，是的”。 毕有为很兴奋，转头对莫云说“莫师兄，太好了，正是我需要的人，我能不能把魏居士带到我的办公室聊聊”。莫云犹豫一下说，“可以，只是我这里还有一些表格需要魏居士填写，毕师兄可能要快一些。”毕有为说“没问题，很快”说着就拉着魏来出去了。

他们坐电梯到了3楼，往一侧走廊的尽头走。正经过一扇门时，门开了，出来两个人，一个人蓄着发戴着道巾是个年轻道姑，另一个是俗家打扮的年轻男子，他们都穿着白大褂，白大褂的左胸前有着不同的怪异符号。门关上之前的一瞥，魏来看到里面分明就是一个生物实验室，他看到了熟悉的实验室设备和仪器。两人看到他和毕有为后都拱手行礼，并报以和善的微笑。毕有为只点了下头，没有说话。 他们走到走廊的尽头，在一扇更显厚重的门前，毕有为稍微站定，门就开了。

一间明亮的办公室不大但整洁，组合书桌和书架是标准的办公室家具，没有什么书和文件，书桌上有三个显示器。进屋后两人在两把椅子上坐下来。

毕有为说，“你大概知道我和阎教授是老相识了。我们合作了很多项目。当然有些恩恩怨怨，但我现在已经一心向道了，那些俗事都已经忘掉了。” 魏来笑笑并未说话。

“你知道我现在也是做脑神经编码的，不过，现在我们这里的脑神经编码已经远远超过了你们，可以说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唉，我没法跟你多说。我在这里已经五年了，我在X大也呆了五年。我觉得这里的环境要比X大好。在这里没有名利的争执，没有人际关系计较，没有论文职称tenure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没有各种条条框框的掣肘。这里的科研工作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探索和发现，所以这里才是存粹的学术环境，这里才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而且更好的是，这里研究经费充足，我真没见过这么豪横的科研机构。如果你是真的对科研感兴趣，我敢保证你会喜欢这里的。至于生活方面吗，我不知道你哦，对我来说这里更好。我当初在X大除了在宿舍就是在实验室，这里宿舍和实验室更近了。呵呵。 小魏啊，我现在的研究项目正好需要有你这种有专业经验的年轻人。你X大本科，Z院博士，又在X大研究神经元，资格绝对是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我直接找住持，让他批准你进来” 。

魏来心里说“我可不是像你一样的科研疯子”， 但嘴上还是说“我当然愿意，我很喜欢这里”。

毕有为很高兴，“太好了，我马上就找住持。不过观里有规定，所以我得先把你送回到莫师兄那里。”。毕有为把魏来送回到莫云的办公室后，说他去找住持，马上回来，就急匆匆地走了。  莫云对魏来的态度更加恭敬，“我观求贤若渴，魏居士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毕师兄是我们这里的专家，他的话住持肯定会听的。今天就会有好消息。” 莫云陪着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不知过了多久，毕有为回来了，跟莫云说要带魏来去见住持，然后就领着魏来走出了大楼。

他们沿着甬道走向大院中一片老旧的建筑。穿过一道月亮门，绕过影壁，他们进入了一个小四合院，房子看上去都是有些年头了。 他们走上正屋的台阶，毕有为在两扇关着的门前停住，轻轻敲了两下门。

“进来”里面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

毕有为推开门，和魏来走了进去。屋内烟雾缭绕，光线暗淡。一个瘦高的道人站在他们面前迎接他们，他看起来五六十岁，兰色道袍，园巾，密密的花白长须到胸前。

毕有为上前说，”师父，这就是魏居士“。

“福生无量天尊，魏居士，贫道袁道真，幸会，幸会。”那道人拱着手，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

“袁道长慈悲”，魏来忙拱手躬身还礼。经过这短时间观察，他已经学会见面的礼节。

“魏居士请里面坐”袁道真示意他们往屋内走。 这时魏来才看清屋内的布置。 正面摆着三清像，前面的供桌上燃着香，左边是一个办公室样子的房间，有书桌和茶几，右边是两扇关着的门，可能是卧室。 整个房间十分古旧，昏暗，和前面现代化的办公楼反差强烈。

袁道真把他们请到了办公室了。办公室里有个书架，和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都十分老旧。光突突的粉墙上有俩副对联，一副行书写“当知一死生为虚诞，应悟齐彭殇亦妄作”。另一幅隶书 “魂魄依营卫故有限，元神归太虚遂无疆”。  大家落座后，客气一番，袁道长说“ 听毕道友说，魏居士是研究神经系统的，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人才。” 魏来连说“不敢当”。

客气一番后，袁道真说，“哦对了，你一定奇怪为什么我们清风观要搞科研，毕竟道教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是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 其实呢，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道教是基于对自然的憧憬和崇拜的宗教。 道家知道人的渺小，宇宙的宏大和永恒，所以一直通过探究宇宙万物之道而达到人和自然的融合，即所谓天人合一。道教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融入宇宙，以达到永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道教为这个目标进行了各种探索，但贫道认为这些探索努力并没有让我们离目标更近，甚至有很多先人迷失了方向走上歧途。为什么呢，皆因缺少对宇宙和人自身的认识。我们总说宇宙万物者皆为道所生为，即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而宇宙万物包括人又各自秉合道性，此即道无为而无不为。 道即是宇宙万物内在的规律和也是万物之间互相作用的规律。听着似曾相识吧，对，道其实就是现代人说的自然规律，所以道教有着天生的科学的基因。贫道入道多年后终于醒悟，靠辟谷冥想，炼丹吃药，习武练功，是不能真正悟道的。只有用科学研究才能领悟真道，科学就是道，道就是科学。我们认为随着科学发展和人类对自然，宇宙以及人本身的认识的提高，天人合一是能达到的。所以贫道多年来一直在清风观推行一种以科学方法实现天人合一，与道合真的新道教，并为此大量引进科研人才。魏居士这种高端科技人才能主动要求加入清风观，实乃吾辈之幸，贫道在这里代表清风观欢迎魏居士。”

十七 更多的疑问

魏来没想到一个道观的住持会说出这样一套说辞，他虽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想起自己的任务，他不想多说什么而生是非，便装出很兴奋的样子，频频点头，连说谢谢。

袁道真又同毕有为和魏来寒暄几句，然后说“毕师兄，让莫师兄马上给魏居士安排一个清修名额吧，你那边需要帮手，一切都越快越好。 ”

毕有为有点激动地站起来，“多谢师兄，我这就带魏居士去找莫师兄。”说着就拉着魏来往外走，魏来赶紧向袁道真道别，还没说完就被毕有为拉了出去。

出门后，毕有为一边急促的向莫云的办公室走，一边对魏来说，”我们清风观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好东西。你来了后就知道了。不过进清风观之前你要先在清修班里待两个星期。普通修道之人需清修一年的，你是我的研究项目急需的人才，所以只需两个星期 ”。 走了一会，又说“你觉得我们的住持说得怎么样?” 魏来不知如何回答好，支吾半天说， ”袁道长说的东西很深，我不是太懂。”

毕有为嘿嘿笑了两下，说 ”你来了以后就明白了。 ” 又过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袁道长是咱们的学长，也是X大的，不过是学法律的。”

回到莫云的办公室后，毕有为跟莫云说住持已经批准让魏来加入清风观，并催促莫云给魏来马上安排了清修班的事项。莫云在计算机里查了片刻，说“既然这么急，魏居士明天就可以来” 。  魏来觉得这太仓猝了，说，“我需要时间安排一下事情，能不能过两天再来报到。” 毕有为说可以，于是莫云便和魏来定了时间。在忙活完一些手续后，魏来终于走出了清风观。他如释重负地呼出口气。 看看时间已经过了中午 ，魏来便下山赶到到公交站坐车往回走了。

李秋实从早晨起来就心里惴惴的，他知道是因为魏来去清风观的事。他来到办公室，开始布置对清风观的全面调查。他让手下从清风观的人员，财务和社会联系入手搜集信息，两天后向他汇报。布置完后，他就在办公室里等着魏来的消息。 终于在中午后等到了魏来的电话，魏来只简短地告诉他一切顺利就挂了。 李秋实这才放下心来，他已经和魏来约好了今晚见面。

傍晚，李秋实和魏来在约好的一家小餐馆里见面，魏来讲了在清风观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对住持的那段话很感兴趣。 他说的天人合一具体是指什么？科研如何达到天人合一？他们分析了一通，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李秋实告诉魏来安下心来，像个真正入道之人，不需要说什么做什么，只需记住观里发生的事。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观里的科研人员经常在休假日出观。魏来将有的是机会和李秋实接头交换情报的。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紧急联络的方法以备意外。

吃完晚饭后，魏来回家了，李秋实又回到办公室， 一些调查结汇报已经在他的案头上，他需要尽快了解情况。

从对宗教管理局档案资料调查发现清风观的正式注册的人员有二百多人，但其中有一百多位是清风观从十几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招揽的科研人员，包括生物计算机物理数学化学材料机械等领域， 而且都是尖端人才 ，实力超过很多高校。

而财务方面，清风观的各种进修班学费和信众捐款在过去几年逐年大幅增长，最近一年的财报已经超过五亿。清风观的花销主要在买仪器设备材料和清风观的扩建以及人员待遇上。

从账面的捐助金额看，未央社已经是清风观的最大金主，去年捐了一亿。经侦大队的分析人员还特别标出了一些海外实物捐助。这些捐助是精密实验仪器和计算设备，都是在海外注册的一些慈善机构捐助的，以二手货价值估算的，总值在一亿多元。 而这几个慈善机构其实都和一家国内的慈善机构未央社有关系。 李秋实想起林丽莲曾经提过未央社，说他们实际是富豪俱乐部。一帮富豪乐善好施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些人热衷于捐献科研仪器给清风观，而且是从国外买的高端精密仪器，其中有些仪器是被美国限制出口中国的，这就不太寻常了。这些信息都进一步证实了魏来的汇报，即清风观不是一个普通的道观，而是一个尖端的研究机构。 而接下来应该弄清的是清风观在做什么尖端的科研，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和未央社有什么关系。现在，因为魏来的卧底行动，他不能惊动清风观，而未央社和清风观的关系看来十分特殊，所以他也不能对未央社直接调查。 他想到了林丽莲，她好像总有他想得到的情报。

十八 私情？

第二天中午，市局大楼的食堂的一个僻静的角落，林丽莲和李秋实面对面的坐着用餐。 李秋实早晨给林丽莲打电话说要一起吃午饭，林丽莲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李秋实本来想在林丽莲报社附近找个餐馆见面，但林丽莲说她在好要到市局做个采访，就决定在市局的食堂里见面了。市局的食堂还是不错的，经济实惠。林丽莲先是滔滔不绝的诉说她上午的采访一个大诈骗案。李秋实对经侦队的事儿不太参与，也不感兴趣，在林丽莲讲累了后，就切入正题。“我记着你以前提过一个叫未央社的慈善组织。你对他们有多少了解？ 能不能说说？”

“哦， 未央社啊，我曾经去那里做过一次采访，但访谈并没有发表，总编没看上。我采访的是他们的社长刘光华和几个理事。你想知道什么呢？ 他们和清风观的关系？ ”

“我知道他们给清风观很多钱。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他们还捐给其他机构吗？” 李秋实问。

林丽莲想了想，说，“也许是刘光华想弥补他没有实现的科学梦吧。 我记着我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说他从小的梦想是当科学家，但后来却阴差阳错地学了心理学，再后来又去做了金融投资，所以就用赚到的钱去支持坚持做科研的人。他们未央社应该还捐献给其他的科研机构，但我觉得他们捐给清风观的应该最大，毕竟他是在那里拜的师，那里的住持也是X大的。”

“如果说刘光华捐钱搞科研是为了弥补他的遗憾，其他富豪为什么要捐钱搞科研？尤其是给清风观这么多？” 李秋实说。

“这。。。我没有问过他们。不过，我可以再要求采访他们一次。刘理事长人很好，应该会答应的 。你还想问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林丽莲边说边拿出个小记事本，准备记录。

“嚯，真不愧是记者啊。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今晚会给你发过去。谢谢你啊！ “

“别客气，李队，咱们互相帮忙吗。我们跑新闻的，消息灵通就是我们的吃饭的本领，而要消息灵通就要广交朋友。 李队您以后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一定不要忘了我这个朋友哦。” 林丽莲这番颇有江湖气的客套话，让李秋实感觉怪怪的。他只能笑笑点头。

这时，食堂的另一边传来一阵起哄的声音，李秋实望过去看到那是一群他们刑侦队的年轻人围坐一桌。 李秋实跟林丽莲说他去看一眼发生什么事了，就走了过去。 那帮人看见李秋实出现在身后，就都站了起来。

“什么事啊？这么大声？” 李秋实问道。

大家都支支吾吾不说话。 在李秋实的再三追问下，武胜终于站出来说，“队长，是何硕伟和谌懿谈恋爱了，我们都替硕伟高兴。”

李秋实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谌懿并不在这群人中，他看着何硕伟问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硕伟显得十分不安，“我是上个礼拜表白的。”

李秋实想了想，又问，“你们做搭档也两年多了，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我还以为帅哥美女之间不会来电呢。”。

何硕伟低下头，低声的说，“她最近像变了个人，比以前可爱多了。 所以。。。”。

李秋实若有所思，然后说，“我舍不得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不过你是知道纪律的”

何硕伟说，“我们知道，队长，谌懿会向您提交请调报告的。” 李秋实哎了一声，就走回自己的座位了。

林丽莲对他说，她要回去了，有个会。李秋实要开车送她回去，但她推说不想麻烦李秋实要打车，在李秋实的坚持下，她同意了。

到新A日报报社的路其实不远，也就15分钟左右。李秋实把林丽莲送到报社大楼的门口，就往回走了。五六分钟后，看到在副驾驶的脚垫上有一个小包，他觉得应该是林丽莲掉的东西，就在路边停下来，捡起来看。是化妆包。刚才林丽莲在车上涂过口红。 李秋实便往回开，想把化妆包还给林丽莲。 当他的车离报社大楼不远时，赫然看见魏来正在往大门台阶上走，凭他对魏来的熟悉，即使只是背影他也能马上认出是魏来。 他把车停在一个不远的地方观察。 魏来走进大楼十几分钟后和林丽莲并肩走了出来。两个人走得很近了，虽然并没有什么搂抱，但肢体动作已经显得像对恋人。 他们走进了一家茶舍。李秋实的直觉告诉他林丽莲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了。因为魏来肯定会跟她说他要去清风观，而不论他给出什么原因，林丽莲都能猜到和李秋实有关。 他之前虽然能感到魏来努力接近林丽莲，但他没有想到他们已经这么亲密。 他有点儿后悔让魏来执行这个任务， 但计划已经启动，不能停了。也许林丽莲只是个无害的旁观者，但他必须小心地跟魏来打交道，因为他无法保证魏来会对林丽莲保密。他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他们一半时不会出来了，就心情烦躁地回市局了。

十九 突发事变

星期三早晨，一辆普通民用轿车行驶在去郊区的高速公路上，车里有李秋实，程旭和武胜。武胜开车。到了郊区后，他们下了高速行驶在一段乡间路上，不久他们看到前面农田里一片绿树环抱的农庄，李秋实告诉武胜不要减速，让程旭录像，自己则拿起望远镜观察。这个农庄据林丽莲说是未央社的一个会所。从外面看这里没有任何标志，连门牌号都没有，只有一条石子路通向农田深处的一片中式低层建筑，虽然不显眼，但能看出建筑白墙灰瓦飞檐斗拱很讲究，和周围土里土气的农舍大相径庭。车很快地驶过了这片农田,在前面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了。李秋实对程旭说，“刚才的这片农庄可能是未央社的会所，你们要想办法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侦察，还要在这里布控监视。要特别小心，我怀疑他们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一定不能让他们察觉。”

星期四，魏来一大早就进了清风观开始了正式修行。和他一起的还有4个其他学员，都是被清风观从各大院校招募的科研人员。和单位招新人的程序差不多，听观里大小领导的讲话，听人事部门讲各种规章制度，熟悉学员生活起居区的设施。正式的修行课程要到第二天。

而李秋实那边，程旭的技术大队已经在那条路上的农庄前后装了录像监控，开始搜集了进出车辆的信息。在仅仅半天的时间里他们监控到的车辆都是A市土豪富商，显示那里确实是个富商的会所。 办公室里的李秋实则在查看陆续送来的关于清风观和未央社的资料。 也许是总想着魏来进清风观的事，李秋实有点心不在焉。

中午，林丽莲打电话过来跟李秋实说星期五晚上有个饭局，会有未央社的俩个理事级别的人物参加，问李秋实想不想参加。李秋实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问是什么样的饭局。 林丽莲说是记者协会举办的慈善社交募款晚宴，邀请了很多大款包括未央社的理事，当然，为了陪大款，还邀请了很多名媛美女。李秋实觉得自己去有点目标太大。想了想，他有了主意，他准备派谌懿和何硕伟去试试水，就跟林丽莲说， “我不能去，但可以派一对帅哥美女去看看，我先确定一下再给你打电话”。林丽莲说“最好能快点，我需要跟你送请柬。”  李秋实放下电话就找谌懿何硕伟安排任务去了。

星期五傍晚，在准备了一天后，谌懿和何硕伟打扮了一番，去参加晚宴去了。 李秋实在办公室一边吃着外卖，一边等着消息。都快九点钟了，谌懿才发消息说，未央社的理事并没有参加晚宴。李秋实很失望，但还是告诉谌懿呆到晚宴上结束。不久，谌懿又发消息来，说有几个富豪也中途离开了。李秋实不以为意，没有回信。没过多久，程旭陆续发来多条信息，报告多辆豪华车开进未央社庄园，这些车辆属于不同的富商，不光是A市，来自其他省市，有的是外国的身份。 不像是开party，因为庄园内很安静。这让李秋实来了精神，也许未央社发生了什么状况，他心里想。  等过了十二点程旭又陆续发消息说那些车就都离开了庄园，直接去了高铁和机场。李秋实可以确定未央社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有点不好的预感，但又想不出会是什么问题，在床上辗转反侧到下半夜才睡着。

早晨六点多，李秋实睡得正沉，手机响了。他知道魏来今天休息将出观向他汇报，心里一直期待着他的电话。听到铃声他一骨碌坐了起来，拿起电话，果然是魏来的号码。电话一接通，那边传来魏来有点沮丧的声音，“喂，他们把我赶出来了。我现在正在去你们市局的路上。估计再有4，50分钟到，到了我再跟你详细说。” 李秋实懵了几秒钟后才回过神来，说“你在哪儿，我去接你”。魏来说，“不用了，我打了车，过会儿见吧。” 就挂断了。

李秋实以最快的速度来到的局里，路上他把情况也向郑局长汇报了，然后给几个手下打电话让他们快到局里来。

李秋实到了办公室后，几个手下急急忙忙跑来报到。 似乎过来很久，接待室终于打来电话，魏来到了。 李秋实马上带着人，赶到大楼门口的接待室见魏来。

魏来看起来没有洗漱打理，神情也很疲惫。李秋实上下打量他，问道“你身体没有问题吧？” 魏来说，“没问题。就是一大早刚起床就被赶出来了，有点儿狼狈。”

 “身体没问题就好。” 李秋实把魏来带到一间会议室里，李秋实和魏来隔桌而坐，谌懿在旁边做笔录。

“我真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魏来拍着脑袋，边回忆边说，“第一天我和几个新人见了观里的一些长老和师兄，参观了清风观的前院的大殿和我们的宿舍食堂。听道长讲各种规矩，就早早地洗漱睡觉楼。 第二天早晨起的很早，天还没亮，然后就才开始上早课，吃早饭，上下午都是听道长讲解道德经。晚饭后就去太虚阁练习打坐。”

“太虚阁？我在修行班的时候也在太虚阁打坐过。”谌懿插话，“真想再回去体验一次，”。魏来说“美女也去过那里？ ” 谌懿说“ 是啊，我最喜欢那里的八卦星宿图地板和星空穹顶，在那儿打坐冥想的感觉就像灵魂飘向宇宙中一样“

魏来看到美女答说，就也频了起来，“我见到每个去清风观修行的人都说太虚阁好。很多人为了那种感觉多次报清风观修炼班，美女什么时候去的？”。

“然后呢？”李秋实打断他们的对话，他对这个不感兴趣。

“然后，然后就回宿舍睡觉了。到星期五晚上睡觉为止，我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今天一大早，我就被一个道士叫起来跟我说袁道长要见我。然后我就见了袁道长。袁道长说他知道我为什么进清风观，他说我不适合继续留在那里。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离开了。下山后，打了辆出租车，挺贵的，你们给报销吧？”

李秋实没接他的茬儿，接着问道“你在去清风观之前，跟别人说过去清风观的事儿吗？”

“当然没说过”魏来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我给系主任的辞职信都是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跟我爸妈都没提过。”

“你跟林丽莲是怎么说的？”李秋实继续问道。

“你怀疑我和丽莲？你。。。”魏来有点怒了。

李秋实忙缓解，“不是那个意思，但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忽略任何一种可能”。

“我跟丽莲说我要到另外一个学校做校际交流项目”。魏来说。

“你觉得她相信了吗？”

“你怀疑丽莲和清风观有联系？清风观的信息可是她给咱们的”魏来提高声音，为林丽莲辩护。

“别激动，我们现在是收集信息，而不是排除信息。我们要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情况。”李秋实语气仍然坚定的说。

“她应该信了。即使不信，也猜不到我要去那里。”魏来冷静了一下，低声说。

“你没说什么梦话吧？” 谌懿插话。

魏来想了想说，“这我不敢确定。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梦。我也没有说梦话的习惯。我的宿舍里还有另一个人，如果他听到我说什么，他应该跟我提起吧? 我和他都是初来乍到，彼此无冤无仇，不至于听到什么就告密吧？再说即使我梦话说了什么，他告密了，清风观就会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一大早赶出去吗？ ”

李秋实也觉得可能性不大，就说，“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说过，做过什么会让他们怀疑？”

魏来抱着头想着，“没有啊，我说的做的基本上都是别的学员也说的做的。”

李秋实看到魏来脸色疲惫，就没有再问更多的问题，让他回家休息了。 他还急着见郑局长。

二十 清风观的坦白

郑局长也赶到了局里。在他的办公室里，李秋实汇报完了跟魏来的对话，李秋实说，“这次卧底被发现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 昨天晚上我们发现未央社有异动。未央社的成员深夜在他们的郊外会所聚集，在下半夜时又纷纷离开，直接跑到机场车站，离开了A市。 我怀疑清风观是在昨晚发现了魏来是卧底，然后通知了未央社。我一直感觉清风观的后台是未央社。如果我猜的对的话，未央社在清风观肯定隐藏了特别大的秘密，看到我们要调查了就提前跑路了。 ”

郑局长点头，“这是很有可能的，说说你想怎么做？”

李秋实说，“未央社的人跑了，清风观的人还在，东西应该也还在。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乍得去过了清风观，而且可以合理怀疑他的失踪和清风观有关系。我们可以用这个理由，马上立案，搜查清风观，控制那里的人员，防止他们销毁证据。”

郑局长：“立案有点勉强啊，但如果你觉得清风观里的秘密足够大，我们可以冒这个险，希望这次你的直觉还是对的。”

李秋实：“局长，相信我，我们会有大收获的。”

话音未落，李秋实的手机响了，是楼下接待室打来的。李秋实接起电话，那边说，“李队，有一个叫常智远的道士从清风观来，想见您。”

李秋实一愣，想起来了常智远是清风观的知客，忙说，“好，我马上就去。”

“说曹操，曹操就到，清风观的知客来了，就在楼下，要见我。”李秋实跟郑局长说。

“呕？ 他们倒先来了。那你就先去见见他，快点摸清楚他的意图，然后再决定行动计划。”郑局长说。

李秋实叫上了武胜和谌懿来到楼下接待室，看见一个胖道人站在那里，李秋实认出他就是常智远。他后面站着一个年轻的道姑。看到李秋实几个人走过来， 常智远满脸堆笑，躬身拱手道，“福生无量天尊，李队长慈悲，别来无恙。”

“常道长大老远地来到我们这里，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李秋实开门见山。

“是的，是的，贫道知道公安局对我们清风观很关注，所以特来向你们解释和说明一下关于清风观的事情，希望能化解误会。” 常智远也是直接了当。

“很好，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李秋实微笑着说。

跟常智远的谈话是在审讯室里进行，毕竟这里各种录像监控设施齐全，但气氛还是融洽的。李秋实带谌懿做记录。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常智远。为了缓解气氛，常智远的座椅旁还放了个茶几，上面还有茶水。常智远带来的那个道姑也坐在他侧后面。 她显然是常智远的秘书。 她把一些材料放在常智远面前，自己则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

“李队长，我们知道你在调查乍得和我们清风观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你对我们清风观的科研很感兴趣。这次呢，我受我们袁住持的全权委托，来把事情向你们解释清楚。希望能解除误会。同时，希望能够通过与政府分享我们的科研成果来和政府达成一些谅解。” 常智远面带微笑，十分平静地说。

李秋实：“哦？我很欣赏常道长的直率，实话实说，我们也正打算对清风观立案侦查。那您就好好说说吧，看咱们最后能不能达成谅解。”

常智远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正色道，“李队长，乍得是来过清风观参加修行班，但是他在一个星期后就离开清风观了。至于他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李秋实：“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乍得在去清风观的修行班后就失踪了。 你们能证明他是正常离开清风观的吗？ ”

“李队长，贫道虽然不是律师，但还是知道法律上讲究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乍得失踪和清风观有关系的责任在你们那里。而我相信你们没有任何证据，因为事实上是没有关系。”常智远脸色严肃，语气宛如法庭上的律师。

他停顿一下，脸上又浮出他那富有亲和力的微笑，“ 但是，我们希望双方都本着合作的精神，来解决这些误会，所以，我们将出具录像，来证明乍得正常地离开了清风观。 ”说完，常智远把手伸向坐在身后的道姑。那道姑把一个U盘放到常智远手里。“这里有当时乍得走出清风观大门的录像。你们可以看看。“ 说完交给李秋实。

李秋实说“谢谢道长的合作。我们会让技术部门鉴定的。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乍得去过清风观？”

“乍得用了查理.约翰逊的假名，所以我们在学员名册里查不到。我不怎么接触修炼班的学生，而我们修行班的执教师兄确实辨认不清外国人的长相。后来我们观里的安保部门告诉了我那个查理.约翰逊就是乍得.福斯特。”

李秋实：“你们的安保部门和我们交过手，看起来非常高科技啊。”

常智远：“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对国家政府很有用的情报。比如我们知道乍得是CIA的外围人员，他来参加修炼班是为了打探我们清风观的事。”

“乍得是CIA间谍的！？你们怎么知道的？”李秋实吃了一惊。

“嗯，是这样，我们有一种世界领先的技术，能读人大脑中的信息。我这次来也是希望能把这项技术同国家分享，来交换国家的特殊照顾。”

李秋实心里一阵惊喜，真相终于来了。不过，他审过很多诈骗犯，也听过很多类似于这种夸张的谎言，所以他只是装作波澜不惊地说了一句，“请您说的再详细一些”。

“我们的技术可以监测记录人的大脑神经活动，然后破解记录下来的信息，从而得知那个人在想什么。乍得在修炼班期间，我们读取了他的大脑活动，知道他的真名字是乍得，他是CIA的外围人员，他来参加修炼班是为了打探我们清风观的科研情况。乍得的意识片段还显示，他是受一个叫杰瑞米.斯达克的人指使来窥探我们的。这个斯达克好像在A市有份正式工作，但实际上是CIA间谍。斯达克让乍得参加我们的修炼班来刺探我们的情况。

其实，在这之前斯达克还让另外名叫赛斯.阿特曼的人来刺探我们。 这两个人的意识片段显示他们都知道是为CIA搜集情报，虽然他们可能都不会说出这个词。斯达克是他们的联络人，给他们分配任务。”

李秋实彻底震惊了。他大费周章才打听到斯达克和赛斯这两个人，常智远足不出观就知道他们，还知道他们的关系，这证明清风观的黑科技是真的，他今天挖到了金矿。

“真的能读人的思维？！ ”李秋实高兴地喃喃自语。

“是的，我们已经能做出超高敏感度的扫描仪来记录人脑神经活动，然后通过超级计算机解读人的意识。” 常智远还是那种平淡的语气，谦卑的态度。

“CIA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你们的？”李秋实反倒显得很急切地想只知道更多。

常智远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对我们感兴趣的，但我们的安保人员在两年前开始注意到了针对我观的网络攻击开始增加，技术手段象是美国NSA的。 那以后到我观访问的外国人开始增加，有记者有游客。接着呢，清风观在社会上声名鹊起，修炼班的名额也变的供不应求，其中的外国人也多起来。后来我们发现外国人中有好多人是斯达克鼓动来的，还有几个人是他们直接派来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刺探清风观的科技。所以我们就开始对修炼班的人做更多的调查。”

“你说的调查就是从搜集他们的脑袋里信息?”李秋实说。

常智远点点头，接着说，“乍得这个人是个劣迹斑斑的坏人，在中国犯下了各种罪行。而赛斯虽然没有乍得那么坏，但也干了很多坏事。这里有个我们整理的记录。你们公安机关可以查证”。常智远把一打儿打印材料递给李秋实。

李秋实接过来材料，很快地翻看了一下。上面乍得的犯罪记录有贩毒吸毒，性侵未成年女学生，诈骗，为外国刺探情报，等等。赛斯则是性侵未成年女学生，和刺探情报。 有些情况详细，有些则只有一些简单线索，比如大概的时间地点和被害人特征什么的。

常智远接着说，“这仅仅是我们探测到的一部分信息，他干过的坏事肯定要比这个多得多。很奇怪这种人是怎么被放进来的。”

李秋实叹口气说，“常道长，请相信国家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关于斯达克你们还知道什么？”

“我们只是通过乍得和赛斯还有几个其他人的记忆片段知道斯达克的。他本人从没来过我们观。我们可以提供这些记忆片段的数据给你们。你们也许能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

 “十分感谢您的合作，常道长”，李秋实停了一会儿，又问“你们想必是读到了魏来的意识，才知道了是我们派他去的吧？”

常智远叹口气说“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李队长对本观感兴趣。您三次带人到清风观打探，和我们的安保还发生过冲突，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后来您派了一个女警察来，哦，就是这位女警官，到我们修炼班的时候，我们得知您是为办乍得的案子。那时您对清风观只是好奇而已，所以我们没有做什么。”

“是吗？” 李秋实轻哼一声。

常智远没停，接着说“但这次您派魏来是专门来侦察我们的，是想打入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变得严重了，所以我们必须来消除一下误会。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也没有对国家造成危害。相反，我们发现了美国间谍，为国家安全做贡献。我们的科研完全是对道教教义的研究和探索。 我们也愿意和国家的科研机构合作，跟国家分享我们的科技成果。我们希望能和国家达成个协议，用我们的新科技来换取一些国家的谅解和照顾。”

“常道长，很高兴你们清风观能主动来和我们沟通，我也很欣赏你们开放的态度。但是，清风观有很多非常规的操作和很多不透明的活动，是否合法，是否能得到国家的谅解，是需要全面了解后才能决定，你们的配合程度也很重要。”

“这个我们明白，我们的住持袁道长是学法律出身的，我们做事都是有分寸的。而且我们的科研成果绝对是世界领先，我们相信，一旦国家了解我们的科技后，会愿意和我们合作的。”

李秋实想了一下说“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你们发现乍得和赛斯的情况后，对他做了什么。”

常智远沉吟了几秒钟后说，“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让他们悔恨他们犯下的罪过。”

“呵呵，仅仅是教育一下？劝人向善对他们那种人一点作用都没有啊。”李秋实调侃道，“很多人都说你们有洗脑的能力，你们没有给他们洗一洗？”

常智远尴尬地笑笑说，“洗脑的说法都是谣言了。我们知道乍得那种人用普通的教育方式是没用的，所以我们稍微用了点技术手段，触及了一下他们的灵魂。”

李秋实说，“我对你们触及灵魂的手段很感兴趣，您能不能说具体点。”

“嗯。。。。，是这样，我们在对大脑充分了解后，能够通过一些精准的外部刺激，在大脑中建立一些深刻的神经联系，这和让一个人反复聆听背诵一段话是一个效果，并不是洗脑。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他们有负罪感，让他们每想到他们干过的那些坏事就会产生强烈的厌恶和悔恨。这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就是想加强一下教育的效果。嗯嗯。”常智远不愿意多说。

李秋实想到了谌懿的性格改变，还有他听说过的类似的故事。“你们还是能用这个手段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和思想吧？！”

“不能说是改变思想，只能说是建立和加强某种联想。”常智远继续咬文嚼字。

“你们对修炼班的学员都使用过这些手段吧” 李秋实继续逼问。

“啊。。。这个，不是每个人。” 常智远脸上常带的微笑已经很僵了，“我们先了解每个学员的思想状况，再因人施教。和学校里教学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有更先进直接的方法罢了”。

二十一 国安来访

这时一个警察走了进来，递给李秋实一个纸条。李秋实看后，马上对常智远说，“道长，对不起，我有急事马上要处理一下。你们也先休息一下，快午饭了。谌警官会带你们到我们的食堂吃点东西。然后我们接着谈，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常智远如释重负，忙说“没有问题，李队长，您先忙。”

纸条是郑局长的，让李秋实马上去见他。李秋实也正想向他汇报魏来的事，  就急急赶到郑局长的办公室，进门看到郑局长正在和一个戴眼镜穿便衣稍胖的中年男人说话。看到李秋实后，郑局长站起来，那个中年人也站了起来，郑局长说”来小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安部的崔副局长。 崔局，这是我们刑侦支队的李队长。” 穿便衣的崔副局长笑容可掬地和李秋实握手。李秋实很诧异，他本以为郑局长是为了清风观的事找他。郑局长对李秋实说“崔局负责反间谍情报。他负责的一个案子最近和我们的乍得案子有些交集，他今天来这里是想和我们沟通协调一下。”

“原来还是和清风观有关”李秋实心想着，随即客套了几句。

大家落座后，崔副局长清清嗓子说，“是这样，我们一直在监视一个叫杰瑞米斯达克的美国人，他名义上是美国XX报社的主任，但我们怀疑他是CIA的情报人员。他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到处搜集打探情报，和很多中国人外国人都有联系，很有可能是在发展外围组织为他搜集情报。前几天我们注意到你见过斯达克，这才来这里了解一下。刚才郑局长已经介绍了一些情况，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咱们都是兄弟单位吗，还请多多帮助。”

李秋实看看郑局长，郑局长说，“崔局是我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小李你尽管说。”

李秋实便说“崔局客气了，咱们兄弟部门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其实，我是几分钟前才知道到斯达克是CIA间谍的。”

郑局长和崔副局长都是一愣，李秋实接着就把他们对清风观的侦查和跟常智远的谈话跟崔副局长说了。郑局长和崔副局长听后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这个清风观竟然有这种科技！？”崔副局长先开口，“有了这技术，我们的工作可要有天翻地覆地变化了。”

郑局长说 “是啊，怪不得CIA盯上了清风观。我们应该马上组织人手，对清风观科研人员的进行监控和保护，严控人员出入，防止信息外泄，对清风观相关的消息严格保密。我会立刻上报公安部，请求国家有关机构组织人员，对清风观的进行调查评估。”

崔副局长急忙说，“老郑啊，我有渠道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的，我可以帮你把这个事情办的快一点，但是我们国安部也要参与进来的。”

郑局长说“老崔，你这就见外了，没问题，都是为了国家吗，呵呵呵。”

事情发展到现在，对乍得失踪案的调查完全变成了对清风观黑科技的调查和鉴定，以及对CIA间谍网的调查。一番商讨后，崔副局长匆忙离去，郑局长也马上准备汇报的事情。李秋实则忙着安排人对清风观实行严控，清风观科研人员不得出观，而外界人员也不得入清风观内院。

李秋实布置完后，才让谌懿把常智远和他的秘书道姑请到他的办公室，继续他们的对话。

“常道长，通知你一下，我跟上级汇报后，上级对你说的情况十分重视，将报告最高决策机构。在上级决定下来之前，我们将会对清风观实行保护措施，清风观科研人员不得出观，而外界人员也不得入清风观内院。我们将派人跟你一起回清风观，希望你们能够合作。”

常智远显然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快，他惴惴地说，“这。。。，是不是有点儿搞得太严重了，也太仓促了，我需要和我们住持沟通一下。”

李秋实看他紧张的样子试图安抚他，说“不必担心，我们只是暂时加强清风观的安保，一两天后就会得到上面的指示。我们的人会跟你回去，一起向你们的住持解释。”

李秋实亲自给常智远倒茶，送到他面前的茶几上，说，“常道长，我们有一些问题还不太清楚，希望你能帮助解答。我们到处找乍得找不到，但他一度在网上出现了， 说是在泰国，结果美国人说在泰国没找到他，认为他还在中国。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

“哦，这件事是我们做的，我们也是想帮你们一把。”常智远说。 “您来清风观调查乍得后，我们猜想一定是美方施压，就想了这个调虎离山之计，想帮您缓解一下压力。我们有乍得的大脑意识和他的生理特征的数据。我们可以在网上很容易地做出一个虚拟的乍得。”

李秋实笑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啊，你们的计策确实让我休息了几天。不过，你们好像很确定乍得不会再出现了。”

常智远一怔，急忙说，”李队长，您说这话有点破坏合作的气氛了。我们这次来可是开诚布公，真心想为国家做点贡献，关于乍得我已经解释过了，没有任何隐瞒。“

李秋实当然不关心乍得怎样了，和清风观保持好的合作关系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也赶快缓颊说 “对不起道长，我毕竟是做刑侦的，职业病，其实我对你们的合作态度是很欣赏的，请您别介意。”

看常智远的脸色有点缓和，李秋实接着问道 “我们还有一事不明，想问道长，清风观和未央社是什么关系？”

常智远的神情又是一紧,犹豫了几秒钟后，他谨慎地说“未央社只是清风观的施主之一。”

“据我所知，未央社是你们最大的金主。你能不能说说这里的原因。”李秋实继续追问。

“这个，。。。”常智远犹豫着，“我觉得是因为未央社里有几个道友，经常来清风观谈经论道，对清风观有感情吧。”

李秋实：“你说的是刘光华吧”

“嗯。。。，刘社长是一心向道之人，到清风观挂单修行过几次。而且刘社长热爱科学，所以对我们清风观的科研活动大力支持。”常智远回答。

李秋实呵呵一笑，说“搞科研可以做很多方向的研究，您能不能说说，为什么你们要选择读取人的大脑信息这个方向。”李秋实说。

“这个说来话长。” 对这个话题，常智远显然很熟，他开始侃侃而谈，“ 我们道家一个终极追求就天人合一与天同寿。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道家摸索了几千年，尝试各种办法，皆不能成。我们的袁长老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虽然入了道门，但还是相信现代科学的。他认为只有现代科学才能让我们达到这一目标,所以袁长老做了住持后就大力招揽科技人才，在观里组建科研团队，研究方向就是怎样能够让人的思想意识离开人体而存在，最终与宇宙同在。要达到这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读取和解译人的大脑信号，然后把获取的人脑信息在类脑计算机里激活，最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就独立于那个人而存在了。 这个意识也就有与天地同在的可能。 ”

李秋实：“所以，你们的科研就是为了让意识永远存在？”

常智远：“基本上是这样。”

李秋实：“这个想法是你们清风观的，还是未央社的？”

常智远：“应该是两边都有这个想法，最后一拍即合吧。呵呵”

“噢。。。” 李秋实若有所思地点头，然后又问道，“我对于你们洗脑，啊，加强联想的技术还有个疑问，你们这种方法会不会对人精神造成影响。比如，即使乍得虽然离开了清风观，但精神上的压力让他做出什么事情？“

一直在常智远胖脸上的笑容又有点僵，“李队，你这还是在说乍得的失踪和我们有关啊。这事我已经解释过了。请注意，时间上的前后不代表因果关系。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失踪和我们有关。我认为应该多在乍得个人因素上找原因。 乍得过去的行为证明他本来就是心理有问题。一个正常外国人，在中国处处受到照顾关爱，还有这么多的中国女性投怀送抱，怎么还能对中国人有这么大的蔑视和仇恨？对中国人犯下这么多罪行？ 这说明他性格扭曲，内心充满了种族主义仇恨。如果他有一天幡然醒悟，对自己过去的罪孽感到悔恨，那是他变得正常了，是他的造化。如果他对自己的罪行追悔莫及而做了什么，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 这时的常智远已经变得激愤起来，额头上的竟然冒出了青筋。

李秋实并没生气，反而露出了微笑。他内心其实也巴不得乍得死掉。像乍得这种洋垃圾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很多都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对外国人十分宽容，民不举官不究。公安部门也不愿接涉外案件，怕麻烦。 李秋实对此一直即愤慨又无奈。李秋实反倒觉得清风观的技术手段也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别激动，常道长，我其实只是想知道更多你们那个改变人脑神经联系的科技。 现在的犯人即使在监狱里呆上十年二十年也不见得改造得好，但你们的科技可以在几天内让他们重新做人，这对社会是多大的好处。” 李秋实安抚常智远。

常智远知道了李秋实的用意，也恢复了平静，“ 没问题，李队长，我已经表明了我们清风观愿意同政府和社会分享我们的科技成果，当然我们也希望得到政府的善意回应。”

最后，李秋实说“常道长，十分感谢您来和我们说明情况。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查核实，然后向上级汇报。我们的领导对清风观的事很重视，希望你回去后告诉袁道长积极配合我们。我们很快就能得到上级指示，到时候跟你联系。”

常智远也感到释然，他们用技术换取免予调查的策略看样子会成功，便满口答应，回清风观去了。

二十二 联合调查组

第二天，李秋实约魏来老地方吃早茶。李秋实先来到早茶店，刚坐下就看到魏来无精打采地进来来，看到李秋实后，走过来，说声“来了”，就一屁股坐在李秋实对面，自己给自己倒了茶，先喝起来。 李秋实理解魏来的沮丧。魏来为辞职大费周章，还惹得几个老师和领导很不高兴，如果仅仅两天后就又要回去，即使公安局跟学校说明情况，也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对魏来的前途会有影响的。

李秋实给自己加了茶，说“你对清风观的黑科技了解多少？”

魏来说，“我屁股还没坐热就叫人赶出来了。到哪儿了解去啊”。

李秋实说“如果常智远跟我说的是实话的化，清风观的黑科技应该是科幻水平了。”

魏来抬起眼皮看着李秋实说“啥科幻水平，那老道跟你说啥了？”

“他们能读你大脑的内容，还能改变你的思维” 李秋实说。

魏来先是惊讶，马上就现出不信的表情，“哼，你信了？”。

“我不敢全信，但也不敢不信，毕竟他知道你是我们派去的”。

“通过读我的大脑？你知道追踪大脑的神经信号有多难吗？更不用说把信号汇编起来，解读出其中的信息。”魏来不相信。

李秋实：“所以如果有这么个机会去清风观鉴定他们的科技是否是真的，你愿意去吗？”

魏来：“当然！”

李秋实：“好，那你别为你的工作着急，先休息几天，马上会有一个联合调查组派到清风观甄别鉴定他们的黑科技，你是学脑神经科学的，也为我们工作过，我会推荐你进那个调查组，作为我们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

魏来还想打听更多的情况，李秋实跟他说等调查组的安排下来，他会跟他详细地说。 魏来的情绪好了些，他们边吃边聊些鸡毛蒜皮的事。李秋实忽然问道，”你回来的事没跟林丽莲说吧？“

魏来脸上有些不悦，“还没来得及跟她联系。不是，你怎么对丽莲这么大的怀疑？”

“你看，一提林丽莲你就急，不至于吧？”李秋实给魏来添了茶，然后说“现在这个情况，你最好不要跟她联系，甚至不要跟任何其他人联系，就当你还在清风观。”

魏来答应说，“好吧。我吃完就回家呆着去”。

其实，李秋实已经跟郑局长交流过让魏来进入联合调查组的想法，郑局长是支持的，所以他才跟魏来打这个招呼。

李秋实吃完饭后就去了公安局大楼的健身房。公安局的健身房占了一层楼，星期天的下午是人最多的时候。年轻警察经常在这里消耗他们多余的精力。李秋实正在跑步机上跑着，就有人喊他，是郑局长找他。

原来，郑局长也在局里。他已经得到了指示，联合调查组将在星期一到市局来开会，有公安部和国安部的代表，还有外单位的特聘科学顾问，主要刑侦和保卫力量是由李秋实出，而魏来可以作为市局的特聘科学顾问参加。 上面的指示是，重点要摸清核实清风观的科技，对清风观可以既往不咎，但一定要交代清楚过去的行为。

李秋实连夜布置参加调查组的人手，又给魏来打电话，让他第二天到公安局报道。

第二天早晨，在公安局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其中只有郑局长穿着警服，其他都是便服。这就是上级派来的联合调查组，包括公安部和国安部六个个警官和四个科学顾问，刑侦支队的警察，还有李秋实和魏来。郑局长和李秋实分别讲完话传达上级指示，交代情况，布置任务后，大家就分乘数辆的无标志的公安局车辆往清风观出发了。

清风观居住区的大门口，住持袁道真和大知客兼总理常智远早已等候多时，他们知道今天是决定清风观命运的一天。公安局的人已经在观里呆了两天，把守着清风观的科研区，科研人员也不让进入科研区也不能外出清风观。前殿的香客们并没有注意到后院的变化，还像往常一样多。但修炼班都暂停了。

车队一到，恭迎的袁道真常智远跟郑局长李秋实一一见过， 便把人迎进居住区的大门。

郑局长说要向袁道真交代一下上级的意思，袁道真就把郑局长带到一个凉亭里坐下。郑局长说“袁道长，我们今天来首先是向你传达上级的意见。我们对贵观的合作态度十分赞赏。 清风观的人员总体来看是爱国爱教的，虽然有些活动超出了清风观的职能和权限。如果清风观能毫无保留地交代发生过的事情，并和国家分享所有的科研成果，政府可以既往不咎。”

袁道真显然听到了他想要听到的话，清清舒了口气，表情也一下放松了，急忙说“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宽大处理。我们一定积极配合，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研究成果给国家和社会。”

郑局长接着说“还有，我今天带来了联合调查组，其中有多位专家顾问，我请您派清风观的科研人员带他们参观你们的科研设施，给他们介绍情况。他们会在贵观驻扎几天，详细了解各方面情况。会约谈一些人。请你们配合。你们还需要提交一个报告，详细说明你们的科研活动和成果，并附带所有科研资料。”

袁道真满口答应。郑局长说，“很好，如果清风观能积极配合联合调查组，清风观的前景会是十分光明的。”

接下来，袁道真安排了清风观的几个科研方面的负责人带着调查组参观科研设施。他自己和观里的几个高层执事去商量写报告的事。 郑局长则回公安局去了。

二十三 参观清风观 （一）

调查组一群人先来到毕有为面试魏来的那栋楼前。毕有为负责介绍。毕有为今天特地穿了道袍，但他的头上还是分头，脚下穿着皮鞋，又穿着咔叽布裤子，让人觉得这道袍是借来的道具。他先介绍说这栋三层楼建筑叫乾元楼，虽然楼外并没有标志。他把人群领进楼里。今天楼里没有人工作。毕有为介绍说，“这栋楼的每一层都有一个大实验室，占据大部分面积，剩下的面积是辅助设备和办公空间。第一层的实验室是研究脑神经信号跟踪和破译。” 他把人群带到走廊的一处两扇对开大门前，他对着门上一个镜头看了几秒，门就开了，众人跟着他走进了实验室。 实验室虽然很大，但是东西也很多，显得有些拥挤杂乱，有各种器皿，养殖箱，贮藏柜，冰箱，和显微镜等设备，空气里还有些说不出来的怪味。还有几张椅子，靠背上有很像头盔一样的东西，只是上面布满了电线，象是电椅。 公安人员在实验室里缩手缩脚，生怕碰到什么东西。但魏来和那几个专家顾问则兴奋地查看那些设备，啧啧称赞，羡慕不已。

毕有为有点自豪地对大家说，“这个实验室是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的起点，当初我们就是在这里从对果蝇神经元的追踪开始，发展到今天能够追踪人脑神经元，破译人脑神经信号。要知道果蝇的神经元只有15,000个，而人脑有800多亿的神经元，这么巨大的飞跃我们五年就做到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通过观测神经元的活动来知道人的大脑思维的内容了，准确度可以到80%以上”。还没等他自夸完，围在毕有为身边的魏来和那几个专家就七嘴八舌地抢问各种技术问题了。外圈的公安人员不明觉厉，只能有点尴尬地站在后面等。魏来在几个专家问完了问题后，问毕有为，“毕道长，你们追踪人脑神经元，一定是在人脑上做了很多实验吧” 这个敏感的问题立刻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大家都静等毕有为回答。毕有为倒是毫不犹豫的回答了，“当然，不然我们的进展不会这么快。这也是我当初加入清风观的原因之一。我们清风观对其他科研机构的一大优势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愿意为科学研究献身。尤其在初期，我们是需要依靠注射荧光剂来追踪神经元的活动。我们观里有很多师兄还有一些居士都自愿做试验对象，包括我自己。真搞科研需要有献身精神，需要拿命来拼的。 ” 大家有点被毕有为的慷慨激昂震住了，一阵唏嘘。魏来则明白了毕有为和阎守德的所谓科研道德伦理之争是什么。这时人群里有人说“这样做是不是合法呢？”  没等毕有为回答，李秋实就插到前面说，“今天我们就大概地参观一下，各位专家可以把问题记下来，完后我们会组成专门的小组，了解细节，深入讨论。现在还是请毕道长带我们继续参观吧。”

人群来到二楼的实验室。这是一个巨大几乎占半个楼层的实验室，根据毕有为的介绍是研究人脑神经元电磁信号获取和电磁信号对人脑神经活动影响的实验室。毕有为打开实验室的门后，人群里爆发出惊呼，映入眼帘的是实验室的天棚上吊着的几个巨大的抛物面天线。毕有为一副我就知道你们会惊呼的得意表情。这些天线和平常看到的抛物面天线不同，是朝向地面的。往实验室里面走，还能看到几个区域天棚上和地面上都有各种不同的小天线的阵列。毕有为介绍说“这些是我们的超高精度电磁信号探测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让我们在离开目标一定距离的情况下，精确探测人脑内部细微的全息电磁变化，然后用超级计算机合成人脑神经元活动的3D时序图像，再结合前面提到的对神经信号跟踪和破译的技术，我们就可以知道大脑神经活动的内容。”

人群里发出一片“噢”的声音，好像大家都听懂了。大家交头接耳地讨论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毕有为更加得意，他带着人群来到一处被天线阵列环抱的区域，说“ 这套设备让我们可以准确地对大脑的某个微小区域实施电磁影响，来建立和加强大脑神经间的联系。 ” 他显然觉得这个介绍可以造成人群更大的反应，但是公安人员好像没有听懂，几个专家则互视几眼没有说话。 魏来在李秋实旁边小声的嘀咕，“这能直接改变人的思想，是违反科学伦理的吧。” 李秋实没接茬儿，只是自顾自地仔细看着这些设备，心里在想，这些设备都太大了，将来如果能再小点儿，公安局应该进几套。

人群来到三楼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很普通，象是软件公司的开放式办公区，一些工作台上放着一些没有外壳的机器， 有大有小，各不相同。 毕有为介绍说，“这些都是类脑计算机，不是冯诺伊曼机构，是人脑神经元网络结构，能模仿人脑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把获取的人脑神经元信息上载到这些计算机里，它们就可以像人脑一样思考了。但是现在还是实验阶段。类脑计算机上能多大限度地还原一个人脑的思维，取决于对人脑神经信号的读取和破译的程度，和类脑计算机的结构和容量。我们目前最好的水平是百分之七八十地还原一个人的意识和思维。” 说着他打开了一个显示器，一个穿着西服梳着分头的毕有为出现在显示屏上。”这是我的副本” 毕有为笑着向人群介绍。屏幕里的毕有为也挥手打招呼。“ 嗨，各位。我也是毕有为。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 大家很好奇地围过来，但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魏来站出来说，“毕前辈，还认得我吗？”。屏幕里的毕有为说“魏来，我前几天才面试的你，怎么能不认识。因为你我还受了好大的埋怨。 嗨，不说了。尽管出了这些事，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你今天参观完了就知道我们的研究有多么前沿了。你不来是你的损失。”  魏来被说的有些内疚了，忙说“毕前辈，很对不起，不过我是很希望加入你们团队的。” 李秋实打岔说“ 毕道长，我有个问题，你的副本知道你刚才说过和做过的事吗?你和你的副本怎样保持同步呢？” 毕有为说“现在我们保持一天一次的交换信息来保持同步。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做到实时同步,就像我一个人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当然我的副本现在只能在计算机里，但将来我们可以把副本放在一个机器人的控制中枢系统中，这个机器人就变成了我，我也就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了。当然这可能造成一些问题，但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几个专家围在类脑计算机周围仔细的看着，并没有关心李秋实和毕有为的对话。毕有为走过去给他们介绍说，这种类脑计算机没有中央处理器，像大脑一样是由上亿的逻辑单元互相连通而成。其实最大的类脑计算机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清风观的超级计算机里，是用软件模拟的类脑结构。而这里的硬件类脑机是他们在做小型化和便携化的尝试。

人群从乾元楼出来后，毕有为把他们带到一座长方形大约两层楼高没有窗户的建筑前。灰色外墙显得有些单调，虽然有绿藤爬墙，飞檐斗拱的房顶，但还是给人一种工厂厂房的感觉。 一个带着眼镜穿着道服的年轻道士迎接他们。毕有为介绍说“这位是齐大晟师兄，晟是日头下一个成，不是齐天大圣，呵呵。他将带诸位参观我们的亨通场，就是这个的建筑。” 叫齐大晟的道人对毕有为拱了拱手，说“毕师兄辛苦了。” 然后对众人说“请跟我来”。 众人跟着齐大晟走过了几道有各种识别设备的大门，才进入了亨通场。 原来这真是一个工厂，里面有一间巨大的厂房。厂房占据了建筑的大部分空间和地面，只在靠墙的一边留出一道走廊。人们可以在走廊上通过玻璃看到厂房里的情况。 齐大晟说，”这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在这里改装和制作一些特制的科研设备。” 厂房里今天并没有人。地面上工位安排显示厂房分成很多区，各个区制作不同的仪器设备。能看到一些他们在乾元楼看到过的大锅一样的天线和天线阵正在组装。还有一片被间壁起来的区域，象是一个在厂房里的厂房。齐大晟说那是一间净化厂房，类脑计算机在那里做出来的。有人问，“你们还能生产芯片？” 齐大晟说，“我们可以设计芯片，找芯片厂做流片，在我这里做组装成机测试。”

因为无法抵近观看，人群很快地走完了长廊，走出了工厂，参观也就结束了。齐大晟把调查组带到一处竹林环绕的庭院前，说“这是我们的冥思园，是做数学和理科研究的师兄们平常呆的地方。我今天带你们参观一下。这里比我们的亨通场要好的多。 ”说着带着人群走过一个月亮门，进了院子。这个院子有很多小院落组成， 每个院落都有树木花草点缀的亭子和书阁，感觉像苏州园林。 齐大晟说，“怎么样，环境不错吧？可惜我的办公室不在这里。我们观里的人都愿意到这里走一走。在这里工作的师兄们过得最令人羡慕，不但有这么优雅的环境，每天要做的也只是思考他们的课题，没有任何压力，简直就是神仙日子。”

后面人群里有人说，“有这种好事？我也要到这当道士。”

“欢迎加入，只要你有学术背景和科研能力。”齐大晟说。 有人问他是什么背景，齐大晟说，“我原来是在K院做半导体材料研究的，后来是想进清风观修仙的，结果袁长老劝我来管设备制造这一摊，弄的我比在K院的时候还忙。不过清风观最让我感到舒服的这里大家都是道友师兄，没有勾心斗角的事情，没有论文职称的压力，没有钱权的那些烂事，如果你是个清心寡欲，专心于科研的人，这里真的是你的家。”李秋实问“齐道长是怎么认识袁长老的？”。 齐大晟说“我来清风观之前并不认识袁长老。我参加了几期的修行班后，决定入观修行，袁长老就主动找我让我参加科研组。那时还没有这么多人。时间真快，都6年多了”。

忽然，一个披头散发，胡子拉碴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拿着一打传单似的纸，向他们走来。齐大晟脸色一变，跟大家说，“咱们快点走吧，下面还要参观一个点儿呢。”就带着人要离开。

那个披头散发的人看人群开始移动，就加快了步伐赶了过来，边走边喊，“各位同行，看看我的论文。镜像宇宙是存在的，我在论文里已经证明得很清楚了。”，然后向每个人手里塞传单或者他的论文。还念叨着，“我的镜象宇宙可以解释很多现在的问题，像是暗物质暗能量，都可以解释的。”

齐大晟没搭理那个人，只是在前面带着队伍继续走。其他人不明状况，也就拿了传单，继续走。那个人发完后就停在那里，没有跟过来。齐大晟走了一会儿，就低声对众人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里也有疯子。我们袁长老，在学术上十分宽容。一些为主流不容的学术疯子，他都接纳。” 大家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感叹。

二十四 参观清风观（二）

人群终于走出了冥思园， 齐大晟带着众人走向清风观内院后面的山坡，那里有座结实无窗的钢筋水泥建筑，依着小山坡而建。建筑的顶上是各种通讯设备天线，建筑周围有几个棚子，棚子里面有空调通风设备，变电设备和储存罐之类的东西。这是参观人群进观以来看到的最没有美感的建筑了。 齐大晟说“这栋建筑叫藏智台。” 边说边走到建筑大门前，按了个按钮，门向侧面拉开，里面出来了一个道士。 满脸的胡子，带着眼镜，头上是园巾。互相拱手打招呼后，齐大晟转身对众人说，“这位是刘少阳师兄，是藏智台的主管，他会带你们参观。” 刘少阳向大家拱手，然后就把众人让进了大门。 在门厅站定后，他对着众人说，“藏智台共有三层，第一层是我们的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第二层是监控室和办公室，第三层是我们的通讯中心，楼顶上是天线和接受器。藏智台是我们清风观的神经中枢，所以是重点保护对象。 大家刚才看到外面有备用电力系统以防断电。这里面防火设施也十分齐全，” 刘纯阳指着墙上的消防栓和天棚上管道，“这些是惰性气体灭火系统”，又指着墙壁说“这都是防火墙，墙内还有电磁屏蔽网。我们不但要防各种意外，还要防范骇客的进攻，我们的网络通过光纤从山下接上来的，我们还有卫星通信频道和微波频道。我们内部局域网有我们自己研制的防火墙系统保护。” 说着刘春阳带着众人通过两道需要用脸和手掌打开的大门，进入了机房。人群随即发出一阵低声惊呼，原来机房内部比外面看到的大得多，一排排的服务器架柜远远地深入到后面的山体里，而在山体那边的尽头是一排巨大的风扇，风扇的后面是黑洞洞的一片。刘纯阳指着那里说“这后面是个山洞，藏智台就是背靠山洞建起来的。我们可以利用山洞里的凉气给设备降温，节省电力还降低噪音。”  刘纯阳带着人群走到了两排机柜之间，“这里面的服务器提供清风观的计算服务和数据储存，我们取得的人脑信息就在这里储存。”他们走到后面的几排更大的机柜后，刘纯阳说“这是我们的超级计算机，可以运行多个模拟人脑软件。把人脑信息上传后，他们就像真人一样复活在这个虚拟空间。” 大家都停下来仔细地看这些机柜，没看出什么特别，一个顾问问，“现在有几个人活在这个虚拟空间中？”

“现在大概有六七个人在服务器上。哦，对了，你们可能已经看到过我们的类脑架构的计算机。那是为个人定制的。毕竟人更想能在真实的世界里走动。当然，人的意识在计算机里的感觉和在自己的生物大脑和身体里的感觉有很大的不同，但随着技术进步，肯定会越来越接近。”

二楼是被玻璃墙围起来的一个巨大的监控大厅，里面各种显示器围了一个圈，圈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显示器在空中显示出各种状态图表，在任何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两个穿着道服的人在大厅里悠闲地或走动。 刘少阳说“我们IT部门的工作都轻松，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下载放在超级计算机里运行，相当于我们时刻都在计算机里和网络上工作。除非是机器检查维修那种体力活，真人是不需要出现在这里的。就比如现在我虽然在带你们参观，但是我的大脑副本正在监视着我们的网关和服务器。”人群里有人说“搞计算机的真是命好啊。可以让大脑副本上班，自己去度假了嘛” 刘少阳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将来一个好的程序员可以复制出成百上千的副本，可以一天工作24小时，工作几百年，这个行业就不需要这么多程序员，IT人员了，大部分人都要失业了。”

大家来到了三楼，这一层是个开放的空间，空旷的地板上有几个机柜，大小粗细不同的线路从天棚坠下来，链到机柜里。刘少阳说“ 这里是清风观的对外通讯设备的控制中心，光纤，卫星，微波，蜂窝移动通信的设备都在这里。” 调查组的人分散开来，在各个机柜前观看。 一个人问刘少阳 ，“你们这里受到过网络攻击吗？有骇客入侵过你们的网络吗？” 大家都停下了脚步竖起了耳朵。 刘少阳说“当然，尤其是近一两年。以前我们网络受到的攻击都是普通级别的，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那种。 大概从两年前开始，针对我们的网络入侵不但数量急剧增加，技术手段也越来越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得逞过。不是我吹牛，我们的网络安全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的博士研究方向就是网络安全，我后来在大公司也一直做网络安全工作。我是信不过那些商业防火墙的，所以我们自己开发防火墙软件。那些骇客从没见过我们的防火墙，根本无从下手。呵呵。” 一个国安的人员问，“你们骇客是哪里的吗？” 刘少阳说“当然，虽然每次攻击都来自不同的地址，但手段和技术总是会暴露出后面的骇客。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部分攻击就出自那三家世界著名机构，其中大洋彼岸的那家占80%。”

“他们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你确定你们没吃过亏？” 国安的人接着问。

“当然确定” 刘少阳自信的说，“他们不但从没捞到过什么，反而被我们反追踪，掌握了不少信息。”

“刘道长，那咱们得交流交流，我是国安十三局搞网络安全的。”那个国安人员很高兴。

“没问题。”刘少阳也很干脆。

最后，人群来到了楼顶。楼顶不但有各种通讯天线，还有非常好的风景，这里是整个清风观的最高点，可以俯瞰清风观。清风观的游客区的几座大殿金碧辉煌十分夺目。站在楼顶上的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那里，没人关心楼顶上那些天线。李秋实则把目光投向了侧面，那里有一座像天坛造型的园形建筑，兰色锥形顶，暗红墙壁，金色柱子，和其他建筑的风格很不同。那是太虚阁，李秋实对那里很感兴趣。

众人被带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袁道真和几个道人在那里等候。李秋实跟袁道真打了招呼后，说“袁道长，刚才的这一通参观让我们大开眼界，十分感谢。但我有一个地方想看一下” 袁道真说“ 李队长请说哪个地方，我们有求必应。”

“太虚阁” 李秋实说。

“哦。。。” 袁道真略微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带你们去”。

太虚阁在清风观外院，在一片给修炼班的教室和宿舍保留的教学区里。这个教学区和游客区联通的，但一般的香客是不让进的。远远地看过去，太虚阁建在一座八卦形的高台之上，圆锥形的殿顶铺着兰瓦，上面有个金顶，檐下有八根金色巨柱，柱子之间的墙和窗门都是暗红色的。人群沿着青石台阶走上高台，来到两扇大门前，打开大门，是一个短走廊，穿过走廊，他们进入了一个半球形的大厅。大厅的地面是用不同颜色的石材拼成巨大的八卦太极图，地上有规律地摆着很多蒲团。穹形顶棚则是天兰色，有些小亮点，好像是模仿星空。人群进来后，大厅内暗下来，穹顶变成了深蓝色的星空，让人觉得像是在无人的旷野里。四周响起了空灵的432赫兹的音乐，大厅里的人们立刻感到心旷神怡。还是袁道真的声音把他们从飘渺的感觉中叫了回来，“太虚阁是我们最大的冥想室。上面的星空是仿真当夜的星空。学员们在这里打坐很容易入定。 ”

李秋实仰着头看着这片星空，刚才他也确实感到有点恍惚，太虚阁真是名不虚传啊。他晃了晃脑袋，把思绪从这种感觉中挣脱出来，他来这里不是为了打坐冥想的。他仔细地观察这四下，很明显，这个穹顶天棚要比外面看到的太虚阁屋顶矮的得多。他走到袁道真面前，说“袁道长我想看看这个星空上面的东西。”

袁道真一副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的样子。

李秋实说，“我想到这个顶棚上面看看。”  袁道真像刚反应过来似的，说，“对，对，跟我来吧”。

袁道真领着众人走到大厅的后门的走廊，把拇指放墙上的一个按钮上，几秒钟后，墙壁上打开了一扇门，袁道真走了进去，李秋实和魏来也紧跟进去，其他人依次跟进，在走上几节台阶后，是一个平台，这时四周灯亮了起来，人群里也随之一阵惊呼。李秋实终于看到了他最想看到的秘密。穹顶天棚到太虚阁屋顶之间这一个巨大空间里，布满了他们在乾元楼实验室里看到的那些天线，沿着半球形天棚从底部一直到顶端。李秋实和魏来对视一下，然后两人都看向袁道真。魏来说，”你们就是在这里偷窥我的大脑的吧。” 袁道真表情尴尬地说，“这个，这也是我们试验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这些仪器搜集人脑数据来帮助我们建立人脑思想意识模型”。

“你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改变人的思想吧？”李秋实说。

“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会激发人的快感，让学员们的冥想过程更愉悦，记忆更深刻。只有在发现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才会对目标做针对性的试验。”

李秋实看袁道真还是不坦率，就说道“袁道长，您其实不需要有那么多顾虑。郑局长已经给您传达了上面的意思。我们只需要知道你们做过什么，但我们肯定既往不咎。我们相信清风观的科技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帮助，其实你们的科技是革命性的，会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所以，相形之下，像乍得这种事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冲击。 希望你们和我们调查组能紧密合作，将来说不定我们还会是同事关系呢，呵呵”。

李秋实的话比郑局长的官腔更让袁道真感到放心，他忙说，“谢谢李队长，有您这番话我就放心多了。其实我们做过的影响人意识的试验多是针对有恶行恶念的人。 目的是想让他们弃恶从善。”

李秋实说“我明白，谢谢您今天带我们参观，接下来的几天，希望你们配合调查，让我们能交上去一个完美的报告。” 袁道真连忙点头称是。

当晚，调查组就住在了清风观，对清风观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查。。。。。。

二十五 调查结论

一周后，调查结束了，李秋实带着一打厚厚的材料回市局找郑局长汇报。

局长办公室里，郑局长亲自给李秋实沏了茶，两人坐下来，郑局长说，“让你们在道观里呆一个星期，辛苦了。”

李秋实呷了口茶，说“谢谢局长，不辛苦。要不是有调查任务，我觉得在清风观呆一个星期是个不错的度假体验。”

“是吗？ 你不会是不想干警察，想出家了吧。”

李秋实说“ 郑局，正相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做警察，因为我们有福了。有了清风观的黑科技，咱们以后的刑侦工作就太容易了。 我们根本不需要审讯，就能得到我们想知道的，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抓人，可以在嫌疑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读他的大脑。”

“所以，这都是真的了，太好了，哈哈！”郑局长十分高兴，拍了一下大腿，眼里闪着光。

“都是真的。” 李秋实拍拍放在茶几上的文件袋，“这里有详细报告和证据资料。够您读个两三天的。”

“我恐怕没有时间读这个报告了，我需要马上跟国安方面商量协调，然后一起向上汇报。我们现在就先开个会，你给我们都讲一下你的调查结果。”

一通电话后，几个白警服的局领导来到了会议室，听李秋实汇报。

“我们的联合调查组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在过去的一周里对清风观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下是我们的发现。”李秋实在各位领导面前坦然自若，侃侃而谈，他是个有能力而且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清风观在十年前，也就是袁道真成为住持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叫做元神的计划，就是把人的思想意识从人的大脑中下载下来，然后让这些思想意识在类似人脑结构的计算机中运行，实现人的思想意识和人体的分离，从而达到他们道教认为的元神出窍。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人的意识能与天同寿。袁道真并不是这个计划的唯一发起人，亿万富翁刘光华是另一个发起人和主要金主。他们同是X大的校友，他们在袁道真成为住持之前就开始了筹划。他们利用X大校友的关系招揽X大和其他科研院校的科研人才，包括生物电子计算机和其他理工科方面的科研人员。后来，刘光华利用人们想长生不老的愿望，召集一些富豪，成立了未央社，给清风观的研究提供资金，使得清风观有大量的财力建造设施，购买科研设备。未央社在海外建立了一些慈善机构和空壳公司，购买敏感高科技设备和材料，然后以捐助物资的形式送给清风观。未央社还在国内建立一些公司为清风观购买芯片和零件，制作科研设备。”

“清风观的研究在五年前取得两个重大突破，第一个突破是，他们实现了跟踪和解读人脑神经信息。X大教授毕有为是这个突破的主要推手。 毕有为当初在X大因用人脑做神经信号追踪试验引起争议后，袁道真抓住机会，劝说他离开X大进入了清风观。在清风观，毕有为得以放手在人脑上做实验，用观里的居士，道人和一些科研人员做试验对象，这也是他们能取得快速进展的原因。他们下载了实验目标的大脑信息，用这些大脑信息在超级计算机上建立了人脑模型，并且使人造大脑有了被复制人的记忆和思维方式和特点。 他们取得的数据越多，超级计算机里的大脑就越接近复制对象的大脑。 他们用超级计算机里的复制人脑做了很多尝试，比如代替IT人员监控和管理清风观的机房和网络安全。还有他们用一些道士的大脑信息来控制负责安保的机器人和无人机。我们和这样的机器人交过手。我们最好的摔跤手也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如果不是看到他的外形，我是感觉不到他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都不是独立运行的，需要连接后台的超级计算机，所以清风观正在研制类脑架构的计算机，这种类脑计算机在硬件上模仿人脑中的神经元结构和链接，用下载的人脑信息初始化后激活就可以复制人脑了。这种类脑计算机的硬件体积重量目前还都太大，耗能也高，还不能放在一个独立的机器人身上。算力也有待提高。 目前，清风观的超级计算机里面的虚拟人脑可以和复制对象有超过90%的相似度，而类脑计算机人脑还达不到80%的相似度。 ”

清风观第二个突破是开发出了一套能远距离的读取人脑信息并且远距离对人脑施加电磁影响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的技术。他们的这个突破借用了很多天文观测方面的技术。是在他们从K院招揽了几个专家之后做出来的。 刘光华和未央社的人都是有商业头脑的生意人，所以他们马上对这套技术有了想法。他们建立太虚阁，把太虚阁的打坐冥想厅变成了这套技术的试验室，而实验对象就是清风观修行班的学员。所有的修行班的学员都会在太虚阁冥想打坐。据说学员们都喜欢太虚阁的建筑风格，色彩和内部设计，尤其是那个冥想室，很有名气。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冥想的时候，他们大脑里的思想意识甚至他们的潜意识都会被读取，下载，储存，而且他们的思想意识会或多或少的受到有针对性地影响。 清风观和未央社这么做的原因据他们说有三个，一，他们通过读取大量的人脑信息，来完善人脑模型。 二，他们通过读取人脑的信息，来挑选学员和信众，从中找他们想要的人。我们知道清风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很有名气，他们的修行班的学员里也多是那些人。 三，他们通过影响学员和信众的思想意识提升清风观修行班的口碑，而且使学员们成为回头客。他们修行班的学费收入增长迅速，很快超过了香客的香火钱，成为清风观第一大收入。未央社的财务负担也因此减轻了。”

“现在清风观的研究重点是，一，让类脑机里的复制大脑和它的复制对象近似度达到95%以上。要达到高相似度，复制对象的大脑和类脑机之间需要有大量的交流互动。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两三个月左右，而且需要不断地同步更新。现在的情况是，达到80%的相似度后就很难再提升了。 二，让类脑机小型化，低能耗化。毕竟这些复制大脑将来要装在机器人身体里。”

“清风观除了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方面的有黑科技外，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领先科技。比如他们的库仑力喷气引擎可以让他们的安保无人机无声飞行。他们的网络安全系统让世界上顶级的骇客机构束手无策。他们在基础学科包括数理化方面都有一些革命性的发现。可以说清风观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至于我们当初最关心的乍得失踪和清风观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最后结论，根据清风观自己的陈述，乍得在修行班的时候被发现是受斯达克指使刺探清风观情况。清风观还发现乍得在中国犯下的种种劣行，或者是罪行，就决定用他们的技术对他的思想进行影响，试图使他痛改前非，从新做人。 他们承认对乍得施加影响的时间和强度高于其他人。 但在乍得离开清风观之前并没有发现异常，他们也有录像证明乍得正常离开清风观。”

这时一位领导插话说“我怎么觉得乍得还是继续失踪的好。”大家都会意的笑了起来。

李秋实说，“现在乍得案就是个悬案，我们也是尽力了。”

郑局长说，“先不用管乍得，继续说正事。”

“对，说正事儿。”李秋实接着讲，“我们看了清风观获得的乍得大脑信息。他们已经把这些信息合成为音像，和人的梦境很像，有的部分清晰，有的部分模糊，声音也是时有时无。 而且大部分是短暂的记忆片段。还有赛斯.阿特曼 的大脑信息。当然，我们看到都是从他们的大脑信息记录中挑选出来的部分。我们已经让清风观整理好全部的记录给我们。  从我们看到的片段可以确定，首先，乍得和赛斯两人在中国犯下过多种罪行。其次，他们都从叫杰瑞米.斯达克的人那里领钱，接受任务。他们用一种加密的短信软件和斯达克联系。 斯达克表面是美国著名报社住中国局主任，实际是CIA间谍。国安的同行已经盯他一段时间。乍得和赛斯好像只是外围。除了斯达克，没有看到他们和其他情报人员接触。  他们的任务基本上是到各处打探消息，比如敏感部门和军事设施附近。刺探清风观大概是一年多前才开始的。清风观的网络安全人员在两年前开始注意到网络攻击增多，他们能够认定一些攻击来自美国的NSA。后来清风观的安保人员发现清风观后院周围时常有可疑人等。新闻媒体也开始关注清风观。显然这一切都是有联系的，说明美国人听到或看到了什么。但他们到底怎么注意上的清风观我们还需要继续调查。”

郑局长说“清风观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CIA在万里之外却比我们还先知先觉，暴露我们的工作中的不足。” 大家都一阵无语。

李秋实打破尴尬说“ 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清风观的技术，我们将来肯定能做到先知先觉。 ”

郑局长皱了皱眉，说，“先不要这么乐观。这个技术可能会争议很大。上面可能会对是否可以用这个技术，谁能用，对谁用，怎么用都有讨论。 在批示下来之前，先不要用它。”其他领导也纷纷点头赞同。

“接下来，我会和国安的领导一起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调查结果。我将争取让我们局能够参与清风观的管理和科研工作。李队长，你手下的人还要继续在清风观呆着，直到上面的决定下来。”

二十六 用黑科技于实战

三天后，郑局长带来了国安委员会的指示：

第一，清风观以前的活动不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清风观科研部门的人员将从清风观分离，成立一个研究所，属于科技部直接管理。但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还留在清风观里，现有人员，管理和制度不变，但科技部会派顾问和研究员参加科研工作，A市公安局将负责清风观的保卫工作。公安部和国安部可以派技术人员学习和了解清风观的科研工作。

第三，清风观的科研将是国家最高级别的保密层级。清风观的现有人员要严控，将来参加清风观研究工作的人员也要严选和严控。

第四， 严禁非科研目的的情况下使用读取人脑信息和影响人脑思想的技术，如有例外必须上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第五， 鉴于刘光华是清风观科研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而未央社是清风观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对刘光华和未央社也既往不咎，并允许清风观为未央社的成员提供终端服务，就是下载和储存大脑信息并在计算机上复活大脑。清风观将不能向未央社透露技术细节或提供其他技术和服务。清风观可以继续接受未央社的资金捐助。未央社为清风观提供技术支持的外围公司将被国家接管。

第六，清风观研究院在接到此通知后立刻全面恢复研究工作，科技部将派人来了解清风观的科研情况。科技部有一些基于清风观技术的设想，需要和清风观探讨。总之，清风观的研究工作不但不能停，还要加快，还要拓展，科技部将给予强力支援。

李秋实和郑局长讨论了对清风观的安保安排，还推荐魏来作为A市公安局的科技人员派驻到清风观。郑局长基本同意。

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李秋实马上去清风观传达指示。一直在焦虑中的清风观上下顿时松了口气，甚至敲钟庆祝。李秋实让袁道真给未央社的刘光华捎个信，他李秋实将择日登门拜访。袁道真说一定转达。

第二天，一到班上，郑局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说“国安的朋友们真是沉不住气，这才几天就申请使用清风观的技术了。”

李秋实忙问，“对谁？”

“就是那个斯达克。”

“怎么做？ 把斯达克抓起来带到清风观？”李秋实觉得奇怪。

“国安得到一条情报，斯达克在西南的一个度假地定了一家民宿，会在那里呆一个周末“郑局长说。

“哪个周末？”李秋实眼睛亮了起来。

“9天后的周末。国安的人今天就会去清风观找人研究具体办法。我觉得上面会批准。但问题就是技术上可不可行，即使可行，他们来得及来不及。但不管行不行，你应该全程参与这个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李秋实马上说，“好，我这就到清风观找国安的人联系，这件事按理咱们也应该参与，毕竟斯达克也涉及乍得和清风观的案子。另外，局长，我想让魏来参加这次行动。他跟调查组进驻清风观后就一直呆在那里了。我是想让他把清风观的技术吃透，毕竟我们的行动不能总依靠清风观的人吧。”

“很好，小李，你这个安排很好。你带上魏来， 尽量让他操作，让清风观的人做技术指导。魏来可以算是我们的人了，这些事情我们做总比让清风观的人做要好 。另外，你可以告诉魏来，如果他愿意正式加入我们公安系统，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你现在去清风观吧。我会找国安的领导协调。”

李秋实在清风观乾元楼二楼实验室里找到了魏来。他正在一个屏幕前用手点着一个界面。看到李秋实来了他很兴奋地打招呼“老李，来得正好，你到那个光柱下面待会，我看能不能读出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

李秋实说，”你先休息会儿，咱们出去说个事。”

他们俩走出乾元楼，在院子里找了个僻静处，“怎么样？在这里这么多天对他们的黑科技掌握了多少？”

魏来说“ 这才几天啊，也就是大概了解了一下，不过我花了很多时间玩那个脑神经信号扫描仪，现在我能自己操作了。 ”

“很好，我给你7天时间，你要重点掌握脑信号扫描仪和那个能改变人思想的仪器，叫什么来着？”

“联想强化系统。什么意思？七天以后呢？”魏来问。

“我要你和我去外地执行一个任务。 如果任务完成的好，郑局长会让你进公安系统，作为我们公安局的代表继续在清风观研究院工作。他说不会亏待你的。你觉得怎么样。”

魏来眼睛亮了“好啊，我还正愁以后怎么办呢。拿着铁饭碗搞研究工作，还是我感兴趣的技术，简直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啊，谢谢你了，老李，肯定是你跟郑局说的吧。“

“不用谢我，下次早茶你请就行了。再说这次任务需要你好好表现呢。”

“那，是啥任务？”

“嗯，我过几天再告诉你。你先抓紧时间学会这些设备仪器。”

李秋实在清风观找到了国安部的樊斌队长，他是在A市国安局负责反间刑侦的。他们对国安局想一起行动并不反对，毕竟人手多点有好处，李秋实把魏来的事儿跟他说后，他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国安技侦人员还不能操作清风观的那些仪器，他正和清风观商量派人去操作仪器。

樊斌拿出个一些照片给李秋实看，这些是斯达克订的度假民宿的内部和外部照片，当地公安发过来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民宿，楼上楼下共有三个卧室。二楼的卧室最大，而且有最好的风景，还有个阳台。

樊斌说“ 斯达克一个人租了这么大个房子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其他人来，但清风观的仪器设备挺大的，只能放近二楼天棚上面的阁楼里。 他们有点担心斯达克会不会睡在二楼卧室。”

李秋实又看了几张照片说“二楼有这么好的风景，要是我肯定住二楼卧室。”

樊斌说“我这就向上级汇报你们要求合作的事。”

李秋实说“好，其实我们郑局长已经找你们局长了，应该没问题了。”

“那更好。”樊斌说“我们明天会带着清风观的技术人员先飞去现场勘察一下。把这么多仪器塞到阁楼里也不太容易，还要架电线啊，测试什么的。”

李秋实说，“好，我可能迟一天过去。咱们在那儿好好研究一下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翌日，星期五，李秋实得到了郑局长的回复，国安的计划申请已经被批准，而郑局长要求参与行动的申请也被批准。李秋实赶紧准备飞西南和国安人员会和，并且安排好他出差这几天手下的工作。正当他准备去机场，谌懿打来电话。她刚被安排到公关办公室负责和媒体打交道。 谌懿说“李队长，那个叫林丽莲的报社记者正在局里采访，她也希望能采访您。她说她和你很熟，呵呵。”

“这个林丽莲也是好一段时间没见面了，”秋实心里想着，“倒是应该跟她聊聊，看看外界是不是已经听到什么清风观的事儿了。” 不过他现在绝对没时间见她，就跟谌懿说“你跟她说我太忙，再过一个星期吧。”

二十七 准备工作

李秋实飞到了坐落在西南某省的旅游城市N市，国安的人安排了车把他一路带到了在旅游区的一个民宿里。这个民宿已经变成他们这次行动的指挥中心，从这里可以看到大约一百米外的一栋二层楼的民宿，那就是斯达克订的民宿。只不过那间民宿的房顶搭着脚手架，被塑料布围着，象是在修什么。

樊斌用电脑上的一个软件给李秋实展现了民宿的3D影像。他像玩电子游戏软件那样带着李秋实走进各个房间，最后进入了二楼房顶的阁楼里。要进入这个阁楼必须从房子的外墙上的排气口爬进来， 里面空间挺大，上面是斜房顶，下面是铺在天棚上的隔热材料，还有各种电线管道。樊斌说“这个空间可以容纳下我们需要的仪器，二楼就有一个主卧室，我们只需要把天线布置在床的上方就行了。 现在的问题是天棚在当初装修的时候并没有准备承重，仪器不能直接放在天棚上，要加一下承重梁。而且还要把进户的电线加粗才能支持这些仪器设备的用电，再加上控制线什么的，过几天把那些仪器运来还要放进去。所以我们就把房顶打开了。”

“你们动手很快啊。”李秋实说”我们就从这里监控那些仪器吗？”

“是啊，我们用了大带宽的数据线，应该不会有太大延迟。”

接着，樊斌和李秋实研究具体行动计划。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用脑信号扫描仪从斯达克的脑袋中读取情报。他们最后会用联想强化仪对斯达克的意识施加影响，看看这种技术能多大限度地改变他的思想。因为斯达克的CIA背景，他们不会在室内布置窃听和录像设备。他们将依赖在阁楼里的窃听仪器和脑信号扫描仪。在斯达克租的民宿的周围还有一些隐蔽的监控录像设备从各个方向对着民宿。国安和公安的人员将躲在现在这个民宅中远程操作。他们将在下星期一把清风观的仪器空运过来，清风观的技术人员和魏来也会一起到达。然后把仪器装进那间民宿的阁楼中，测试调整，在下星期四前完成现场工作，撤离。国安和公安的技术人员也会全程参与学习。

定好计划后，樊斌和李秋实分头行动给手下布置任务。李秋实给魏来打电话给他讲了他的任务安排。魏来很兴奋，他对到公安系统做技术专家这条路还是很感兴趣的，而能以这个身份在清风观搞研究更是锦上添花的好事，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露一手，算是对李秋实的举荐的回报。

接下来，一起都按计划顺利进行。才星期三，人员和设备就都准备完毕了。 李秋实和樊斌就给大家放了一天假。这里是旅游区，正好让大家放松一下。李秋实和魏来在附近的山上边走边欣赏风光，看着周围的各种山花，近处的峡谷，河流，和远处的雪山，十分惬意。 李秋实感慨道，“这里真是仙境啊，我真想呆在这不回去了。” 魏来说，“你把我拉进公安局，你自己倒不想干了？”

李秋实说，“哎，这几年我没日没夜的工作，也许错过了人生中的很多美好的事。我连短的假期都没有几次，更不用说来这种地方度假旅游了。”

魏来说“李队，人生总是有取舍的。你不可能又能爬得这么快，又能享受生活。”

李秋实说，“那是以前，现在有了清风观的技术，我可以复制一个我的大脑，让两个大脑轮换着工作和享受生活，不就两全其美。”

魏来说，“据我所知，清风观现在的技术还只能复制一个人70-80%的大脑信息。即使可以做到完全复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元神只能有一个，哪个大脑代表你的元神，你脑袋里的，还是计算机里的。如果人死了，没有选择，只能认为你的元神在复制大脑里。但如果人还活着， 大部分人肯定都会认为自己的元神在自己肩膀上的大脑里，而复制大脑的经历不是自己的经历。”

李秋实叹口气，“谢谢你绝了我的念想，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干我的活吧。”

魏来说，“其实，未来更可能是你的复制大脑负责干工作，你的生物大脑负责享受生活。”

李秋实说，“我的复制大脑会愿意吗，就怕他会发脾气，罢工的。”

魏来说，“是啊，换谁都不会愿做那个倒霉的大脑。这个新技术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很多新问题的。”

李秋实问，“ 那是不是让复制大脑和原大脑始终保持一致，我们就只有一个元神了？”

魏来说，“应该是，但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清风观现在是一天一次同步更新， 而且只是从人的大脑到复制大脑的单方向同步更新。反向更新需要突破人机接口技术瓶颈。不过，元神计划的初衷是在人死后，让复制大脑作为那个人的元神存在下去，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那你觉得元神计划离成功还差多远？如果只能复制80%的大脑信息，那留下的元神，肯定不是我的元神。”李秋实说。

魏来说，“我觉得把复制率提高到95%甚至100%没有太多技术困难，只是个费效比的问题。如果清风观想做，也就是几个月内的事。清风观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上面。而是放在类脑计算机小型化便携化上。毕竟，没有哪个元神愿意永远在计算机里呆着。”

魏来和李秋实边聊天边看着风景,悠哉游哉地过了一天。

二十八 出人意料

根据国安的情报，斯达克是星期五下午入住民宿。李秋实和樊斌他们从星期五早晨开始就接到从A市发来的斯达克的情况。好像是飞机晚点了。

他们在无聊中等到的下午三点中， 有一个观察员突然喊道，有人来了。大家都跑到监控房间，布满屏幕的墙上，几个屏幕里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有一辆轿车在驶向斯达克租的民宿。

樊斌很诧异，斯达克不应该这么快就到啊。手下马上查到这辆车是个网约车。车行驶到了民宿的门口，下车的是俩个女人，都很年轻，身材姣好，他们拉近镜头看清了她们的脸，可是大家都不认识。 国安的技术刑侦人员和李秋实带的技术大队的人马上施展各种手段，竟然很快就有了结果，一位是斯达克的手下的小记者，刚进他们报社不到两年的大学毕业生。另一个女子是A市另一家做经济新闻的美国媒体的职员。也才毕业三年。

在场的公安和国安的人员都不明白她们俩个为什么来这里？难道，难道，大家都想到了一种可能。

“是斯达克的后宫来度假吗?” 一个人小声说。

那两个女人好像已经拿到门锁的密码，把行李搬进了房间关上了门，监视器上能看到她们在屋里上下楼的跑，打开窗帘看外面的风景。

李秋实一直没有说什么，他有点担心。如果斯达克不是睡在二楼卧室怎么办？如果斯达克的床上还有另外一个人，脑神经信号扫描仪是否会受影响。

李秋实到魏来身边问他，“如果两个大脑离得很近，你的扫描仪会不会出错。”

魏来笑了，“李队长，你想的还挺多。不过放心，这个仪器连微米级的神经元都能分辨，两个脑袋再近也不会分辨不出来的，除非它们一上一下。”

大家一阵哄笑。

樊斌说，“这些外国人很多在中国过着皇帝一样的日子，甚至比皇帝的三宫六院还多，李队说的情况还真有可能发生。”

魏来说，“他们总得睡觉，不会叠在一起一晚上吧”，又一阵哄笑。

有个人低声嘀咕，“那我们不成听房的太监了吗，靠”。

大家都脸色尴尬起来。

大家继续等待着，终于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来了一辆轿车，大家都各就各位，各处的监控镜头都聚焦在那辆轿车上，还是个网约车，车里坐着两个人，停车后，后面下来一男一女，当镜头拉近后，李秋实和魏来愣了，那个男的是斯达克，那个女的竟是林丽莲。 樊斌让首先查林丽莲的身份，李秋实说”不用了，我知道她是谁。“ 他慢慢转身对樊斌说，”她是新A日报的记者。“

李秋实走到还在发愣的魏来身边，把他拽出来房间。

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李秋实低声对魏来说，“ 你先冷静一下，想想你曾经跟林丽莲说过哪些话，尤其是那些有可能泄露我们工作意图的话。今天晚上，你就不要操作那些仪器了，让清风观的人来吧。”

魏来愣愣地说，“先让我好好想想。”

李秋实回到监控室的时候，斯达克和林丽莲已经被先来的俩个女人接进了民宿。 看来他们四个的关系很融洽。马上他们在二楼的阳台上搭起来了桌椅，摆上了食物的和酒，四个人围坐着，边吃边喝，看着夕阳西下，很是惬意。

而这边监控的人员都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愤愤的骂娘。

那四个人在阳台上高高兴兴的有说有笑，国安放在二楼阁楼里的窃听器能够听到一些对话，说的是一些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各种轶事。

魏来来到李秋实身边象是有话要说，李秋实跟他走出监控室，魏来说，”我没事儿，今天晚上让我上吧。“

李秋实说，”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不要急，明天晚上你可以操作。今天你可以看清风观的人操作。还有，你跟林丽莲都透露过什么？“

魏来说，”我真没有跟她说过什么要保密的事。自从你提醒我注意她之后我也很小心，现在想起来她是总刻意打听你的消息。我当时还以为她对你有意思。”

李秋实说，“我虽然不是你这样的情场老手，但我吃饭的本事就是能识人，我的直觉到现在还没错过。”

终于，夜深了，他们都回到房间里。 那个大家都最感兴趣的问题，斯达克是否会在二楼卧室睡，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床上，马上就要有答案。

国安的人负责监听，他们经常监听老外，对那些事儿见得多了，也就更有定力。但他们还是被他们的发现震惊来，二楼卧室的床上竟然是四个人！监控室里听到他们的报告后也都震惊了。

“这些贱人！” 有人骂道。

“要不是想套情报，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按聚众淫乱抓起来。”李秋实说。

樊斌和国安的人倒是波澜不惊，樊斌说“很多外国人在中国都是夜夜新郎，女的一堆一堆的往上扑，你们少见多怪了。” 然后他问在操作扫描仪的清风观的两个技术人员，“四个人挤在一起会不会对你们的操作有影响？”这两个技术人员以前都是搞技术的，不是道士。一个年老的姓赵，一个年轻的姓杨。 老赵说，“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会等他们睡觉的时候开始扫描，毕竟他们睡觉的时候会分开。只不过这场面对年轻人刺激太大，对他们情绪会有影响。”他说完笑着看向小杨。小杨则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

终于，四个人都睡着了。监控室的人都围到了脑信号扫描仪这边。老赵在一个很大屏幕上操作起来。屏幕上看到的是一些密密麻麻不同颜色的点和曲线，大致能看出来点线密集的地方是人的大脑。 老赵把十字瞄准线对准中间的一个大脑，不断地聚焦拉近，终于在屏幕的一边开出了一个窗口，窗口里出现了画面，画面时隐时现，有时模糊有时清晰，慢慢稳定下来。画面是第一视角，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在说话，然后把一个冰激凌伸了过来，这个第一视角的主人显然在吃。嗯，这个大脑属于一个女孩，不是斯达克。这个年轻的男人，女孩的男友？前男友？ 后面有人说，“这女人刚跟外国人发生关系，还在一张床上，就能梦到另一个男人。够可怕的”。 “再找女朋友要先扫描一下了”大家七嘴八舌地感慨。

老赵把目标移到另一个大脑，慢慢调整一阵后，有一些模糊的画面出现，然后清晰。这是一个打高尔夫球的第一视角画面，几个外国男人用英语交谈。樊斌立刻说，“这应该是斯达克，他经常打高尔夫。”于是老赵开始锁定目标，下载信息。这些信息不光有视觉信息，还有身体其他感官的信息。樊斌让老赵在斯达克的大脑里翻找他感兴趣的记忆，李秋实和魏来在后面聚精会神地看着老赵操作。 老赵显然是想露一手，两手熟练的在屏幕上挥划着，开出好几个窗口，追踪这多条线索。 很快各种画面出现，有和斯达克说话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有斯达克在给手下的记者面授机宜怎么写抹黑中国的文章，甚至看到了他输入手机密码。 后面围观的人看的如醉如痴，不断地发出呜哇的惊叹。老赵更是来了劲头，双手上下翻飞，如同跳舞。

满屋子的人在兴奋中不知过了多久，才发现天已经蒙蒙亮了。目标的移动开始增多，幅度也大了，老赵越来越难以聚焦。李秋实跟樊斌说，“今天就到这吧，大家连轴转了一天，让一个监听人员盯着，其他人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我们得到这么多信息要赶快整理一下，向上级报告。”

那边民宿里的斯达克和他的三个女人出去吃早饭，然后就去逛旅游景点去了。 这边的公安和国安的人，只打了个盹就又起来吃着方便面整理搜集的数据。

樊斌对斯达克的上下线和联络方式最感兴趣。李秋实则很想知道斯达克怎么注意上清风观的。魏来帮着李秋实在下载的信息中寻找线索。他们发现了一个斯达克在电话上和人讨论清风观情况的视频，画面好像是他们报社所在的大楼的楼顶，可以俯瞰A市市区，而他用的通话软件，是一种加密的外国通讯软件。李秋实能听到声音，对方是女声，说的是英语。自动翻译软件把中文字幕打出来所以他知道他们在讲清风观。斯达克让对方去采访一个做电子仪器的工厂。这个工厂李秋实知道是未央社用来帮清风观从海外买仪器的。 李秋实虽然英语不是特别好，但他能听出女声的英语是地道的美国口音。他听着听着听出一点熟悉的感觉，女声沙沙的，很有磁性，“这是林丽莲吧。”他连忙把耳机给魏来，魏来也点点头，是林丽莲。看样子林丽莲应该是斯达克的部下而不是一般的外围人员，他们谈到了上级需要他们调查这些工厂，查明这些工厂用国外进口的先进设备做什么，卖给谁。显然CIA是从这些工厂的的海外采购中发现了蛛丝马迹。记者真是间谍最好的掩护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打探情报。樊斌也找到一些线索，发现了一些斯达克发展的外围人员，以及他们对政府部门渗透的情况。大家虽然都很累但毕竟有了很多收获，心情都好了起来。

二十九 魏来出手

吃了中午饭，李秋实和樊斌召集大家制定当晚的计划。明天斯达克就要回A市了。今晚他们不但要尽量多地搜集斯达克的信息，还要搜集其他三个女人大脑信息，而且最后他们要对这四个人试验那个联想强化仪。所以他们需要选择性地读取信息，这意味负责操作的人要比昨天忙，所以今晚魏来和清风观的老赵和小杨都要上。

制定计划后，大家抓紧时间睡觉。

天黑下来后值班的人才叫醒大家，他们回来了。大家醒过来，马上各就各位，还拿出各种食物，在屏幕前边吃边盯着。

斯达克那边倒是早早就睡下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跑了一天累了。 而且二楼卧室只有斯达克和林丽莲。 斯达克和林丽莲好像警惕性很高，之间用英语交谈，基本上不说任何敏感性话题，稍微说到什么李秋实他们感兴趣的事，就会变成很低的耳语。李秋实和樊斌都很佩服，这两个真是老手，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在偷窥他们的大脑。

这一晚上，老赵魏来小杨轮番上阵，深挖斯达克和林丽莲的大脑。他们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意识片段后就会发出电磁信号保持那片神经元的兴奋状态，从而收获更多更深入的信息。这种交互式的操作让他们很忙很累。终于天快亮了。他们开始做最后一项操作。他们把斯达克的脑中的对中国的间谍行为的记忆，对中国的敌意，和对中国女人的淫欲同罪恶感，痛感建立联系，不断的强化这种联系。魏来把他嫉妒和愤恨都倾注在这通操作上，他聚精会神手速惊人，傍边的老赵后来看着有点担心，提醒他悠着点，计量太大了，目标受不了的。 李秋实就让他转向林丽莲。魏来对这个利用他感情搞间谍活动的林丽莲的恨意更大，他眼睛带着血丝，双手飞速地操做，看样子像是在杀人。还是李秋实看着差不多了，就让他停下来休息去了。

鸡叫声传来，李秋实跟樊斌说，“该收工了，不错。该做的都做了。” 樊斌说，“你们的小魏还超额完成了任务，呵呵”

打家放松下来，纷纷洗漱，吃早餐，准备休息，这时负责监听的国安人员喊道，“他们吵起来了！”。

大家都跑到监听的房间，监听人员把声音放到了扬声器上，大家都能听到。 就听女的骂男的是bastard，pig，asshole, 斯达克则骂林丽莲是whore, chink,bitch. 不但互相骂，还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 大家听了一会，都过来跟魏来和老赵打哈哈， “他俩感情破裂，你们要负责的，哈哈”，“小魏，老赵，你们是不是下手狠了点。”。

几分钟后，林丽莲就披头散发地从民宿跑出来，沿着街道跑远了。李秋实装成路人，给119打了个电话，说有个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女人在街上跑，119那边接话的人显然认为他小题大做，但也还是说会让警察出警查看。

又过了一会，那两个年轻女子，也慌张地拎着行李箱走出民宿，在街上边走边打电话。

李秋实他们并没有管这两个女人。他们在等斯达克。终于斯达克在近两个小时后才踉踉跄跄地走出民宿，他像是喝醉了。 李秋实立刻派三人跟踪。他叮嘱他们保持远距离不要被发现了。

过了不久盯梢的人员报告，斯达克在大街上的一个角落呆了很久，好像睡着了。

到下午，从当地公安局打听到的消息是，林丽莲被当地警察询问情况后，她并没说什么，就到火车站买了高铁票走了，估计是回A市了。而斯达克被带到当地派出所，酒醒后也回到民宿收了行李，打车去了机场。

就此，李秋实他们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剩下的就是拆除设备然后撤退了。李秋实留下魏来等人善后，自己飞回A市汇报情况去了。

三十 后果

这次行动的收获让国安和公安方面都喜出望外。 他们通过对斯达克几个意识片段的研究，发现了斯达克的通讯方式和个人密码，进而发现了CIA在A市的情报网，了解了CIA的在A市和周边渗透的情况。他们发现斯达克建立的情报网主要在新闻媒体届。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合法地到处打听消息，可以要求采访任何人，可以发文章带风向，甚至可以打擦边球泄露机密，传递情报。斯达克基本的套路就是先以做男女朋友为由接近她们，然后筛选出他认为有潜力，也就是能够被控制的人选，在男女关系的基础上再以能在世界著名报纸上发稿为诱惑，让他们几乎免费地为斯达克搜集情报。而这些被发展的外围人员并不知道是在为CIA工作。 林丽莲则是极少数斯达克发展的正式CIA成员。林丽莲在美国长大，直到大学期间才随父母回到中国。是斯达克情报网里的元老，和斯达克配合默契。林丽莲活动能力很强，和很多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官员都有密切来往。

整个清风观案件的来龙去脉也清楚了。CIA是通过对敏感仪器买卖的追踪锁定了清风观。NSA的骇客没法打进清风观网络。 斯达克便派外围人员进清风观打探，派林丽莲在暗处搜集情报。赛斯被斯达克派入清风观。从清风观出来就跑到农村去了，和斯达克断了联系。而乍得被派进入清风观后则直接失踪了。 斯达克开始怀疑清风观有什么新技术能识破他的人，不再派人进去，转而决定用外交手段来逼中国自己揭开清风观的秘密。 他派林丽莲接近李秋实，故意泄露一些线索，把李秋实引向清风观。后来，清风观做出个乍得在泰国假象，让他们上了当。CIA在泰国折腾了一圈后才反应过来。

至于乍得到底在哪了，看了斯达克和林丽莲被联想强化仪照射了一个小时后的表现，大家都明白乍得大概率是已经死在清风观外面的荒山野岭里了。当然，现在乍得案最好变成冷案悬案。

最让国安和公安高兴其实是清风观的技术在实战中得到了一次检验，而且表现超出预期。有这个利器在手，用郑局长的话说是“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没有发现不了的间谍”。

在后面的三天里，李秋实组织人手深入分析研究获得的各种资料，写汇报，做报告，忙的不可开交。 李秋实取得的战果，让A市局得到了上级的赞许。郑局长十分高兴，私下跟李秋实说，要正式提议给他升职。魏来也被正式地编入了技术刑侦支队，长期派驻在清风观研究院。李秋实可以说是志得意满。

星期四，一个自称是未央社的工作人员求见李秋实。见面后那人呈上一份请柬，说是未央社要在星期天举行中秋招待会，未央社社长刘光华特别邀请李秋实赏光。还说请李秋实的目的只是要增进互相了解，共建和谐社会，请李秋实不必多心。据李秋实所知，未央社的富豪们上次在得知A市公安局在调查清风观后纷纷逃离避风头。后来袁道真给他们传话儿，说政府既往不咎，还保证他们在清风观的一些利益，他们就又纷纷回到A市。估计在和政府部门正式接洽谈妥后，就更放心大胆了。未央社认为既然A市公安局参与清风观的管理和科研，也就是利益相关方，请A市局的人来招待会，是名正言顺。来人还说他们本来也想请郑局长，但郑局长树大招风，就想先请李秋实，以后再请郑局长。

李秋实心想自己正要去看看未央社，会一下刘光华，就答应了来人，然后拿着请柬找郑局长去了。

见了郑局长后，李秋实把请柬给郑局长看，郑局长说，“毕竟以后还要和他们打交道的，好好了解一下未央社是应该的。但是要谨防糖衣炮弹。我马上就要把你的升职推荐交上去了，这时候不要出任何问题。”

李秋实立正，正色道，“请局长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呢！”。

这时，郑局长桌上电话响了，郑局长马上接起了电话，李秋实就转身离开了，刚出门就被郑局长叫住了，李秋实转身看到郑局长表情严肃，嗯嗯的答应着电话，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郑局长放下电话后，跟李秋实说“国安监视斯达克的人说，就在刚才，斯达克坠楼摔死了。你马上带人去现场。就是他那个报社的大楼。”

这是座二十层的大楼，李秋实站在楼顶露台的边缘，伸出脖子放下看，下面是被白布盖着斯达克的尸体，斯达克应该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警察把警戒线拉的很大，人群在远处观望拍照。李秋实仔细的看着周围，没有什么打斗或挣扎的痕迹。楼顶的出口有个录像镜头，虽然照不到这里，但至少能看到斯达克走过来的一段路。程旭已经带人去监控室查录像了。国安的人是在楼下临街的民房有个监视点，但他们只看到了斯达克的落地。李秋实问了报社的人，他们说斯达克早晨正常来上班，表现平静，没有异样，大约两个小时后很平静地走出了办公室，就再没回来。

程旭给了李秋实监控录像中的一段视频，斯达克一个人从楼顶露台门走出，看到的是背影，没有什么异样，直到走出视野。

李秋实搜查了斯达克的办公室，没有什么遗书之类的东西。李秋实当然知道斯达克为什么跳楼，但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秋实要带走斯达克的电脑和手机，可是一个说着英语的亚洲长相的女人坚决阻止，说要等美国领馆人员来。李秋实也没客气，拿出预先准备好的搜查证，硬是把斯达克的电脑手机抢过来带走了。

正当李秋实返回市局的时候，郑局长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林丽莲向国安局自首了。

李秋实心里不禁感慨万千。 当初还是对林丽莲很有好感，多亏自己小心，也多亏魏来插了一杠子，才没犯大错。 而这一系列事件也让他对手里的新技术即高兴又害怕，他想着要向领导提建议严格控制这项技术的使用。

公安局这里把斯达克的自杀当普通的自杀案件处理。我方反正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美方知道斯达克的身份，所以也不敢太高调。

三十一 良夜未央

星期天到了，李秋实虽然只有一张请柬，出于谨慎，他还是带上武胜去未央社庄园                                            ，并让技术支队的人在未央社庄园附近布上监视，还让他的手下值班，随时听候命令。

李秋实在傍晚时刻坐着武胜开的奥迪车来到了郊区的未央社庄园式的会所。 他的车从公路上下来，在一条石子铺的路上缓缓地行驶，路两边栽着柳树，路的尽头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白墙灰瓦江南风格的庭院。 车刚在停满豪车的停车场停下，就有穿黑西服打领带的工作人员过来打招呼，得知是李秋实，立刻毕恭毕敬地开车门，带路，往里请。 李秋实和武胜穿过几个布置豪华的大殿，来到了一片大花园。这片花园三面被建筑挡着，没有遮挡的那面是对着一座山，所以从外面的公路和田野里是看不到这片花园的。园子的周边是竹林和假山，各种奇花异草，中间则草地如茵，还有几个茅草亭，仔细看去，还有小溪在草地中蜿蜒逶迤，小溪的边上则铺着一些席子，很多席子上已经有人坐了。看到这种曲水流觞的布置，李秋实不由得感觉有点心虚，难道未央社真是文人骚客的诗社？会不会要让自己赋诗啊。招待人员把李秋实和武胜带到了一个竹席的位置，安排他们坐下，跟他们说，眼前的这个小溪里会飘下来很多装着美食或美酒的小木船，他们可用一个长柄夹子样的工具把它们从小溪中捞出来。武胜有点饿了，就开始聚精会神地捞漂来的小船。食物有各种点心和小吃，有中式的小月饼，桂花糕和各种酥，还有西式的鱼子酱，熏三文鱼，鹅肝之类的hor d'oeuvres，酒则有黄酒，白酒和红酒和香槟。武胜每捞上来一只小船就仔细的看标签，然后问李秋实是留还是放回去。李秋实则总是心不在焉地说留下，然后和武胜一边吃喝，一边观察这周围的人。人越来越多，小溪边的竹席已经快坐满人了。一眼望去，大多是岁数比较大的男人，都是气场很足的大老板的样子，其中还有几个李秋实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过。他们很多带着年轻的女伴，有的还不止一个，也不知道是秘书还是情人，在边上忙来忙去。李秋实心里一股醋意和敌意油然而生，把他自己都下了一跳。这时他看到一高个子穿着西装的男人往他这边走来。他五十来岁，带着眼镜，长相儒雅，一路跟坐席上的人打着召唤，寒暄，显得亲和力十足，是一副主人的姿态。李秋实猜这人是刘光华。那人终于走到来李秋实的坐席，他离着很远就笑容可掬的说，“您就是李队长吧！” 一边把双手伸过来跟李秋实握手。李秋实站起来跟他握手说“我是李秋实。” 那人忙说“鄙人刘光华，久仰刘队长大名，今日幸会幸会。” 刘光华这么一说，立刻引起来众人的注意，纷纷看向李秋实。

李秋实说，“谢谢刘会长的邀请。我也是一直想见见刘会长，毕竟我们以后还要合作嘛。”

刘光华说，“对对，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了。您是贵客，还是第一次来这里，有什么不方便的可以直接找我。”

李秋实说，“我们这里都挺好，如果有问题会找您的。您忙您的去吧。”

刘光华还是吩咐手下要找人来专门照顾李秋实他们。然后边往前走边回头说“李队长，我先去跟各位打个招呼，咱们回头再聊。”

不久两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就过来了，帮助李秋实武胜从溪水里取吃的，喝的，对他们嘘寒问暖，武胜很是受用，李秋实则让武胜别喝太多酒。

天色渐晚，会所华灯初上，茅草亭的屋檐下也点起了灯笼，一轮满月也从东边升起。在一个茅草亭下，刘光华拿着话筒开始讲话。

“各位未央社社员们，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活动终于可以如期举行了。大家都知道，就在前几天我们还面临着未央社能不能存在下去的问题。幸运的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下面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和掌声。

刘光华接着说“我们已经和政府有关部门达成协议，我们在清风观的利益会得到保证。而且政府将不会追究我们以前和清风观合作时的任何问题。”一阵更大的欢呼和掌声打断了刘光华。

“我们成立未央社，大家加入未央社，都是因为元神计划，都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愿望。今天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清风观已经把人脑信息还原率提升到了95%以上，我们投入巨资想要达到的目标就要实现了，元神计划就要成功了。” 他再次被欢呼和掌声打断。

“古人云，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他们才秉烛夜游，想更长久地享受这美好世界。但不管他们怎么寻欢作乐，都无法抹去他们内心对死亡的担忧和恐惧，因为他们终究要死去的，他们的意识也会消失，不论他们曾经享受过多少美好的时光，不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多么不舍。而今天，我们不再有这种恐惧和担忧了。今夜当我们‘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时，我们的欢乐将是毫无顾虑的欢乐！”

人们都站了起来，高声呼喊，欢呼声经久不息。

“社员们，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刘光华最后的话被淹没在欢呼声中。

接下来，众多的服务员给各个席上摆上小桌子，然后上酒菜。大家吃吃喝喝，互相碰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有一男一女的晚会主持人，在一个茅草亭下宣布用曲水流觞的方法让大家唱歌。溪水里一个带着蜡烛的小船停到谁那里，那个席位上的人就要唱歌。然后各种歌声，各种嗓音伴着欢声笑语响起，好不热闹。大家都很踊跃，放得开。 很多老男人呕哑嘲哳地唱完后，还让他们带来的女伴唱。这些女生则一听就是有备而来，有唱流行歌曲的，有唱美声的，还有唱戏曲的，都是专业水平。李秋实这才明白为什么带这些女生来。

大家唱了一阵后，有些人鼓噪让刘光华和他的夫人唱歌。然后一个身材苗条，衣着优雅的三十来岁的女人站了起来，说要唱一段贵妃醉酒。这就是刘夫人吧，李秋实心想。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那玉兔又早升。。。。” 刘夫人咿咿呀呀的唱起来，腔调，身段，动作显出她是科班出身。 唱罢，一片喝彩。然后，刘光华登场，他摘掉眼镜，说要给大家唱段曹操短歌行，原来他是京剧票友。他好像是喝多了，也或是进入了角色，摇摇晃晃地走到空地上，摆开了架势。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刘光华还是有些功底，调唱的很准，动作也还到位，但嗓子不是特别好，唱到高处有些劈，但就着昆腔，透着凄厉，恰到好处。到收尾时的念白“侥幸啊，侥幸啊！”，大家也跟着一块儿喊起来，最后是刘光华的一阵高声狂笑。显然，这狂笑不只是唱段的一部分，也是发自刘光华的内心。

唱罢，刘光华大声喊道，“各位，良夜未央，the night is still young，让我们嗨起来！” 劲爆的音乐骤然响起，旋转闪动的各色彩灯从几个茅草亭顶打到草坪中央，一个茅草亭里竟然还出现了个DJ台子， 把这里一下变成了迪斯科舞会。年轻女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拉着老男人们下场，一时间群魔乱舞。李秋实身边的两个美女服务员也邀请李秋实和武胜下去。武胜有点按耐不住，但李秋实没有示意，他也只能无奈地拒绝。 李秋实继续冷静地喝着饮料四处观察着，因为他知道刘光华会来找他。

三十二 浩然与溟涬同科

果然，刘光华来了。 他只穿着白衬衣，领带也松开了，脸上红红的，一副喝多了的样子。他还是老远就伸出双手，向李秋实热情打招呼，然后双手握住李秋实的手，大声说“李队长，对不起，把您冷落了。几个朋友非要跟我拼酒，把他们喝服了，我才能过来。”

李秋实说，“刘社长好酒量啊。”

刘光华说，“这里太吵了。我带你往前面走走，咱们好好聊聊。” 说着拉着李秋实往山的方向走去，武胜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这是一条青石铺出的小径，弯弯曲曲地往山的方向延伸，中间还有几座小桥跨过溪流。皎洁的满月把大地上的一切镀成银色，十分清晰，又有和白天完全不同的意境。

刘光华的性格外向，再加上喝了酒，一路他说的多，李秋实说的少。刘光华说“这片地是我当年爬这座山的时候看中的。原来这只是一片远离公路的农田，这条小溪从公路那边是看不到的。这里依山傍水，即是好风景又是好风水。我就自己掏钱买下来了。当时未央社刚成立，也需要个会馆。现在看还赚了。”

李秋实说“刘社长，说说您为什么要建立未央社吧”

刘光华说，“这说来话长了。我当初因为做对冲基金压力太大，身体和精神都出了问题，就解散了对冲基金，离开了华尔街回国。 回到中国后就在清风观呆着。是袁师兄帮的忙，我们在X大的时候就是朋友。不然清风观是不会收一个居士挂单修行的。那时候我整天担心还能活几年。但半年后奇迹发生了，我的问题都消失了，我又活过来了。经过了那一劫后，我就对各种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法术秘籍着迷。袁师兄虽在道门，却对这些东西不以为然。我们有过多次讨论。袁师兄研究了一辈子道家法术，认为那些东西大多是无用的，有些虽然能让人活得健康一些，但不可能让人长生不老。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要想长生不老，现代科学要比道家传统的方法靠谱得多。于是我们就研究什么科技路线能最快地实现长生不老。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生物基因技术。想法是通过基因工程让细胞再造的时候不出错，让人活得长久。但人体细胞太复杂了，一个细小的部位就有很多种细胞，每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而任何一种细胞如果出了变异，也就是癌症，都会让人死掉。而且，即使搞定了再生细胞，人的大脑神经细胞也是个问题。一般来说人大脑细胞不再生，现有的神经细胞随着时间慢慢会坏掉的，神经细胞的寿命就是人的上限。即使我们能让脑神经细胞再生，那人原来的记忆原来的意识是否还会存在，是不是也就变成了另外个人了。我们觉得这条路太多不确定。但对脑神经细胞的讨论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人区别与另一个人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的灵魂，就是他的记忆，性格，思想意识。因为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有能力随意改变我们的肉体，但人的过去是唯一的，人的记忆性格和思想是由一个人过去决定的，所以也是唯一的。这就像道家所说的元神。而且元神出窍后便可和天地同在。于是我们就有了元神计划。元神计划就是要把人的大脑神经元里的信息尽可能全面地读取出来，长期存储，并在类脑计算机上复活。以现有的技术，这条路要比纯粹的生物方法更容易。”

“一个人的寿命其实就是他元神也就是他的大脑信息存在于世的时间。一个人意识在大脑里可以存在顶多一百多年，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人脑信息能在的物理介质上储存达到千年，甚至百万年。这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 确定方向后，我就拿出我自己的钱支持袁师兄在清风观先做上住持，然后开始组建科研团队。我虽然在华尔街挣了些钱，但还是财力有限。随着元神计划的开展，项目费用急剧增加，我吃不消了。我就找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给他们介绍了元神计划，他们很感兴趣。谁不想长生不老啊，这可是很多人想花钱也买不到的。我们就决定组建未央社，其实就是想集资，当然能进未央社的人都是有经济实力的。社员唯一的回报就是能分享元神计划的成果，将来肉体死去的时候，他们的元神会被保留下来，最终会被复活。 未央社成立后，我们发现未央社能做的不只融资一项。 我们的社员里有很多海内外高科技行业的精英，他们给元神计划带来了很多尖端科技，尖端设备和尖端人才，让元神计划进展不断加速。我们不仅仅是投资者，我们也是参与者。所以我们十分感谢政府能承认我们未央社在元神计划中的利益。”

李秋实说“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了，希望未央社能继续积极支持清风观研究院的工作。”

“一定，一定。我请李队长来就是想和你们市局拉拉感情。以后有机会还会请郑局长来的，希望您能劝他赏光。”刘光华说。

李秋实和刘光华已经沿着小径走到了山脚下。山不高，也不陡，树木茂盛。 小径延伸到山顶。刘光华和李秋实慢慢的走上小山，后面跟着的武胜留在了山下。十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山顶。向上看，明月孤悬，放眼四周，万物都泛着银光。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啊”刘光华背诵起了兰亭集序。

李秋实欣赏了一阵四周的夜景，忽然又想到了什么，说，“刘社长，即使元神计划成功，我们不用担忧几十年后肉体死亡，但地球还是要毁灭的，太阳还是会毁灭的。我们的元神那时还是会消失的。”

刘光华转过头用一种自信而又神秘的眼光看着李秋实说，“说的对，所以要真正的永生就要融入这宇宙。”他拍拍李秋实的肩，“元神计划只是第一步。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抬头看向月明星稀的夜空，豪情满怀地大声说，“吾辈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第一部 完**